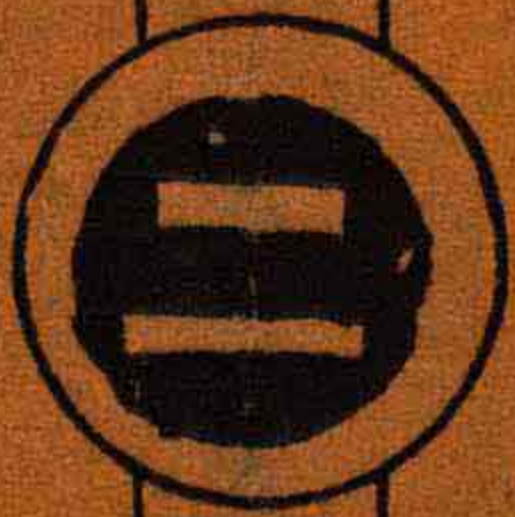


卯齋恭興



新式文對點照
聊齋誌異

原著者蒲留仙

句讀者許嘯天

校閱者胡翼雲

鬼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卽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遊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聞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鍛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遣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

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

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甯；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且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聞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

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爲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爲之納粟。

公子又捷南宮，受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揚界，命僕馬送生歸。

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箴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覩，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下窆，勿作怪異妖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

衣冠履烏如蛻委^二大慟抱衣悲哭。

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囊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隨夢中之路而况繭絲蠅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挪揄。頹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願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淮陽地方有位葉先生，忘記了他的名字；他做的文章詞賦，常時要算他第一。但是他所到的地方，總是不得意的；每一回趕考，榜上總沒有他的名字。這時遇到一位關東丁乘鶴先生，來做本地的縣官，看見他這樣的好文章，還考不中，心裏奇怪得很，把葉先生叫來，和他談天，兩人談得十分投

機；便留他住在衙門裏，給他燈火，好好的供養他。又常常拿了錢米去周濟他的妻子兒女。這年，正是科考的時候，丁先生在學台面前稱贊葉先生的文章，在道考的時候，果然中了第一名。這位丁先生盼望他成名的心思狠切，等到鄉場考過以後，問他要文章草稿來看，一面讀，一面用手拍着桌子，贊不絕口。誰知被運氣限住了，憑你文章做得怎樣好，命裏注定還是不能發迹的；發出榜來，依舊打了敗仗，榜上沒有他的名字，葉先生垂頭喪氣的回去，心裏狠不好意思，怕對不住好朋友，心裏不快活；他身體也瘦得祇賸了一把骨頭，一天到晚癡癡呆呆的，和木頭人一般。丁先生知道了，又把他叫去勸他，葉先生傷心起來，哭個不住。丁先生可憐他，和他說定，候此地考完了一塊兒進京去。葉先生心裏十分感激，辭別了回去，住在家裏，關起門來不出去；不上幾天，便害起病來。丁先生常常打發人來問他的病，他足足吃了一百劑藥，還是沒有用處。

丁先生也因為得罪了上司，快要解任去了，寫了一封信給葉先生，信裏大略說道：「我動身向東去，早經有了日期；所以延挨着不走的緣故，原要候先生病好了一塊兒去。先生若能夠早半天到我這裏，我下半天便能動身的。」這一封信，拿到病人牀上，葉先生牽着，弔下淚來，說道：「你們去對送信的人說：『我病得狠利害，不能一時便好。』請他們先動身罷！」丁先生聽了這話，不忍心

丟他便走，慢慢的候着。

過了幾天，那門丁忽然來通報說道：「葉先生來了！」他聽了很高興，迎上去問他；葉先生說道：「因爲我害病，累先生久守着，心裏想來想去實在不安；現在幸而能夠跟隨你去了。」丁先生立刻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到了家裏，叫兒子拜他做先生；兩人日夜在一塊兒。這公子名叫在昌，年紀十六歲，還不會做文章；但他天性却很聰明，一篇文章叫他讀過二三遍，便不忘記了；葉先生在他家裏住了一年，這位公子便能動筆做文章了；再加上他父親在官場中招呼的力量，便進了秀才。葉先生又將自己平時預先擬就考舉人的文章，統統抄出來叫公子熟讀；誰知一到考場裏，出來七個題目，葉先生預擬的一點兒也不差，因此便中了第二名舉人。

丁先生有一天和葉先生閒談，說道：「先生稍稍用一點心，便使我兒子成了名；但先生自己有這般大才，永遠埋沒了，可怎麼好呢？」葉先生道：「這是我命裏注定。此番借着先生的福氣，連我的文章也出色了；但叫天下人知道我半世不得意，並不是沒學問的原故，我的心願也便完了。我們讀書人，祇求得着一個知己，心裏也便可以滿足；爲什麼一定要脫去了老童生的衣服，纔算得是榮耀呢？」丁先生看他在客邊日久了，恐怕耽誤了他的功名，勸他回家去。葉先生聽了，便愁眉不

展的不高興起來。丁先生看了，也不忍離開他；教兒子到京裏，替他捐了一個功名。

過了幾天，丁公子又中了進士，派他在部裏當了主政；便拉了葉先生一塊兒去上任，早晚見面。過了年，葉先生也去考鄉場，竟中了舉人。這時丁公子放了南河典務的差使，便對葉先生說道：「這條路離你的家不遠了，先生趁此狠體面的回去一過，豈不狠好？」葉先生聽了，也狠歡喜，兩人便檢了好日子動身；到了淮揚地方，叫底下人牽了馬，送葉先生到家裏去。

葉先生看見家裏的景况蕭條，心裏悲傷起來，一步一步的走進院子裏；他的妻子，手裏正拿着幾米的傢伙，一眼看見葉先生，他便丟下篩子嚇跑了。葉先生狠悲傷的說道：「我現在已經貴了，三年沒有和你相見，你怎麼便不認得我了？」他妻子站得狠遠的對他說道：「你已經死去長久了；那時沒有把你的棺材落葬，都因為家裏沒有錢，孩子們年紀還小。現在阿大也能夠支持門戶，快要給你買地安葬，你不要做出怕人的樣子來嚇我。」葉先生聽了，心裏纔明白自己是死了。臉上露出狠不高興的樣子來，慢慢的走進屋子；看見自己的靈座棺材，便倒在地下不見了。他妻子心裏又驚慌，過去一看見那衣服鞋襪和蟲兒脫殼一般丟在地下；心裏狠悲慘，便抱着衣裳痛哭起來。

兒子從書房裏回來，看見一匹馬吊在門口，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嚇了一跳，跑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告訴他父親魂靈回來的情形。又出去仔仔細細問那底下人，纔原原本本的知道這件事體。底下人回去，丁公子聽見了，也禁不住吊下淚來，立刻騎了馬到葉先生家裏去哭了一場，又拿出銀子來，給他開弔，照舉人的禮節替他安葬。又送他兒子許多銀錢，請了先生教他讀書；一面到舉臺那裏說了好話，明年葉先生的兒子也中了秀才。

異史氏說道：「魂靈跟了好朋友去，自己竟忘記是死了；聽了這個話，人家都起疑心，我却狠相信的。你想那離魂記裏的情娘，他心裏想着男人，魂靈便能夠離開枕頭出去；六國時的張敏和他好朋友隔開一千里路，還能夠在夢裏認着路尋去。何況讀書人的心，仔細又曲折；待到一個知音朋友，能識得我們脾氣的，越發要跟你去了。唉！人生世上，機會是沒有一定的，知己朋友是不容易遇到的！一個人跑來跑去，看了自己的影子，也覺得可憐；生成這一副驕傲的骨頭，也祇能自己愛惜自己。這窮酸的面目，便是鬼也要來捉弄你；老不發跡，空長着一條一條的鬚髮，愈覺得可醜。考不上功名，好好的一篇文章，便覺的處處是毛病。從古以來，因為沒人識寶，痛哭的人，不單是一個卞和；便是有了出衆的馬，沒有伯樂，也祇好聽人牽來牽去。你若沒有門路，把你的名片在袋子藏了

三年；徒然把名片上的字磨擦盡了，也沒有用他的時候。回過頭去，四面一看，欲回去也沒有家裏。一個人活在上，祇叫閉着眼，大脚步走去；聽憑天公叫我低也好，叫我高也好。統天底下大丈夫流落了像葉先生一樣的，也有不少；那裏還有像丁先生這種人，活着死着在一塊兒的呢？可嘆！可嘆！

（註一）擊節 人讀文章讀到得意的時候，手拍着桌子，拍出調子來，便叫擊節。擊便是拍，節便是調子。

（註二）憎命 憎便是厭惡；文章怕你的命生得好，所以厭惡你。杜甫詩裏有一句說道：「文章憎命達。」

（註三）鍛羽 雀兒打架打敗了，便把翼膀垂倒，名叫鍛羽；讀書人考不中，他的神氣也和打敗的雀兒一樣，所以拿這兩個字來借用。

（註四）嗒喪 嗒，是張大了嘴發呆的神氣；喪，便是丟失了東西。

（註五）餘緒 緒，便是線；餘，是贖下來。比方一個人稍稍拿出一點本領來。

（註六）白紵 白紵，便是白色的衫兒；沒有功名的人穿的。王禹偁詩裏有一句說道：「利市襪衫拋白紵。」

（註七）納粟 納粟，便是捐官；漢朝的法律，許人拿米去捐官，或是贖罪。

(註八)南宮 唐朝時候的南宮，便是禮部，

(註九)錦還 錦，是綢緞；說人得意了，穿着綢衣服回家去。

(註十)窳窳 窳，是厚的意思；窳，是晚上。總說是坟死人在坟裏，和永遠過晚上一般。

(註十一)蛻委 蛻，是虫脫的殼；委，是拋去。

(註十二)倩女離魂 離魂記中有一個姑娘，名

叫倩娘；他愛了表兄王宙，父親又給他許配別家，倩娘心裏鬱悶。這時王宙在船上，忽然見倩娘跑到船裏來，兩人一塊兒逃去；共總五年工夫，生了兩個兒子。後來他倆回娘家去，家裏另外有一個倩娘，害病睡在牀上五年了；這時兩個倩娘見了面，便併在一塊兒。纔知道那逃去

的，是倩娘的魂靈。

(註十三)夢中識路 六國的時候，張敏和高惠是好朋友；張敏想起了高惠，便能在夢裏去找他。走到半道兒，認不得路，祇得回來。這樣子找了三過，纔在夢裏找着。

(註十四)繭絲蠅迹 繭裏繞着的絲，蒼蠅走過的脚迹，何等細密？拿這個比方文章的曲折。

(註十五)流水高山 伯牙彈琴，別人都聽他不懂，鍾子期却聽得懂，說他彈的調子，好似在高山流水中一般。後來人說朋友知音，便拿他兩人來做古典。

(註十六)康了 柳冕趕考的時候，說話有許多忌諱，叫「安樂」，叫做「安康」，後來他底下

人出去看了榜回來說道：「秀才康了。」

(註十七)孫山 孫山考舉人，中了一名榜末；有同考的朋友，託他去打聽。他念了兩句詩道：「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便是不中的意思。後來人說考不中便叫「名落孫山」。(註十八)卡和 卞和有一塊未曾琢磨過的玉，送與懷王。懷王不識得，生起氣來，斬斷了他的左脚。懷王死了，又送與平王。平王又斬去了他的右脚。後來荆王卽了位，卞和抱了這塊玉在楚山下大哭。荆王叫人拿他的玉去琢磨，果然

是一塊寶玉，便封他做陵陽侯。他不去。

(註十九)伯樂 周朝有一個伯樂，他能識得馬的好壞。

(註二十)抱刺於懷 三年滅字 後漢有一個彌衡，他袋子裏藏着名片，藏了三年，也沒有用處。那名片上的字卻磨盡了。

(註二十一)昂藏 形容人身體大，叫昂藏。

(註二十二)令威 漢朝有一個丁令威，他是遼東人，在靈虛山上學道，後來變了一隻仙鶴，飛回家鄉去。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襖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

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嫉妒甚，朝嘗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襪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

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

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藏以獵食者。

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窺，見一貓鬼，面翠色，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

不知所往，徧迹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

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道士嚇我！終不然，甯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肚，掬

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從生弟來，女子亦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

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舍。』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備爲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尙在也。』道士曰：『卽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業魅！償我佛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剝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壺盧，拔其塞，置煙中，颺颺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

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沈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

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其搜，殊無端兆。

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卽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貯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爲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

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太原地方，一個姓王的，一早出去，遇見一個姑娘，抱着一個包裹，獨自一人在路上走着。看他小腳兒走得很慢，姓王的便急急趕上前去一看，是十六七歲的美人兒，心裏說不出的歡喜；上去問他：「爲什麼這早晚一個人在這裏走路？」姑娘說道：「路上的人，不能寬解我的憂愁，用不着你多問！」姓王的說道：「你有什麼心事，如可以盡力，我是不推辭的。」那姑娘露出可憐的樣子來說道：「我的父母，貪圖銀錢，把我賣在大戶人家；那大老婆吃醋，吃得很利害，朝罵晚打，實在受不住他的虐待，想逃到遠地方去。」問他：「什麼地方？」他說道：「逃出來的人，那裏有一定的地方？」姓王的說：「我家裏離此地不遠，便請你去坐坐。」姑娘聽了很歡喜，便跟他走去，姓王的替他挾了包裹，領着他同走去。姑娘見屋子裏沒有別人，便問：「你家裏怎麼沒有人的？」他說道：「此地是書房。」姑娘說道：「這個地方很好，你如可憐我救活我，却要守住秘密，不可說出去。」姓王的答應他，便和他上牀睡去——從此叫他躲在秘密房間裏。

過了幾天，外邊一個人也不知道；姓王的在他妻子跟前，露了一點兒口風。他妻子姓陳，聽了他丈夫的話，疑心真是大戶人家的小老婆，勸丈夫送他回去，姓王的不聽。

後來他到街上去閒逛，遇到一個道士；見了這姓王的，他臉上露出詫異的神氣來問道：「你近來遇到了什麼？」他回說：「沒有什麼。」那道士說道：「你身上裹着一身邪氣，怎麼說沒有呢？」姓王的又竭力分辯，道士轉身走去，嘴裏說道：「迷得這樣利害，世界上竟有死期快到自己還不明白的人！」姓王的聽他說得蹊蹺，很疑心到那女人身上；轉心一想：明明是一個美人，那裏爲得變妖怪？想這道士，是靠着法事騙飯吃的。

他慢慢走回家去，走到書房門口，那門關着不能進去；心想他有什麼私下事體，他從破牆頭上爬過去。祇見房門也關着，他便躡着腳，到窗口去偷看；祇見一個很怕的鬼，藍色的臉兒，牙齒一根一根的露在外面，和鋸子一般。一張人皮，鋪在牀上，捏着一枝着顏色的筆，在皮上畫着；畫成了，把筆丟去，拿起那張人皮來一抖，和抖衣服一般，披在身上，便變了一個女人。姓王的看了這樣子，驚慌得不得了；又怕他瞧見，便和狗一般的爬着出來。

急急去追尋那個道士，已經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到處去找尋，在荒草地上遇到了，便跪在他跟前，不肯起來，求他救命。道士說道：「我替你趕去他——這東西也很可憐，纔尋得了替死的人，我也不忍心去害他的性命。」便把手中的拂蠅帚給姓王的，叫他拿去掛在臥房門外，臨走的時候

候，兩人約定在青帝廟裏再會。姓王的回家，不敢進書房去，便睡在裏屋子裏，把拂蠅帚掛起來；到一更打過，聽得門外有悉悉索索的響聲，姓王的自己不敢去看，叫他妻子出去偷看。祇見一個女人走來，他遠遠的看見那拂蠅帚，便不敢進來；站着咬牙齟半天，轉身便去了。停了一回，又走進來，嘴裏罵着說道：「道士嚇我，終不然，我已經吃進嘴去的東西又吐出來嗎？」說着，上前去把拂蠅帚拿下來，一陣子拉碎了，打破了房門走進來，一直爬到姓王的牀上去，撕破肚子，掏出一顆心來，轉身去了。

他妻子看了，叫喚起來；丫鬟進來，拿蠟燭火一照，見姓王的已經死去，肚子裏的血，弄得一場糊塗，陳氏看了，又害怕又傷心，不敢聲張出來；挨到明天，叫他弟弟二郎，跑到青帝廟去，告訴道士。道士聽了，生着氣說道：「我原是可憐他，不去害他的性命；這小鬼竟敢這樣大膽！」說着，便跟了姓王的弟弟一塊兒走來，那女人已不知到那裏去了；尋覓了一陣，他抬起頭來四面一看，說道：「幸而逃得不遠。」問：「南面那院子是誰的家裏？」二郎說道：「那是我的家裏。」道士說道：「現在這妖怪在你的家裏。」二郎詫異起來說道：「我家裏並沒有妖怪。」道士問道：「曾否有不認識的人來過？」回答他道：「這時候我到青帝廟去，實在不知他，待我回去問來。」隔了一刻兒，轉來說

道：『果然有的。今天早晨來了一個老太婆，求我家裏僱他做個女僕；我妻子留住他，現在還在那裏呢。』道士說道：『便是這個妖怪。』說着和二郎一塊兒過去，手裏擎着一柄木劍，站在院子當中；喝道：『惡鬼！賠我的拂蠅帶來！』老太婆在屋子裏嚇得臉上失色，走出門正要逃去；道士追上去打他，老太婆倒在地下，那張人皮拍的一聲脫下來，變了一個兇惡的鬼爬在地上，和豬叫一般。道士拿木劍斬下他的頭來，那身體變作一縷濃烟，在地面上滾作一團；道士拿出一個葫蘆來，拔去塞頭對着烟團，祇見一縷一縷的烟頭，攢進葫蘆裏去，好似人嘴裏吸着烟氣一般；烟取盡了，道士把葫蘆塞住藏在袋子裏。大家看那張人皮，眉眼手脚沒有一樣不完全；道士卷起來，和卷畫軸的聲音一般，也塞在袋子裏，便告辭去了。

陳氏在門口拜着迎接他，一面哭，一面求他想一個救命的法子；道士說道：『我沒有這個本領。』陳氏聽了，哭得愈加悽慘，爬在地下，不肯起來；道士想了半天，說道：『我的本領有限，實在不能把死人救活來。我說出一個人來，他或者能夠救你的丈夫；去求他，一定有用處的。』問他：『是什麼人？』說道：『街上有一個癡子，常常睡在爛泥裏，你姑且去求他；倘有得罪夫人的地方，你卻不可生氣。』二郎也知道那個癡子，便別了道士，和嫂子一塊兒跑去；見那化子在路上顛頭幌腦的唱

着，鼻涕掛着三尺長，醜醜得不能近身去。陳氏拿膝蓋走着路過去，化子見了，笑着說道：『美人兒！歡喜我嗎？』陳氏告訴他丈夫的情形，他聽了，又哈哈大笑，說道：『世界上的男人，都是你的丈夫；救他活來，有什麼用？』陳氏再三哀求，他便說道：『好奇怪啊！人已經死了，要我救他活來，難道我是閻羅王嗎？』說着生起氣來，擎着拐杖向陳氏打去，陳氏忍着痛受他；街上的人慢慢的走攏來，和打着一垛牆似的。化子吐出痰來，滿滿的吐了一手把，拿着送到陳氏的嘴邊去，說道：『吃下去！』陳氏看了，漲着滿面通紅，有點不好意思；停了一回，想到道士吩咐的話，便硬着頭皮咽下去。到了喉嚨裏，便覺得和一團棉花似的，塞下去攔住在胸口頭。那化子看了大笑道：『美人兒真歡喜我啊！』便頭也不回的走去。跟着他走到廟裏，又走近去求他，忽然不見了；前前後後四處搜尋，一點兒也沒有影踪。

陳氏心裏又恨又慚愧，走回家來，既可憐他丈失死得悽慘，又懊悔受了吃痰的羞辱；前仰後合的大哭起來，祇求自己快死，正要揩乾血迹，收拾屍首，家裏的人看了害怕，遠遠的站着，沒人敢走近去。陳氏抱住了死人把腸子塞進肚子去；一邊理着，一邊哭着，哭得氣也急了，嗓子也啞了，頓時要嘔吐，便覺得胸口一塊東西跳出來，來不及回過頭去，已吊在死人肚子裏，嚇了一跳，一看，是一顆

人的心在肚子裏還別別的跳着，一縷一縷熱氣出來，好似冒煙一般。陳氏看了狼詫異，急急把兩隻手掩住了肚皮，用力抱着擠住；稍稍鬆一鬆，熱氣便一縷一縷的從破縫中漏出來。便把縲子撕作一條一條細起來，拿手去摸摸死人的身體，慢慢的有點兒和暖起來；蓋上被頭，半夜裏揭開一看，鼻管裏已經有氣息了。到天亮，竟活過來。他說：『恍恍惚惚好似做了一場夢，祇覺的心頭暗暗的痛着。』看看破的地方結了一層膜，和銅錢一般大，過了幾天便好了。

異史氏說道：『頂笨的是世界上的人；明明是一個妖怪，便當他是美人。頂癡的也是笨人；明明是忠心話，便當他說謊。但是貪圖人家美貌，便去糟塌的人，他妻子也祇得吃人家的痰不敢抱怨了。天下的理，有往必有來，祇有笨了又癡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實在也覺得可憐。』

（註一）朱門 朱，是紅顏色；朱門，是說大戶人家。

杜甫有一句詩：『出入朱門家。』

（註二）厭禳 厭，是鎮壓；禳，是用法術避去災難。

都是道士的事體。

（註三）堦垣 堦，是破的牆頭；垣，是牆壁。

（註四）狼藉 狼，便是豺狼；藉，便是拿東西墊在

下面。那豺狼墊着草睡覺，他走了，草上弄得一場糊塗。狼藉兩個字，便是一場糊塗的意思。

（註五）梟首 人頭斬下來掛在木幹兒上，名叫梟首，便是頭。梟首，便是拿他的頭來號令。

（註六）漁色 漁，是捉魚的人；說好色的人和捉魚的一般，祇知道貪多，不論好壞。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四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健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杳，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扉，甯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甯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

是夜，月明高深，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甯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語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成寐，聞會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牕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黧緋，插蓬首，鮫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豔絕。

媼笑曰：「背一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響，幸不嘗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

甯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甯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甯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甯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至褥上。甯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污我囊袋！」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

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燕以爲魅，甯素抗直，頗不在意。

宵分，女子復至，謂甯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役賤務，覘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

狎暱我者，隱以錘刺其足，彼卽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元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所，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鳥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

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強移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襪，違之兩俱不利。」甯謹受教。

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訥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一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睽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欻然一射，卽遽歛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韭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

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藏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

於是益厚重燕。

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坟纍纍，果有白楊，鳥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趨裝欲歸；燕生設祖悵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甯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魍魅。」甯欲從受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貴中人，非道中人也。」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舟而歸。

甯齋臨野，因營攻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母言，恐所驚駭。」

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取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卽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卽入廚下代母尸饗，入房穿戶，似熟居者。

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卽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爲革囊，懸取他室。女乃入，就燭坐下。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年半遺亡，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自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顰蹙而欲啼，足偃僕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瞋。女朝旦朝母，捧匱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

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飲食，半年漸啜稀餼，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曷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

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書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爲榮。

一日，俛頸窗前，惓惓若失，忽問：「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掛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甯果攜革囊來，女反覆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敵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栗悚。」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甯勿寢，欻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甯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睽閃攫拿而前，至間却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大喜，曰：「無恙矣！」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

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甯采臣浙江人，脾氣狠大方，狠直爽，可是也很規矩。常常對人說：「一生一世沒有結識過第二個女人。」有一天，動身上金華去，走到北門外，在一個廟裏住下。廟裏的佛殿寶塔，造得很高大，很華麗，可是草出得很長，把人也遮住了，好像從沒有人走動的；兩面和尙住的房子，門都關着，祇有南面一間小房子，鎖着門，像有人住的。又回頭看見大殿的東面，種着一叢竹樹，底下開着一口大池。

子，野荷花已經開了。心裏歡喜這個地方清淨，這時候學臺到金華來，城裏的房子租價很貴，想便在這地方住下；他在院子裏躡着，候和尚回來。一回兒天晚了，有一個讀書人模樣的走來，打開南面的門，甯采臣跑去，和他見一個禮，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他。那人說道：『這裏沒有房東，我也是寄住在這裏的；你要是不怕冷靜，我們早晚可以談談天，豈不很好？』甯采臣聽了很歡喜，把草鋪在地下，做一張牀；把一塊板擱起來，做一張桌子，預備多住幾天。

這日晚上，月亮很好，照在地下，和水一般；兩人並肩坐在大殿的廊下，彼此問了姓名。那人自己說：『姓燕，號叫赤霞。』甯采臣疑心他是趕考的秀才，可是聽他的口音，很不像是浙江人。問他，他自己說是河南人，說話很老實。談了一回，話說完了，便拱拱手各人回去睡覺。甯采臣因為陌生地方，好久沒有睡熟；聽見北面房間裏，有人說話，好像是女人的聲音。他起來爬在北面的窗子底下，張望，見短牆外面一座小院子，有一個女人，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有一個老太婆，穿了紫色的衣服，頭上插着一個一尺多長的銀梳子，彎着背脊走來。兩人在月光裏說道：『小倩怎麼好久不見他？』老太婆說道：『他一回兒便來了。』那女人說道：『他對婆婆有沒有不願意的話？』答道：『不會聽他說什麼。可是看他神氣，很不樂意。』女人道：『這丫頭要不給他好臉看。』……話沒有

說完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走來望去好像狼標緻。老太婆笑笑說道：「背後不說人。」我兩人正說起他這小妖精，怎麼來得一點兒沒有聲響？我們却沒有說你什麼壞話。」停了一回，又說道：「小姑娘好似畫裏的美人一般，若說老身是男人，也要給你把魂靈兒吊去了。」那姑娘說道：「婆婆不讚我，更有誰讚我呢？」那女人對姑娘又不知說了些什麼。

甯采臣心想：他們一定是鄰舍人家的女眷，便回到牀上，不再偷聽了。又隔了許多時候，纔靜悄悄的沒有聲響；正要睡熟去，忽覺有人跑到他房裏來。他霍的坐起來一看，便是北面院子裏的那個姑娘；心裏又驚慌，問他：「來做什麼？」那女子笑笑說道：「今天晚上月色很好，我睡不着覺，願意和你親近親近。」甯采臣放下臉來說道：「你須防人家說閒話，我也怕人家批評；一踏失脚，這個臉擱到那裏去？」那姑娘說道：「在夜裏沒人知道的。」甯采臣趕他出去，那姑娘慢慢的走着，好似要說什麼話；他叫姑娘：「快去！你若不去，我要叫南邊屋子裏的那個先生知道！」那姑娘聽了害怕，便退出去；走到門外，又回進來，袖子裏拿出一錠黃金，擱在牀上的褥子上。甯采臣拿起這錠金子，丟在院子裏，堆沿上，說道：「這種不規矩的銀錢，不要弄髒了我的袋子！」姑娘聽了，臉上不好意思，出去，把金子拾在手裏，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個男子，是鐵和石頭做的！」

到了第二天一早，有一個蘭谿地方的讀書人，帶了一個用人來趕考，住在東面的廂房裏；到了夜裏，忽然死了，脚底心裏有一個小眼兒，好像用鐵籤子刺通的，慢慢的流出血來。大家看了不知道什麼緣故。又過了一晚，他那跟來的用人又死了；害的病，也和他主人一樣的。到了晚上，那姓燕的回來，甯采臣問他：『這兩個人死得狠奇怪，是什麼緣故？』姓燕的說道：『是把鬼迷煞的。』甯采臣脾氣本來直爽，聽了也不在他意中。

到半夜裏，那娘姑又來了，對甯采臣說道：『我見的人也多了，沒有心腸硬得和你這樣的。你真是好人，我也不敢瞞你：我名字叫小倩，姓聶，十八歲便短命死了，葬在這個廟傍邊；常常被妖怪逼住，做這種下流事體。羞答答的對着人，實在不是我心裏願意的。現在廟裏別人都死盡了，怕要叫夜叉來謀你的命。』甯采臣聽了害怕，問他：有什麼法子？那姑娘說道：『和姓燕的同住一個房間，便可以避去。』問他：『為什麼不去尋那姓燕的？』說道：『他是有本領的人，不敢去惹他。』問他：『用什麼法子去迷人？』說道：『親近我的人，暗暗的用錐鑽去刺他的脚底心，他便暈過去了；把他的血吸出來，給妖怪去喝。有時拿金子去騙人；實在不是金子，是鬼的骨頭。和人在一塊兒，能取人的心肝。這兩樣東西，都是人心裏所歡喜的。』甯采臣聽了，謝謝他，問他：『那夜又什麼時候來？』

「他說道：『明天晚上來。』臨走的時候，淌下淚來說道：『我吊在苦海裏，沒有法子上岸來；你是狠有義氣的人，一定可以救我這條苦命。若肯把我的骨頭收拾，葬在安靜的地方，你的恩德和救活我的命一樣深。』甯采臣便立刻答應他，問他：『葬在什麼地方。』說道：『你記住白楊樹上面有雀兒窠的，便是。』話說完，走出門去，身子一幌，便不見了。

明天，甯采臣怕姓燕的跑出去，一早便邀他來；過了辰時，拿出酒菜來，留心看姓燕的神氣，便邀他今晚住在一塊兒。那姓燕的說：『我的脾氣，是歡喜清靜的。』甯采臣不依，硬把他的被鋪搬過來，姓燕的沒有法子，把牀也搬過去；叮囑他說道：『我曉得你是大丈夫，也狠佩服你。可是我有一點兒心事，不能馬上告訴你；你千萬不要翻弄我的行李，你若不聽我的話，我們兩人都沒有好處的。』甯采臣恭恭敬敬的答應他。

停了一回，大家都睡下了；姓燕的先把一隻箱子，擱在窗檻上。睡了一刻兒，那打鼾的聲音，也打雷一般的起來；甯采臣聽了，睡不着。將近一更的時候，看見窗子外面有人的影子，一幌一幌；停了一回，那人便走近窗來張望。眼光亮晶晶的，甯采臣看了害怕；正要喊醒那姓燕的，忽然看見一樣東西，穿破箱子出來。一道光和一股白絲一般，碰斷了窗子上的石檻，射出火來；那道光便縮回去，好

似天上的電光。姓燕的驚醒起來，甯采臣裝假睡着，偷眼看他，捧着箱子，拿出一件東西來；對着月光，嗅着看着，亮晶晶的發出白光來。那東西有二寸多長，和韭菜葉兒般闊。看了一回，一層一層的包起來，依舊放在那只破箱子裏。自言自語的說道：『什麼妖怪？這樣膽大。把我的箱子也弄破了。』說着，又睡。

甯采臣看了，很詫異，便坐起來問他，又告訴他看見的那情形；那姓燕的說道：『我們既然要好，我也不瞞你了。我實在是個劍客，若然沒有那條石檻，那妖怪死了。可是現在他也受看傷。』問他：『包的什麼東西？』他說道：『是一柄劍。』方纔嗅過很有妖怪氣味。』甯采臣向他索劍看，他便拿出來給他看，果然是亮晶晶的一柄小劍，因此便愈加看重那姓燕的。

明天起來看那窗子外面，果然有血跡；走出廟的北面，看見一個一個荒墳；果然有一株白楊樹，雀兒窠做在樹梢頭。待到他事體幹完，收拾行李，要回去，姓燕的擺酒送他的行，兩個人的交情狠好，他拿一個破的皮袋子送給甯采臣，說道：『這是劍袋，好好的藏起來，可以抵敵妖怪。』甯采臣要他傳授他的本領，說道：『照你這直爽的脾氣，有義氣的行爲，是可以學這種本領的；可是你還是富貴中人，不是學道的人。』甯采臣便推說有個妹子葬在此地，把那女人的屍骨掘起來，拿衣服

被褥好好的收殮他，叫了一條船，回去。

甯采臣的書房，對着一塊空地，便把小倩的屍骨在書房外做了一個墳，供養酒飯，說道：『我可憐你這孤苦之魂靈，便把你葬在我房子的傍邊；哭哭笑笑，大家都聽見，便不致於把兇鬼來欺侮了。一杯濁酒，很沒有味道，你不要生氣。』他禱告完了，便回進去。忽聽得後面有人叫他，說道：『你站着，等我一塊兒走。』回轉頭去一看，便是小倩，笑着謝他，說道：『你是有信實有義氣的人，我便轉生十世，也不能報答你的；情愿跟你回去，認認婆婆，便是做你的小老婆，也不懊悔的。』甯采臣細細的看他，皮色紅潤，脚兒尖瘦，白天看他的面貌，愈加美麗，和他一塊兒進了書房，坐下，叫他候着；他先進去告訴母親，母親聽了詫異。這時甯采臣的妻子，病得很長久了；母親勸他不要對妻子說，怕他受不起驚嚇。

正在說話的時候，小倩已經跑了進來，拜倒在地；甯采臣說道：『這個便是小倩。』母親驚惶得沒有法子。那小倩對母親說道：『我一個人飄零在外邊，離父母兄弟很遠；承蒙公子照應我，身受他的好處，情願服侍他，報答他的大恩。』老太太見他長得人意兒，纔敢和他說話，說道：『小娘子瞧得起我的孩兒，老身心裏也歡喜。可是我生平祇有這個兒子，要靠他傳宗接代，不敢叫他和鬼

做夫妻。」小倩說道：「我實在沒有壞心。做了陰世裏的人，既然不能叫老太太相信我，便當他和哥哥一般看待，跟着老太太早晚服侍你好嗎？」老太太可憐他說話說得真心，便答應他。他要見見嫂嫂，老太太說他有病，祇得罷了。小倩轉身走到廚房裏，替老太太煮飯；穿房入戶，好像住得很熟的。

到了晚上，老太太見了他害怕，叫他去睡，也不給他預備牀鋪被褥；小倩知道老太太的意思，轉身出去。走過書房門口，又想進去，又回出來，在門外轉來轉去，好像心裏害怕。甯采臣見了，叫他進去；小倩說道：「屋子裏寶劍氣味害怕煞人，從前在路上不肯見你，也是這個緣故。」甯采臣知道那劍袋作怪，去取下來，掛在別的房子裏；小倩便走進來，在燭臺傍坐下；好一回，不說一句話。隔了半天，問他：「你晚上讀書嗎？我小的時候，歡喜念楞嚴經，現在到有一大半忘記了；請你借給我一本書；我夜裏有空工夫，拿來請哥哥教教我。」甯采臣答應了，他又坐了一回，大家不說話；直到二更打過，他還延挨着不去。甯采臣又催他，小倩縐着眉頭說道：「我是新搬到客地裏來的孤魂，實在見了這冷清清的墳墓害怕。」甯采臣說道：「書房裏沒有第二張牀，況且兄妹也要避嫌疑的。」小倩站起來，兩只眼眶子水盈盈要吊下淚珠兒來，兩隻脚一步懶一步，慢慢的走出門去，走下塔

沿，便不見了。——甯采臣心裏暗暗的可憐他，想要留他在別的牀上睡，又怕母親生氣。小倩到第二天一早，走進老太太房裏，捧着一盆臉水，伺候他洗臉，又走出房去打掃樣樣事體，都聽老太太的吩咐。到晚上出去的時候，總走過書房門口，進去在蠟燭火底下念經；看看甯采臣快要睡了，纔沒精打彩的出去。

從前甯采臣的妻子，害病睡在牀上，一點兒事體也不能做，他母親辛苦得了不得；自從有了小倩，便快活得很，心裏感激他。這樣一天一天慢慢的熟了，狠親熱，和自己生出來的一般，竟忘記了他是個鬼；不忍心叫他晚上回去，留他睡在一牀。小倩初來的時候，從沒有吃過茶飯；過了半年，慢慢的吃點兒薄粥。母子兩人，都很歡喜他；在別人面前，不肯說他是鬼，人家也看不出來。隔了沒有幾天，甯采臣的妻子死了，老太太肚子裏有娶小倩做媳婦的意思，恐怕於自己的兒子不利；小倩肚裏也有點覺得，趁此對老太太說道：『我在這裏，往了一年多，老太太也知道我的心腸；我因為不肯害出門人，所以跟了公子回來。我也沒有別的意思，祇因公子做人光明磊落，沒有一個人不佩服他的；我實在想跟他三四年，借他博一個封誥，使我陰世裏的人也得着榮耀。』老太太聽了他的話，也知道他沒有壞心思，祇怕他不能生孩子；小倩說道：『兒女是天賜的。公子的福氣，命裏注

定；傳代的兒子有三個，不是因爲鬼妻便能消滅的。」老太太不了他的話，和兒子商量；甯采臣聽了很歡喜，便擺起酒席來，告訴親戚朋友。有幾個人跑來看新娘娘，小倩很大方的打扮着出來；一屋子的人，看了他發怔，非但不疑心他是鬼，反當他是神仙了。從此親戚中的女眷們，都拿了禮物來道他的喜；大家搶着和他說話。小倩畫梅花蘭花畫得很好，常常畫幾張送人；得着的好好的藏起來，以爲榮耀。

有一天，他忽然低着頭，坐在窗子邊，呆呆的好像有什麼心事，便問起：「那個皮袋在什麼地方？」甯采臣說道：「因爲你怕他，所以包起來藏在別的屋子裏。」他說道：「我受了活人的氣息，已經長久，也不害怕了，你去拿來掛在牀頭。」甯采臣問他：「什麼意思？」他說道：「兩三天以來，我心裏跳個不住；想那金華的妖怪，恨我逃走，怕他早晚要尋來。」甯采臣真的把劍袋拿出來，小倩拿在手裏，翻來覆去的看着，說道：「這個是劍客盛人用的，破到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殺了多少人了？我今天看了，還有點害怕。」說着，把劍袋掛起來；到了第二天，又叫除，來掛在窗戶上。夜裏坐在蠟燭跟前，叫甯采臣不要睡覺。停了一回，有一樣東西，和雀兒一般飛下來，小倩嚇了一跳，急躲在幔子裏邊。甯采臣一看，那東西和夜叉一般，電光般的眼睛，血盆似的大嘴，張牙舞爪的走過來，走

到門口站住，張張望望的半天，慢慢的走近皮袋，面前去伸出爪子來去拿，要把袋子拿來扯破；那袋子碎的一聲響，忽然大得和兩個竹籬子合起來一般，恍恍惚惚有個鬼怪，從袋子裏露出半個身體來，揪住那夜叉拖進去，便一點兒沒有聲響了。那袋子也頓然縮小，和原來一樣。甯采臣看了詫異，小倩也跑了出來，很開心的說道：「這可不怕了！」一塊兒過去，看那皮袋裏面盛滿了一袋清水。

後來隔了幾年，甯采臣果然中了進士，生下一個男孩兒，娶了一個小老婆，又各人生了一個孩子，長大起來都做了官，狠有名氣。

(註一)廉隅 廉，便是不貪心；隅，便是方正。

(註二)僑居 住在客地裏，日子久了，便叫僑居。

(註三)鵝緋 緋，是紅顏色；鵝，是顏色變了。鵝緋，便是退紅色。

(註四)蓬首 於潛地方的女人，頭上插一個大的銀木梳，一尺多長，叫做「蓬首」。

(註五)鮐背 鮐，是魚名；背彎屈，很像人的駝背。所以駝背又叫鮐背。

(註六)龍鍾 年老的樣子叫龍鍾。

(註七)遮莫 遮莫，便是俗話的倘教二字。

(註八)再造 便是重生的意思。像天再造一個人似的。

(註九) 餉 餉，是鼻息；俗名叫眠餉。

(註十) 祖帳 黃帝的兒子，名叫祖，客死在路上；

現在人出門去，先到城外去拜祭，名叫祖，又借做送出門的人吃酒送行的意思。

(註十一) 尸饗 尸，便是料理饗，便是煮食物。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頭。誤食之，立死，即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豔絕，指環臂釧，晶瑩鑿影。生受瓊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安；覩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略詰門戶。女曰：「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

(註十二) 捧匱沃盥 匱，是水盆；沃盥，都是洗的意思。說捧着臉盆伺候他洗臉。

(註十三) 亢宗子 亢，是承接的意思；亢宗子，便是說傳種接代的兒子。

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豔名，數年前誤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其姓氏，求其故，禱養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跽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卽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豔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

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翁媪；媪視之，悽心既歸，卽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馐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甯，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縗麻躡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寇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西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幘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水莽」是一種毒草，到處亂生，和野苧麻一般，開出花來，是紫色的，和扁頭差不多。人錯吃了他，立刻便死，死了便是水莽鬼。世界上的人說：這一種鬼，是不能投生的，一定要再有人被他毒死，才

得替代他；所以湖南桃花江一帶，這種鬼格外多。湖南人叫同歲生的叫作「同年」，送名片過去，大家見面；年長的稱作庚兄，年幼的稱作庚弟，子姪輩稱作庚伯，風俗是這樣的。有一個姓祝的，去看他的同年，走到半路上，口渴起來，要想喝茶。忽然看見路傍涼棚底下，一個送茶的老太婆，跑過去，老太婆迎接他，走進茶棚，服侍得很周到。姓祝的拿起茶來，往鼻子裏一嗅，覺得有異樣的氣味，不像是個茶；便把茶盃擱起來不喝，站起來走出去。老太婆忙上來拉住他，又喚着：「三娘，快拿一回好茶來！」停了一回，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拿着一盃茶，從棚後面走出來；年紀大約有十四五歲，臉兒生得很標致，指環臂鐲，亮晶晶的射人眼睛。姓祝的接過茶盃來，看得出神，嗅嗅茶味，沒有比他更香的呢。吃完了，又向他要；看那老太婆出去了，他便笑嘻嘻捏住那姑娘的臂膀，脫下他一個指環來。那姑娘紅着臉，笑了一笑；姓祝的愈加迷惑起來，悄悄的問他：「家住在那裏？」那姑娘說道：「你晚上再來，我還在這裏候你。」姓祝的向他要一撮茶葉，和指環一塊兒包着去了。走到同年家裏，他心裏覺得作惡；疑心是吃茶的毛病，便把這情形告訴他同年。那同年聽了，嚇了一跳，說道：「壞了！壞了！這個便是水莽鬼，我父親也死在這個裏邊的。是沒有法子可救的了！這便如何是好？」姓祝的聽了害怕，拿出茶葉來一看，真是水莽草；又拿出指環來，說起那姑娘的樣子，

那同年想了一，想說道：「這個一定是寇三娘。」姓祝的聽他這名字說得不錯，問他：「你怎麼知道的？」說道：「南村有一家姓寇的大戶人家，他的女兒一向有美貌的名氣，在幾年之前，因為錯吃了水莽草死去。現在一定是他在那裏作怪。」有人說：「若記得這鬼的名姓，尋着他的舊袴子，煎了湯吃下去，便能救命。」他的同年忙跑到寇家去，告訴他們實在的情形，跪在地下不起來，求懇着，寇家想那姓祝的快要替他女兒死了，便故意不給他；這同年朋友生了氣，回去，把這情形去告訴姓祝的。姓祝的也咬着牙齒說道：「我死去，一定不放他的女兒去投生！」同年朋友，抬着送他回去，快要到家門口，便死了。他母親哭着，送他落葬，留下一個兒子，纔得週歲，他妻子不能守節，隔了半年，便嫁去了。

母親養着這個孤兒，辛苦得不堪，朝朝夜夜哭着；有一天正抱着孩兒，坐在屋子裏淌眼淚，姓祝的輕輕的跑了進來。他母親見了，嚇了一大跳，淌着眼淚，問他。他說道：「孩兒在地下，聽得母親的哭聲，心裏很難過，所以早晚來陪伴母親。孩兒雖然死了，現在已經娶得妻子，叫他來替母親做事體，母親不要悲傷。」他母親問他：「你那媳婦是什麼人？」說道：「寇家見死不救，孩兒心裏恨他，死了以後，想去尋三娘，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近來碰着一位庚伯，他告訴我三娘的住處，孩兒追

去；這時候三娘已經投生在任侍郎家裏，孩兒追上去，便拉他回來，現在做了孩兒的媳婦，兩口兒也很要好，倒也沒有什麼苦惱。」停了一回，門外跑進一個女人來，打扮得狠華麗，跪在地下，拜見母親。姓祝的說道：「這個便是寇三娘，雖然不是活人，母親看了，也可以警解警解，安安自己的心。」姓祝的便叫三娘去料理家務。

三娘生得嬌嫩，從沒有做過燒茶煮飯的事體；可是他很肯聽人的說話，叫人看了他怪可憐的。從此便住在祝家裏，留着不去。三娘求告母親，要叫他人去告訴自己的娘家，姓祝的攔着不許；可是母親聽了三娘的話，到底去告訴了寇家。那兩老夫妻聽了這個話，狠詫異，立刻坐了車子來看他，果然是三娘。大家拉着手哭個不住，三娘勸住了他們哭。寇家老太太看見祝家窮得利害，心裏狠悲傷，又替他擔憂。三娘說道：「人已經做了鬼了，還怕什麼窮？況且祝家母子待我情義很深，孩兒住在這裏，倒狠安靜。」便問起：「那送茶的老太婆，到底是誰？」說道：「他姓倪，自己知道年紀老了，騙不動過路的人，所以求孩兒去幫助他。現在他已經投生在府城賣豆腐漿的家裏。」又回過頭來，對姓祝的說道：「你既做女婿，怎麼還不肯拜丈人丈母？叫我看了心裏怎樣過意得去？」姓祝的便過去拜見。

三娘轉身到廚房裏，替母親煮飯，給兩老夫妻吃。他娘見女兒這樣辛苦，心裏狠可憐，回家去打發兩個丫頭來，替他做事體，另外又送了一百斤金子，布和綢緞幾十匹，酒肉也常常送來。稍稍使姓祝的母親過着好日子了，寇家又常常來叫他回去，三娘住了不多幾天，便說道：『我家裏沒有人，早點送我回去』，有時故意留住他，便忽然不見，自己走回家去了。那寇家的老頭兒，替祝家造了一所大房子，樣樣傢伙，置備完全。但是姓祝的總沒有到寇家去過。

有一天，村坊裏又有中水莽毒草的死了，一忽兒活轉來，衆人聽了詫異，姓祝的說道：『這是我放他活轉來的；他被李九害死，我替他趕走了李九的鬼。』他母親說：『你何不尋一個人做做你的替代？』他說道：『孩兒恨極這一班水莽鬼！正要趕盡了他們，怎麼還肯自己去，做這種事體呢？況且孩兒侍奉母親，心裏狠快活，不願意再去投生。』從此中水莽草毒的人，常常送狠好的酒席到他院子裏去禱告，總有救的。

過了十多年，他母親死了，姓祝的兩夫妻傷心得了不得，也不出來見客，祇叫他兒子跪在地下，教他見客人的規矩。他母親落葬以後，又隔了兩年，給兒子娶媳婦，這媳婦便是任侍郎的孫女兒。從前任侍郎的小老婆生下女兒來，過了幾個月便死了；後來聽見寇家這件奇怪事體，便坐了車子

到祝家去，認他做了女婿。到這時候，便把孫女兒給他做了媳婦。兩家常常來往，有一天姓祝的對他兒子說道：『天菩薩因為我有功德，留在世上，封我做四海管龍的官，現在我便要去了。』停了一回，看院子裏落下四匹馬來，拖着一輛掛黃幔子的車子，馬的四條腿上都有鱗片兒，夫妻兩人全身打扮了出去，一塊兒的走上車去；兒子媳婦跪在地下，淌下淚來，一轉眼便不見了。這一天，寇家也看見他女兒跑來拜別他父母，說的說話也和姓祝的說的話一般。他母親哭着拉住他，三娘說道：『祝郎已經先去了！』說着，走出門去，便不見了他的兒子。單名叫鶻，號叫離塵，跑去和姓寇的商量，把三娘的屍身搬過來，和他的父親葬在一塊兒。

(註一) 輪迴 佛教說：人死去要轉九道輪迴；輪迴，便是轉生。

(註二) 柏舟節 柏舟節，便是女人守寡。詩經的

邶風裏有柏舟篇，比方女子的守節。

(註三) 縗麻躄踊 縗麻，便是披麻帶孝。手按着

胸口，叫躄；哭起來，叫踊。人跳到傷心極處，便有這個樣子。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女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爲？』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爲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

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謾謾，宵夜哀奏，中心忐忑，悔念如燒。

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稀，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淌，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杯豎，不敢少息。忽婢子森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膽兒，暗來窺人？』

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詭，反恚爲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

豔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蓽，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缺，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其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僞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啓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

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自歎吾命耳！」婢立榻前，瞻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枯來矣！」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臥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卷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歎咤。

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梵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遺之去。」婦呼生起，究問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

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也。」又詰女，女歎曰：「自憐生適闍寺，沒奔極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

遂導生至東廂，探手於袴，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乃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授生，令卽吞下，祕囑勿聲，乃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九錫，橘色才分，婦卽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煩。」乃出門去。

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寵，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閨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斂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壻，陽爲吾子可也。」

生喜，捉臂登牀，發新硯試，其快可知。旣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

蹇落適毛家小郎子，病閣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費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

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諛，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繞屋，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啓。生附耳請問，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室，偃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纒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曾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銜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敢屏？』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之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爲！』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爲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

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

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冢。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

時傅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尙能生還者，徒以闍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媪。

一日，爲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闍，將論婚於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比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不祥。」傅父從之，遣一僕一嫗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嫗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卽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歎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陳巧娘耗，生惻惻欲涕。

親迎之夜，兒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欬覷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慕，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沈吟良久，泣下曰：

「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毋爲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卽命駕，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巧娘，抱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楚，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爇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舟，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善。二女諧和，事姑孝。

後傅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其具，既竣而卒。

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忘，亦未知所終。

廣東地方，有一家紳士，姓傅，年紀六十多歲，生下一個兒子，單名叫廉，很聰明。他下身那樣東西，是天生成不長大的；到十七歲上，他那東西纔得和蠶兒一般大，遠近地方的人，都聽得知道，沒有人肯把女兒許給他做妻子的。他自己也料到子孫已經斷絕的了，日日夜夜耽着心事，可是也沒有法想。傅廉跟着師父念書，師父偶然出門到別處去，恰巧門外來了一個做糊猴戲的，傅廉出去看糊猴戲，便把讀書忘了。心想師父快回來了，心裏害怕，便逃走出去，離開家裏幾里路以外，看見一個穿白衣裳的姑娘，扶着一個小丫頭，在前面走着；那姑娘回過頭來，標緻得沒有人比得上，小脚

兒走路很慢。傅廉趕上他前去，姑娘回過臉兒去，對丫頭說道：「你去問問那位少爺：『可是要到瓊州地方去嗎？』」丫頭聽了，果然上來喚住了傅廉問他：「傅廉問他：『有什麼事體？』那姑娘說道：『倘然你真的到瓊州去，我有一封信在這裏，託你便路送到我家裏，我母親在家裏，也可以招呼你，盡點地主的規矩。』」傅廉走出門來，本來沒有一定的方向，這時候他心想：渡海出去也不錯，便答應他替他帶信。姑娘拿出信來，遞給丫頭，丫頭轉遞給傅廉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家住在什麼地方？」他說：「姓華住在瓊州秦女村地方。那村妨離瓊州北門三四里路便到。」傅廉聽了他的話，搭了船便走。

到了瓊州北門外地方，天已是靠晚時候；打聽這個秦女村，到底沒有人知道。又向北走了四五里路，天上的月亮和星一齊放出光來；滿地的野草，迷住了眼睛，四面都是空地，也找不到客店，心裏害怕極了。看見路傍有一個墳墓，要想靠着那墳墩住一夜，心裏很怕豺狼虎豹，便抱着樹，和獼猴一般的爬上去，蹲在樹上面。耳躲裏聽得風吹着松樹，悉悉索索的聲音；夜裏的蟲豸，一聲一聲的叫着很淒涼。他心裏七上八下的，越想越懊悔，心焦得火燒一般。忽然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在下面，他低下頭去一看，看見下面屋子院子，和真的一般；一個美人兒，

坐在一塊石頭上面，兩個了頭，拿着畫燭，分開站在左右。那美人兒向左面回過臉兒去說道：『今朝夜裏月亮光和雪一般白，星光很少；華家媽媽送我的團葉茶，可去煎一杯來，吃着看看這夜裏的好景子。』傅廉心裏想，這是個鬼怪，便忍不住寒毛頭髮一根一根的豎起來，連氣也不敢喘一喘。忽然有一個了頭，抬起頭來一看，說道：『樹上面有一個人爬着。』那美人兒嚇了一跳，站起來說道：『什麼地方的大胆孩兒，暗地裏來偷看人？』

傅廉這時害怕得很。但是逃也沒地方逃，躲也沒地方躲，便慢慢的攀着樹枝兒下來；爬在地下，求他饒恕。那女人走上前來一看，那生氣的臉兒，忽然變了笑臉，挨着他和他並肩兒坐下。傅廉回過頭去一看，看他年紀大約十七八歲，那顏色又好看，臉兒又標緻，可算得第一的了。聽他說的話，又不像本地人的聲音，他便問：『郎君要到什麼地方去？』傅廉回答他道：『替別人做送信的差人。』那女人說道：『荒野地方，強盜很多；在空地裏過夜，可怕得很。你若不嫌惡我家裏房屋壞，我情願請你住下。』說着便拉着傅廉走進屋子去；祇有一張牀，便喚了頭鋪兩牀被在上面。傅廉自己知道身體殘缺不全，難爲情，情願睡在牀下；那女人笑着說道：『今天遇到你這位好客人，我女元龍怎麼敢高高的睡在上面呢？』傅廉沒有法子，便同他一牀兒睡下。心裏又害怕又難爲情，那身

體不敢伸直去；停了一回，這女人悄悄的拿尖尖的指兒伸進被窩來，又輕輕的捏着他的大腿。傅廉便假裝睡熟，做出不知道不覺得的樣子；過了一回，他便揭開被頭爬進來，搖着傅廉的身體。傅廉到底也不動，那女人要伸手去摸他私下地方，忽然停住手發呆，輕輕的又攢出被去；隔了一回，輕輕的聽得有啼哭的聲音。傅廉又怕又難爲情，自己也睡不住；祇恨那老天怎麼給我缺這一樣東西呢。

那女人喚丫頭：『點燈來。』丫頭進來，看見女人臉上有淚珠兒，便詫異起來，問他：『爲什麼傷心？』女人搖着頭說道：『我自己嘆苦命罷了！』丫頭站在牀前，呆呆的看他兩人的神氣；那女人對丫頭說道：『可喚郎君醒來，領他出去。』傅廉聽在耳朵裏，愈加不好意思；又怕在這半夜裏，外面一片荒野，沒有地方可以安身。肚子裏正在那裏打主意，有一個女人推着門進來；那丫頭說道：『華家媽媽來了！』偷眼看時，那人年紀大約五十多歲，還有一點美人兒的神氣；他看見這個女人沒有睡覺，使上前去問他，這女人不做聲兒；回過頭去，又見牀上有人睡着，便問：『和你一牀兒睡覺的什麼人？』那丫頭在一傍替他說道：『夜裏來了一個年輕的男人，借住在此地。』那女人笑着說道：『我不會知道你家巧娘今天做新娘娘！』又看見巧娘臉兒上淚珠兒還不會乾，詫異着

說道：「吃交歡酒的夜裏，啼啼哭哭的也不像樣；難道這個男人動了蠻嗎？」巧娘也不說話，哭得越發利害；那女人上前來，拉着傅廉的衣服，要看他的臉兒。那衣服一動，一封信落下牀來；女人拿起信來一看，詫異着說道：「這是我女兒的筆迹！」一邊拆開看信，一邊說着奇怪。

巧娘上前來問：「是誰的信？」那女人說道：「是我第三個女兒的家信，信裏邊說：『吳家的官人，已經死了；一個人孤孤零零的沒有靠傍。』這便如何是好？」巧娘指着傅廉說道：「他原說是替人送信來的。虧得沒有趕他出去。」那女人把傅廉喚起來，追問他：「這封信從什麼地方來的？」傅廉仔仔細細的對他說出來，那女人說道：「老遠的路，費你的心帶這信來，叫我拿什麼謝你？」說着，對傅廉臉上看了半天，笑着問道：「爲什麼事體得罪了巧娘？」傅廉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事體得罪了他。」那女人又問巧娘，巧娘嘆着氣說道：「我自己可憐！活在世上的時候，嫁了一個不中用的丈夫，死了又尋到了一個沒有傢伙的男人，所以不由我傷心起來。」那女人回過頭來，對傅廉說道：「這樣聰明玲瓏的官人，真是不雌不雄的嗎？是我家的客人，不可久吵鬧別人家。」

便領着傅廉到東面廂房裏，伸手到他補襠裏去摸了一摸，笑着說道：「怪不得巧娘要哭；但是虧

得還有這一點根蒂，還可以醫治。」說着便點起燈，打開許多箱子，到處搜尋；尋得了一粒黑色的丸藥，給傅廉叫他吞下肚去，叮囑他悄悄的不要聲張起來。他便轉身出去，傅廉一個人蹣着，肚子裏打盤算，不知道這一粒丸藥吃下去治什麼病症的；睡到五更頭，醒過來，覺得肚子下面熱氣一條直冲到那傢伙上，悉悉索索的好似有一樣東西掛在大腿的中間。自己拿手去一摸，這傢伙已經變做很長很大的了；肚子裏又詫異又歡喜，好似得了寶貝。看看紙窗兒上纔射進亮光來，那女人便進來，拿一個燒餅放在傅廉的屋子裏，叮囑他耐心坐着；把門兒反關上了出去，對巧娘說道：「那官人有送信的功勞，我去把三娘喚來，和他結拜姊妹；暫時關他在屋子裏，免得人家討厭。」說着便走出門去。

傅廉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無聊得很，常常走到門縫邊去，和雀兒關在籠子裏張望一般；望見巧娘在外面，便要喚住他，把自己毛病治好了的話說出來，又害羞止住不說。延挨到夜裏，那女人纔拉着他女兒回來；推門進去說道：「氣悶死官人了！三娘過來拜見謝謝他。」祇見前回在路上遇着的那個姑娘，慢慢的走進來，對傅廉便拜了一拜；那女人在一旁叫三娘喚傅廉做哥哥，傅廉喚三娘做妹妹。巧娘在一旁笑着說道：「做個姊妹，卻還使得。」一塊兒走到廳屋子裏去圍坐着，擺上

酒來喝酒的時候，巧娘開着玩笑問道：「你沒有傢伙的人，也看想美人兒嗎？」傅廉說道：「譬如蹺子不忘記走路，瞎子不忘記瞧東西。」說着大家笑起來。巧娘說三娘路上辛苦了，催他去睡；那女人對三娘使眼色，叫他和傅廉一塊兒去睡。三娘羞得紅着臉不肯去，那女人說道：「這個人外面看看像男人，實在是和女人一樣的，有什麼害怕呢？」連連催着他一塊兒去，暗暗的對傅廉說道：「你暗地裏做我的女婿，外面做我的兒子是了。」

傅廉聽了，心裏歡喜，拉着三娘的臂兒上牀去；那傢伙和新磨快的刀第一回試用一般，他那快活，也便可想而知了。停了一回，在枕頭邊問三娘：「巧娘是什麼人？」三娘說道：「他是一個鬼；他的肚才顏色，沒人趕得上。可是命苦，嫁了毛家的小兒子，天生成沒有傢伙的，到十八歲還不能做男女的事體；他肚子裏便常常憂悶不高興，便氣死了。」傅廉聽了害怕起來，疑心三娘也是個鬼，三娘說道：「老實告訴你：我不是鬼，是個狐狸；巧娘一個兒住着沒有伴，我們母女兩人，也沒有地方去，便借着他的屋子住下。」傅廉聽了，驚慌得不得了；三娘說道：「不用害怕，雖說一個是鬼，一個是狐狸，卻也不害你的。」

從此天天在一塊兒說說笑笑，雖然知道巧娘不是人，可是心裏卻歡喜他標緻，獨恨沒有機會把

自己身體獻過去，傅廉脾氣和氣，會說笑話，很得巧娘的可憐。有一天，這華家母女兩人，要出門到別處去一過，又把傅廉關在房間裏，傅廉氣悶得很，在屋子裏跑來跑去，隔着門叫巧娘。巧娘喚丫頭拿一把鑰匙來，一個一個的去開着試試，居然把門打開，傅廉湊上巧娘的耳朵邊去，叫他把丫頭打發開了，拉着巧娘走到臥房裏，挨近身去。巧娘笑着，伸手到肚子下面去，一邊說道：『可惜了！好好的，一個官人，這地方卻缺一樣傢伙……』話沒有說完，那東西碰着手，滿滿的捏着一把巧娘，詫異起來，問道：『怎麼從前這般小，現在又這般大了？』傅廉笑着說道：『從前他害羞，怕見客人，所以縮着，現在被你們譏笑得實在耐不住了，也不過學着田雞生氣罷了！』兩人便親熱了一回，事體完了，巧娘忽然不樂意，說道：『到現在我纔知道他們拿你關起來，是有意義的！從前他們母女兩個人，飄來蕩去，沒有地方，我讓屋子給他們住，三娘又跟我學繡花兒，我從來也沒有賣弄一點祕訣，現在他使小器到這樣子。』傅廉拿好話勸他，又拿三娘的母親醫治他的情形告訴出來，巧娘心裏到底恨着他。傅廉說道：『你可不要聲張出來，那華家媽媽再三叮囑我……』他話不會說完，華媽媽已經悄悄的走了進來，他兩人慌慌忙忙的正站起來，華媽媽瞪着眼睛，問：『是誰開的門？』巧娘笑着走上去，自己答應，華媽媽愈加生氣，嘴裏噤噤咕咕的不住。巧娘故意

冷笑着說道：「媽媽也叫人很好笑，這個人若是男人，實在和女人一樣，有什麼用處？」三娘在一傍，見他媽媽和巧娘鬥口不了，肚子裏不好意思；他一個人夾在中間，勸勸這個，又勸勸那個，大家纔把一肚子氣硬捺下去，高興起來。巧娘說話雖利害，但是從此以後，便很和氣的看待三娘；祇因華家媽媽日日夜夜防備着，兩個人心裏不能如願，在眉頭眼光裏表明自己的情分罷了。

有一天，華家媽媽對傅廉說道：「我的女兒和他的姊姊，都伴着你了；我想住在此地也不是事體，你也當回家去告訴你的爺爺媽媽，早定了這頭親事。」便收拾行李，催傅廉動身回去。三娘和巧娘，着臉兒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來；那巧娘更加受不住，眼淚和斷了線的珠子一般，直滾下來，哭個不了。華家媽媽勸住了哭，便拉着傅廉出去；一到門外，院子屋子一齊沒有了。祇見一座荒墳。華家媽媽送他到船上，說道：「你去以後，老身也帶着他姊妹兩個租個屋子在貴處住着；倘不忘記從前的恩情，我在李家的空園裏候着你。」傅廉便回家去。

這時候傅廉的父親，找不到他的兒子，正心焦得不得了；看見他兒子回來了，開心得出於意料以外。傅廉把在外面的情形，大略說了一遍，又說華家約他婚姻的事體；他父親說道：「那妖怪的說話，怎麼好相信他？你還能活着回來，是祇因你缺那東西的緣故，不然早已死了。」傅廉說道：「他

雖然和人兩樣的東西，他的心卻和人一般的；況且生得又聰明又美貌，娶他過來，也不叫親戚朋友笑話。」他父親聽了，不說話祇是冷笑他；傅廉便走進裏屋子去，那老毛病又發作了，不守他的規矩，常常私通丫頭，慢慢的到了白天也幹起來。他意思要給他爺娘知道。

有一天，給小丫頭偷看見了，跑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不信，走近去一看，纔詫異起來，喚那丫頭來追問他，統統知道他的情形，歡喜得得，見了人便告訴；表明他兒子不缺這樣東西的，預備給他到大家人家去說媒。傅廉暗地裏告訴他母親：「不是華家的女兒，我不肯娶的。」他母親說道：「世界上不少標緻的女人，爲什麼一定要那個鬼？」傅廉說道：「孩兒若沒有那華家媽媽，也不能知道男女的事體；我若失了他的約，一定是得不到好處的。」傅廉的父親，便依他，喚一個男用人一個老媽子跑去打聽；走出東門城外四五里地方尋到了李家的花園，看見那坍塌竹園裏面一縷一縷的飛出煮飯的煙氣來，那老媽子下馬，一直跑進他屋子裏去，祇見他母女兩人，揩抹茶几，洗濯器具，好似等候着人；老媽子上去拜一拜，把他主人的意思說出來，一眼見了三娘，詫異着說道：

「這一位便是我家的小主母嗎？這樣標緻，我看了也歡喜；怎麼怪得公子魂靈兒也想着做夢也跟着呢？」又問起他阿姊，那華家媽媽嘆着氣說道：「他是我的乾女兒，在三天前忽然死了。」說

着便拿出酒菜來給老媽子和那男用人吃。老媽子回去。仔仔細細說三娘的臉兒長得怎樣。舉動又怎樣。傅廉的父母聽了。一齊歡喜起來。後來又說出巧娘死去的消息。傅廉在一傍聽了。很傷心。快吊下眼淚來。

到做親的夜裏，他見了華家媽媽，親自問他巧娘的事體。華家媽媽笑着說道：「他已經投了人生在北邊地方了。」廉嘆着氣好一回，接着三娘回家來，可是到底也忘不了巧娘。遇到有打瓊州來的一定要喚來問問，有人說：「秦家女兒的墳上，夜裏聽得鬼哭。」傅廉詫異起來，進去告訴三娘。三娘聽了，低着頭想了半天，吊下眼淚來說道：「是我對不住姊姊了！」問他：「什麼緣故？」他笑着說道：「我母女來的時候，實在沒有給他知道，他現在哭着怨着，怕不是爲這個，早想告訴你，又怕叫人知道母親的錯處。」

傅廉聽了這話，傷心去了。又歡喜起來，便喚一輛車子，連日連夜的趕路，跑到他墳上，打着墳上的樹，喚着說道：「巧娘巧娘，我在這裏了！」停了一回，看見巧娘抱着一個包着的孩兒，從墳窟窿裏出來，抬起頭來，傷心得哭個不了。傅廉也吊下眼淚來，伸手到他懷裏去問：「是誰家的孩兒？」巧娘說道：「這是你留下來的種，生下來已經三天了。」傅廉說道：「我錯聽了華家媽媽的話，害你

母子兩人抱着一肚子怨氣，躲在地下；我的罪也推不到什麼地方去。」便和他一塊兒坐着車子渡着海回去，抱了孩兒去告訴母親，他母親一看，身體面貌都長得又胖又大，不像是鬼生的。越發歡喜；巧娘和三娘兩人很和氣，很要好，服侍婆婆也很孝順。

後來傅廉的父親害病，請醫生來，巧娘說道：「這病不能救了，那魂靈已經跑出了屋子。」催着人做死人用的東西，做完了便死。

那孩兒長大起來，很像他父親，格外聰明；十四歲中了秀才，高郵地方有一位翁紫霞，到廣東去做客，聽得這件事，地名忘了，也不知道他將來到底怎麼樣。

(註一)天閣 男人沒有下身東西，或是不長大；終身終世不能生男育女的，便叫天閣。

(註二)尺一書 古人的信紙，有一尺一寸長，所以現在叫信，便叫尺一書。

(註三)東道主 住在本地的人，招呼外來的客人吃的住的事體，叫做東道主。

(註四)逆旅 客店，便是逆旅；分開來講，逆是迎接，旅是出門去。

(註五)志志 心裏忽上忽落，想不定念頭，便叫志志；心虛，叫志志。

(註六)元龍 魏時的張邈，又叫元龍，脾氣驕傲，有客人來，他自己睡在上牀，叫客人睡在下牀。

(註七) 楸人 割去男人的下身東西，名叫楸；漢時男女私通的，使用這刑罰。

(註八) 九錫 錫是賞賜。從前做頂大的官，皇帝賞賜九件東西：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鐵鉞，九秬鬯。

(註九) 發硎 硎是磨刀的石頭，刀新磨好，拿出

來使用，便叫發硎。

(註十) 蛙怒 蛙是田雞；他生氣的時候，便抬起頭來。

(註十一) 調停 調停，俗話便叫打圓場，便是解勸。

(註十二) 薄觀 薄是走近去；觀是看。

魯公女

招遠張於旦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即生讀所，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珊珊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

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夜，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擊殺鹿為快罪業深重，死無歸

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卽柩前捻珠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

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能官，貧不能與其櫬，將就葬之，苦無葬葬，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爲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

一夜，側侍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呪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禁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繡帷朱幃，僅一老媪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媪引手上之，展輪卽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

因思經呪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

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簌簌落。又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頰禿而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遊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

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珍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尙在，髮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

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恨無所爲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

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爲人，乃託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略談，甚倜儻。公喜，邀其至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怱怱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

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覲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略有聲，忽見朱櫻半啟，墮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招遠地方的張於旦，脾氣直爽，不留心小禮節，在蕭寺裏讀書。這時候的縣官魯先生，是朝鮮人，有一個女兒，歡喜打獵。張於旦齊巧在空野地方遇到，看他神氣又好，臉兒又好，穿着件繡花的貂皮

小襖，騎一匹小馬，又玲瓏又活潑，好似畫兒裏畫着的一般。回到書房裏，想起這一副標緻的面貌，便記掛得利害；後來聽說這一位姑娘得急病死了，他便十分可惜，常常嘆氣。魯先生因家鄉離得太遠，便把女兒的棺材寄在蕭寺裏——便是張於旦讀書的地方——張於旦對着這棺材，十分敬重；天天和他行禮，和菩薩一般看待。早晨起來，必定到棺材前去點香；他吃飯的時候，又去供飯。每一回篩着酒，他便禱告着說道：「見了小姐半面，便常常做夢也想着你；不想你這和玉一般的人兒，竟不知不覺的死去。現在我和你近在眼前，卻邈邈茫茫的和隔着幾重山幾道河一般；我心裏的恨，卻沒有什麼再比他可恨的了。但是活在世上，有人管住，有禮節束縛住；死去却沒有嫌疑可避，沒有男女的忌諱了，請你悄悄的走來，也可以安安我想念你的心。」——這幾句話，日日夜夜的禱告着，快到半年工夫。

有一天，夜裏，張於旦點着燈，在房裏讀書；忽然抬起頭來，卻有一個女人，笑盈盈的站在燈光下面。張於旦詫異得很，站起來問他是什麼人。那女人說道：「多謝你這樣多情，我自己耐不住，便不避私逃的壞名兒。」張於旦聽了很開心，立地坐下，便和他尋了一回快活。從此以後，他夜夜跑來，沒有空的夜裏。對張於旦說道：「我活在世上的時候，歡喜騎馬射箭，拿射死驢殺死鹿算尋我的開

心；罪孽很深很重，死去沒有安頓的地方。你如真心歡喜我，求你代我念金剛經一藏的數目，我便永生永世不忘記你的。」張於旦恭恭敬敬的答應他，每夜裏起來，便在棺材跟前捻着念佛珠誦經念佛；偶然遇到過年過節，要和他一塊兒回家去。魯小姐怕脚小沒氣力，不能走路；張於旦要抱着他走路，魯小姐笑笑依他，和抱小孩兒一般，一點兒也不累垂。從此便慣了，便是趕考，也一塊兒坐着車兒去；但是每出門，總要在夜裏。

後來張於旦要去考鄉場，魯小姐說道：「你的福氣薄，白白的辛苦跑來跑去。」便依他的話，止住不去了。過了四五年，那魯先生不做官了，窮得沒有錢盤魯小姐的棺材回去，便要在近地方葬下，實在找不到做墳的地方；張於旦便自己跑去說：我有一塊小地方，近蕭寺的，情願送給你埋葬小姐。」魯先生聽了歡喜，張於旦又竭力替他照料做墳的事體；魯先生心裏感激他，可是不知道他爲什麼肯這樣子出力的緣故。

魯先生回去了，他兩個人很親熱的住着，和從前一樣。有一夜，他打橫坐在張於旦的懷裏，眼淚吊下來和豆子一般，說道：「我們五年的交好，到今朝要分別了；受了你的恩情義氣，幾世也不能還報你。」張於旦詫異起來，問他，他說道：「受你的好處，到陰世裏你念的經呢，已經滿了一藏的數

目。現在去投生在河北地方的盧戶部家裏；你如不忘記現在我們的交情，雖今天十五年以後，八月十六這一天，請你跑去見一見面。」張於旦哭着說道：「我活在世上，已經三十多年了；再過十五年，快要到棺材裏去，見了面也沒有什麼的意思。」魯小姐也哭着說道：「我情願做你的用人了頭，報你的恩！」稍停了一刻工夫，說道：「你送我到六七里路外面去；這裏走去一條路，路上的野草，都是繞着籐，長着刺，我穿衣裙的不能走過去。」說着，便抱住了張於旦的頸子，張於旦送他到大路上；看見路傍車兒馬兒一大淘，馬上也有一個人的，也有兩個人的，車上也有三個人的，也有四個人十幾個人不一樣。祇有一輛嵌着金花的車子，繡花的簾子，紅色的遮陽；祇有一個老媽媽坐着。他見魯小姐來了，便說道：「來了嗎？」魯小姐答應着道：「來了！」便回過頭來對於旦說道：「我們的交情，從此地完了！你暫時回去，不要忘記我說的話。」張於旦答應他。魯小姐走近車子跟前，那老媽媽伸手出手扶他上車去，轉着輪子便走；馬蹄車輪一陣熱鬧去得，無影無蹤。張於旦呆呆的半天，垂頭喪氣着回來；把魯小姐約定相見的日子，寫在牆壁上記着。

因此想到念經念咒的好處，他念經越發誠心；夜裏夢見有一個菩薩跑來告訴他說道：「你的心實在不錯，可是要到南海去一過纔好。」問他：「南海離這裏地方多少遠近？」他說道：「近在一

方寸的地方。醒過來，明白他的意思，便十分相信菩薩，修行得格外乾淨。到了三年以後，他第二個兒子名叫明大兒子名叫政，接連着名次中得很高。張於旦雖忽然高貴，但是他修行的心一點兒也不變。到夜裏做夢，看見一個穿青衣的人跑來叫他去；到那裏，見宮殿裏坐着一個人，和菩薩一般形狀。那菩薩下來迎接着他，說道：『你修行得很好，可惜不得長壽，虧得我替你去求了上帝。』張於旦便爬在地下叩頭，那菩薩喚他起來，賞他坐了，給他喝茶，那茶味香得和蘭花一般。又叫一個童兒領着他去，叫他跳下池子去洗澡；看了池子裏的水，又清爽又乾淨，水裏的魚一條一條的游着，可以數得出來。攢到水裏，那水又是很溫暖，捧起水來聞着，有荷葉的香味。停了一回，慢慢的游到水深的地方，一失脚，那身體陷下去；再走幾步，連頭頂也沒下去，心裏一跳，驚醒過來，肚子裏想着很詫異。

從此他的身體越發健旺，眼光越發明亮，自己摸摸鬚鬚，那白鬚鬚統統悉索索的落下來。又隔了許多日子，那黑鬚鬚也落下來，臉上的縐紋也慢慢的平了；到了幾個月以後，下巴底下光滑滑，臉上的氣色和小孩兒一般，活像十五六歲的時候。又歡喜玩兒的事體，常常鬧出笑話，做錯事體；他兩個兒子，便去幫着替他遮瞞。不到幾時，他妻子因為年紀大了，害病死去；他兒子要替他到大

戶人家去娶一個填房，張於旦說道：「候我到河北去一過回來再娶媳婦。」屈着指兒算一算，已經到了約定的時候了。便叫人跟着，騎了馬到河北地方去。一打聽，果然有一位盧戶部；前幾年這位盧戶部生了一個女兒，出娘胎便能講話，長大起來，越發聰明標致。爹爹媽媽和寶貝一般的歡喜他，做官人家來說媒，那小姐便不肯；他父母心裏奇怪，問他：「什麼意思？」他便仔仔細細說出前世和張於旦約定的事體來，大家聽了，算一算張於旦的年紀，大笑起來，說道：「癡丫頭！那姓張的男人，算現在的年紀，已經半百了；世界上的事體，常常有變動，也許他的骨頭已經爛去了。假使他還活着，頭髮也脫光了，牙齒也落完了。」他女兒不理他們的話，他媽見他，女兒打定了主意不肯改變，便和他丈夫盧戶部商量，禁戒看門的不許通報有客人來；想過了他們約定的日子，斷了他的念頭。

不多幾天，張於旦來了，那看門的攔住他；他回到客店裏，又是失望，又是憤恨。沒有法子，便到城外鄉下地方去閒走着，慢慢的在暗地裏打聽。盧家小姐認做張於旦忘了這約定的時候，哭着飯也不吃；他媽便說道：「他到時候不來，一定是已經死了，便是不死，這失約錯處，也不能怪你。」小姐聽了，也不說話，祇是一天到晚的睡在牀上。盧戶部看女兒這樣子，心裏憂愁起來，也想去看看這

張於旦到底是怎麼一個人，便推說是出去游玩，在城外碰見了張於旦，一看，是一個年輕的男子，詫異起來，拉着他的衣裳把布鋪在地下坐着和他說了幾句話，覺得他很漂亮，盧戶部看了心裏歡喜，拉他到家裏去。張於旦正要打聽他的名姓，盧戶部便站起身來，呵囑他暫時獨坐一回，急急跑到裏面去，告訴他女兒。他女兒聽了歡喜，勉強支撐着起來，去偷着看他的面貌和從前的張於旦不同，流着眼淚回到房裏，怨他的父親欺騙他。盧戶部再三說是真的，他女兒也不說話，祇是哭個不住。盧戶部走出客廳去，心裏很不自在，見了客人，一點也不客氣。張於旦問他：『你們同族有做戶部官的嗎？』盧戶部也含糊糊的答應他，頭回過去看着別的地方，心裏好似不向着客人。張於旦看他這樣待慢，告辭出去。

那小姐哭了幾天，竟死去。張於旦夜裏做夢，看見魯小姐跑來，說道：『到我家來的，真是你嗎？』年紀面貌都不對，見了面便不認識。我已經因為憂愁憤恨死了，請你到土地廟裏去趕快喚着我的魂，還能夠活過來，遲了怕來不及了。』醒過來急急跑到盧家去打聽，果然有一位小姐死去，已經兩天了。張於旦傷心得很，跑進去到房裏拜他，拜罷了起來，把昨天夜裏的夢告訴盧戶部。盧戶部依了他的話，去叫他女兒的魂回來，揭開被頭，摸着他的屍身，一邊喚着名字，一邊禱告。停了一回，

聽得喉嚨咕嚕咕嚕的響着，忽然見他小嘴唇兒開了一半，吐出一塊痰來和冰一般硬，扶他到牀上去，慢慢的回過氣來，叫喊着。盧戶部看了，歡喜，把客人邀出去，擺上酒來請他吃，細細的問他什麼功名，怎樣的人家。知道他也是大戶人家，越發歡喜，檢了好日子，拜了天地。住在盧家半個月，帶着盧小姐回家去。盧戶部送他到家裏，住下半年，纔回河北去。他兩口兒住在家裏，活像一對小夫妻，不知道的，常常錯認他的兒子媳婦做他的公婆。盧戶部過了一年，死去，留下一個兒子，年紀很小，被兇橫的人欺侮，家裏的錢財快被他搶完了。張於旦接他來養在家裏，從此便永遠住着，如自己家裏一般。

(註一)玉人 蜀先帝有一位姓甘的皇后，面貌生得標緻，河南地方，進供一個三尺多長的玉人，和甘皇后一塊兒放在屋子裏，也分不出誰是玉人。後來稱美貌的女子，都叫做玉人。

(註二)珊瑚 女人小腳兒慢慢走路的樣子。

(註三)就木 木，是說棺材，因為棺材是木頭做

的，就木，是說快要死到棺材裏去了。

(註四)展輪 輪，是車輪子的軸心；展，是轉着，

(註五)南海 俗說：觀音大士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出現；大家稱這地方叫南海信佛的人，都要到南海去燒香。

(註六)邊幅 布匹和綢緞的邊，便叫邊幅；賣布

賣綢緞的人，先拿布和綢緞的邊修理光潤，充做賣相好似人不講求本心大道，專講求小禮節，便叫做修邊幅。不考究零碎小禮節的人，便叫不修邊幅。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鬪龍舟之戲，剡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危險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弗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

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身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墮下水死。蔣媪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

（註七）閩人 管門的人，便叫閩人。

（註八）班荆 荆是布。班荆，是說把布鋪在地下坐着談天。

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卽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皇聒，諸院皆響，旣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卽爛，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

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腹，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髻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鬢，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襖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卽晚霞也。

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俛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旣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

「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

既歸，凝思成疾，頓餐廢眠。解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稍瘥。姥憂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尙能步否？」答云：「勉強尙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

由此兩人，日一會。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鴛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悵，端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託晚霞爲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嚴，晚霞苦不得出，快快而返。

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

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猛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

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

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媿，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浮沈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衙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壻也。」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蔣媪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因以情詳告媪。媪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媪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媪亦安之。

會端至，女喜不自己，媪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冢，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

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

值母壽，夫婦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五月初五這一天，杭州紹興地方有鬧龍船的玩兒事體；刻着木頭做成龍樣子，畫出鱗甲來，塗着金的綠的顏色，上面蓋着雕花的棚，圍着紅的欄干，旗旛上面統統拿五色綢緞繡着花，船梢頭是龍尾巴，高一丈多；拿繩索掛着一塊木板，下面有一個孩子坐在板上，顛顛倒倒翻着根斗，做出種種奇巧的戲法來。下面靠着江水，危險得要吊下去。所以他們僱着個小孩子，先拿錢給他的爹娘，預先教他練習純熟；吊在水裏淹死了，不能夠懊悔的。在蘇州地方，便坐一個標緻的妓女，比杭州紹興地方不一樣的。

鎮江地方，有一個姓蔣的孩兒，名叫阿端，纔得七歲；生得玲瓏奇巧，別的孩兒不能勝過他。他的身體越發高了，到了十六歲，還僱用他。那龍船搖到金山下面，吊在水裏死了；姓蔣的老太婆祇有這一個兒子，傷心的哭個不住。阿端不自己知道是死了，有兩個人領着他走去，見水裏面另有一個

天地；回過頭來一看，那流過來的波浪，四面圍着豎起來，和牆頭一般的立着。忽然露出宮殿來，看見一個人穿着盔甲坐着；那兩個說道：「這個是龍王。」便叫他拜着爬在地下，龍王臉上顏色很和氣，說道：「他本領巧妙，可以歸在「柳條部」裏。」便領他到一個地方去。

大殿四面圍着，跑上東面的廊下，有一班年輕的出來和他見禮——大半都是十三四歲的，——便有一個老太婆跑來，大家喚他「解媽媽。」坐着叫他獻本領，本領試過了，便教他做錢塘飛霆的跳舞，洞庭和風的音樂；祇聽得鑼鼓打得狠響亮，別的院子都響起來。停了一回，別的院子都停住了；那老太婆怕阿端不能夠便熟，單對他說個不了的教導他。那阿端做過一回，實在已經很明白了；老太婆歡喜說道：「這個孩兒不輸給晚霞了！」

第二天，龍王查看他的部下，那幾部統統跑攏來：第一個，查看「夜叉部」，祇見那班人長着鬼的臉兒，魚的肚子，打着大鑼——周圍有四尺多寬——那鼓大約有四個人合抱的；大聲音和打着大雷一般，叫喊得很響，聽也聽不清楚。跳舞起來，祇看見很大的波浪滔滔滾滾在半空中流流去，常常吊下一點亮光來，碰着地面便不見了；龍王急急叫他們停止，叫「乳鷲部」進來，都是十六七歲的標緻女人，吹笙音樂狠細巧的吹打起來。一時裏清風一陣一陣的吹來，那波浪的聲音，

一齊不聽得了；水面慢慢的凝結起來，和水晶世界一般，上面到地下一齊雪亮。查看完了，統統退出去，站在西面的階沿下面。第二，查看「燕子部」，統統是披鬚髮的女孩子；裏面有一個姑娘，年紀大約十四五歲，穿着長袖子衣裳，梳着低低的髻兒，做「天女散花」的跳舞，虛飄飄的飛起來。襟袖鞋襪裏面統統飛出五色的花朵兒來，迎着風吹下來鋪滿了院子裏；跳舞完了，跟着他一部裏的人也到西面階沿下去。阿端在傍邊看着肚子裏很歡喜他，問他同部的人，便是那晚霞。停了不多時候，喚「柳條部」上來，龍王故意試試阿端；阿端做出從前學習的跳舞，一喜一怒跟着腔調做出來，一高一低都合着板眼。龍王稱讚他聰明，賞他一條五色的圍裙，拿魚鬚髮做的帶子，上面嵌着夜明珠；阿端拜謝過了賞賜，下來也跑到西面階沿下去，各人歸着隊伍。阿端在人堆裏遠遠的看着晚霞，晚霞也遠遠的看着他；停了一回，阿端慢慢的離着他的隊伍，向北走去，晚霞也慢慢的跟着隊伍，向南走去。兩面離開幾步路遠，但是規矩很利害，不敢亂隊伍，大家看着心裏想想便了。待到查看「蛺蝶部」，那男孩兒女孩兒都一對一對的跳着；身體的長短年紀的大小衣裳顏色有黃的有白的，統統歸着一樣的。那幾部都查看過了，和魚一串兒的出去；「柳條部」在「燕子部」後面，阿端很快的跑在隊伍前面，那晚霞已經慢慢的留在後面。回頭過來，看見阿

端，故意把一枝珊瑚釵落在地下，阿端急急藏在袖子裏。待到回轉房裏，癡想成了病，睡覺吃飯一時裏都停止了。解老太婆常常送好吃的東西來，一天來看他三四趟，撫摩着他很小心的看待；那病沒有一點點好的樣子，這老太婆耽着心事沒有法子想。說道：「吳江王的生日已經近了，這便怎麼是好？」到快晚的時候，一個小孩兒走來，坐在牀上，和他說話。自己說歸在「蛺蝶部」裏，慢慢的問他道：「你害病可是爲晚霞嗎？」阿端詫異着問道：「你怎麼知道的？」他笑着說道：「晚霞也和你一樣的。」阿端縐着眉心坐起身來，便求他一個法子。那孩子問他：「還能夠走路嗎？」他回答說道：「勉強還能夠自己支撐。」那孩子扶他出去，南面開着一扇門，轉彎向西走去；又推開兩扇門，看見荷花開着有幾十畝地大，都長在平地上面，葉大得和席子一般，花大得和傘一般，落下的花瓣兒，堆在梗子下面，滿一尺高。孩子領他走進裏面去，說道：「暫時坐這地方。」便走去。停了一回，一個美人兒推着荷花進來，一看，便是晚霞。大家見了面，又詫異又歡喜，各人說想得苦，大約說了幾句自己一生一世的事體，便拿石頭壓着荷葉，使他側在半邊，很可以遮得住，又很勻的鋪着荷花瓣兒，墊在身體底下，開開心心的和他親熱着睡覺；睡過了又和他說定以後見面的時候，天天在太陽快晚的時候等着。便別了阿端回

房去，那病也過了幾天好了。

從此兩個人天天見一面，在荷花田裏過了幾天；跟了龍王去拜吳江王的生日，拜過了壽，各部都回來，單留着一個晚霞和「乳鶯部」裏一個人在宮裏面教跳舞。過了幾個月，再也沒有信息；阿端空望着肚子裏不快活，好似丟了什麼東西。祇有解老太婆天天在吳江王的府裏來來去去。阿端推說晚霞原是他的表妹子，求他帶去，想和他見一見面，住在吳江王的府裏幾天，宮裏看管得很利害，晚霞苦得不能夠出來，一肚子的懊惱回來。

過了一個月多，癡心想着他快要死了；有一天，解老太婆進來，縐着眉頭，對阿端嘆着氣說道：「可惜啊！晚霞跳在江裏去了。」阿端很驚慌，淌下眼淚來，不能夠自己停住，便丟了帽子，扯破了衣裳，懷着金子珠子出去，心裏想要跟着一塊兒死。祇看見江裏的水，像牆壁一般的豎着；拿頭用力去撞他，不能夠進去。想要再回轉去，怕查問他的帽子和衣裳，罪孽要加重了；肚子裏想法子也，想完了，汗流下來，直流到腳後跟。忽然看見牆脚下有大樹一株，便和猢猻一般的抓住了爬上去，慢慢的爬到樹尖兒上，用盡氣力跳下去；幸虧不曾打濕了身體，竟已經浮在水面上。了。糊糊塗塗的時候，恍恍惚惚好似看見人世上，便虛飄飄的游着水走去。停了一回，到了岸邊，慢慢的走到江邊上。

忽然想到他年老的娘，便趁着船回去。

到了家門，四面一看住的屋子，好像同隔着一世一般；慢慢的走到家裏，忽聽得窗子裏有一個女子說道：『你的兒子來了——』聲音很像晚霞——停了一回，和娘一塊兒走出來；一看，果然是晚霞。這時候兩個人的開心勝過傷心，那老娘便傷心疑心詫異，開心許多形狀，都做出來了。前幾天，晚霞在吳江王府裏，覺得肚子裏震動；龍宮裏規矩很利害，怕早晚養下孩兒來，要被他打罵。又不能夠見一見阿端的面，祇要尋死，便偷偷的去跳在江水裏；身體浮起來，在波浪裏杌着。有一隻客船裏救他起來，問他住的地方；晚霞原是蘇州有名的妓女，淹在水裏找不到他的屍首；自己想審子裏不可以再進去，便說道：『鎮江地方姓蔣的，是我的丈夫。』那客人便替他僱一隻小船，便到了那家裏；蔣老太婆疑心他弄錯了，這女人自己說不錯，便把這事體仔仔細細的告訴這老太婆，老太婆看他身段長得很好看，很歡喜他；祇怕他年紀太輕，一定不是肯到底守着寡的。那女人又孝順又小心，看家裏窮，便除下寶貝首飾來賣了幾萬塊錢；老太婆看他心裏沒有別樣心思，很歡喜。但是沒有兒子，怕有一天養下孩兒來，不能夠叫親戚鄰舍相信；去和那女人商量，那女人說道：『媽媽祇叫得着真的孫子罷了。爲什麼一定要求別人相信呢？』老太婆也聽他去。

恰巧阿端來了，晚霞歡喜得不能夠自己禁止；老太婆也疑心孩兒不會死，偷偷的去掘開墳來，那屍首骨頭統統在墳裏。便拿這個去問阿端，阿端纔一時裏自己明白過來；祇怕晚霞厭惡他不是人，叮囑他娘不要再說起，他娘也道不錯。便告訴同住的隣舍人家，祇說從前找到的不是孩兒的屍首。但是到底怕他不能夠生兒子，不多幾天，竟養下一個男孩兒來。抱着他和平常孩兒沒有什麼兩樣，纔開心起來。過得日子長久了，晚霞慢慢的覺得阿端不是人，便說道：「怎麼不早說是鬼？穿了龍宮裏的衣服，四十九天，他的魂靈便硬結住和活的人沒有兩樣了；如能夠得到龍宮裏的龍角膠，可以接住骨頭節長出皮肉來。可惜不早早去買他！」阿端賣去他的珠子，有一個西域地方做買賣的，拿出一百萬塊錢來，家裏便從此大大的有錢了。

有一天，是他娘的生日，夫妻兩個唱着跳着吃壽酒；便傳說出去，給淮王衙門裏知道了。淮王要硬奪晚霞去。阿端害怕起來，去見淮王，自己說夫妻兩個都是鬼；試驗試驗看沒有影子的，纔相信便不去奪他，祇打發宮裏的人到另外一個院子裏傳授他的本領。晚霞拿烏龜的尿，弄醒靨了臉，纔去見淮王；教了三個月，到底不能夠教完他的本領，便回去了。

(註一)金山 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長江中心；又喚做浮玉。高一百九十尺，寬方百九十步。

(註二)兜牟 兜牟，便是盔甲的別名。

(註三)散花 漢武帝時候，越雋進貢吸華絲，帝賞給麗娟，做一件跳舞衣裳，穿着跳舞的時候，

那花朵兒便四面飛開來了。

(註四)衙院 衙院，便是窰子。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迹，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机登望，吟頓輟，悟其爲鬼，然心向慕之。

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卽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斂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賞讀，慳生泉壤。』楊欲與歡，蹙然曰：『夜臺朽

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

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唳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線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

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卽至；輒囑曰：「君祕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懽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爲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官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入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爲「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

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俱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辭，見字迹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託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日月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

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懽，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

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託，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恆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寢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悽惋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志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

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迹。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之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矣！從此別也！」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挈幃入，生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極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弼。」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來一傭隸，逼充媵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與臺之鬼。然一線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瑟琴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

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

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臥。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搯石搗門。女驚曰：「讎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帽毛繞啄，怒咄之，隸橫目相讎，言詞兇謾。楊怒而奔之，隸捉石以投，噪如急雨，中楊腕下，不能執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贊歎不釋手。與女略話，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赴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鷄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

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至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瓣以明珠。大父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

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煙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固惜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二十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懽。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拌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巔，卽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

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鋤以待。日既西，某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塚，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昇歸，置燈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楊子畏搬家住在泗江的邊上，那書房靠着一片荒野空地，牆外面大半是古時的坟墓；夜裏聽得白楊樹風吹着沙沙的響，聲音和波浪衝着一樣。到夜靜的時候，對着蠟燭火正很冷靜的時候，忽聽得牆外有人念着詩說道：「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他詩裏的意思，是說：黑黢黢的夜裏，一陣一陣的冷風倒吹着；那飛來飛去的螢火蟲，有的躲在草裏，有的飛進人家

門簾裏面去——把這兩句詩念了又念，他的聲音很淒涼。聽他喉嚨又細又脆，好似一個女人。疑心起來，明天到牆外去一看，並沒有人的腳迹；祇有紫色的帶子一條，落在長草堆裏，他拿回房去，擱在窗子上；到夜裏打二更過的時候，又念起詩來和昨天一樣。楊子畏搬一張杌子爬上去張望，那念詩的聲音，忽然停了；心裏疑着他是鬼，但是心裏祇是想他羨慕他。

到第二天夜裏，爬在牆頭上候着；一更快完，有一個女人慢慢的打草堆裏走出來，手攀着一株小樹低着頭很傷心的念着。楊子畏輕輕的咳嗽一聲，這女人便走進荒草堆裏去不見了。楊子畏從此候在牆脚下聽他念完了，便隔着牆接下去念道：『幽情苦衷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好半天，沒有聲音；楊子畏便回到房裏去，正坐下，忽然看見那標緻女人從外面進來，對他道：『一個萬福說道：『先生真是風流雅緻的讀書人！我便多得害怕逃避。』楊子畏看了歡喜，拉他坐下；瘦怯怯的耐着冷，好似衣裳穿得不夠。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怎麼長久擱在這裏？』他回答道：『我是陝西人，跟着父親寄住在這裏，十七歲害急病死了；現在二十多年了，在地底下很荒野孤單冷靜，和野鷄一般。我念的詩，是我自己做的，拿他來說說我陰世裏的心事，想了許多日子，不能接下去，得你替我接下去，我在陰世裏也歡喜。』楊子畏要和他尋歡，他縐着眉頭說道：『陰世裏的爛骨頭，

不比得活的人；如和陰世裏的人尋歡，便要短人的命，我不好意思害先生。」楊子畏便死了這念頭。

玩兒着拿手伸到他胸前懷裏去，那奶奶頭上的肉仍舊是一個女孩兒；又要看他裙子下面的兩隻小脚兒，那女人低着頭笑道：「癡男子！太囉唆了！」楊子畏捏着小脚兒，看着玩着，便看見他穿着月色的綢襪子，綁着一條五色的綢帶兒。又看他那一隻，便有一條紫色帶兒縛着。問他：「爲什麼不統統用紫帶子？」說道：「昨天夜裏見你害怕，逃避的時候，不知道遺落在什麼地方。」楊子畏說道：「我替你換一條。」便在窗子上拿下來給這女人，那女人看了詫異，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便老實告訴他，便丟了線兒縛上帶子。後來他翻桌子上的書，忽然看見一本連昌宮詞，嘆着氣說道：「我活在世上的時候，頂歡喜讀這個；現在看了，真好似在夢裏一般。」和他談做詩做文章的事體，聰明得叫人歡喜；一枝蠟燭火擱在西面窗下，好似得了一個好朋友。從此每夜祇聽得輕輕的念詩，停了一刻工夫，便走來；常常叮囑他說道：「你要守着祕密，不可說出去；我從小胆小怕有壞人欺侮我。」楊子畏答應他，兩個人真好得好似魚在水裏；雖不做那私下事體，但是在房裏開心的事，體實在有勝過畫眉的。這女人常常在燈火下面替楊子畏寫字，那

字樣子寫得端正標緻；又自己挑選宮詞一百首，抄着讀着。叫楊子畏收拾一副棋盤，買一個琵琶，每天夜裏教楊子畏下棋；不然便彈着琵琶，彈一套「芭蕉窗子外面零雨」的曲子，聽了叫人肚子裏傷心。楊子畏不好意思聽完，便彈一套「早晨花園裏黃鶯唱曲子」的調子，頓時覺得心裏暢快，適意。點着燈火玩兒，快活得忘記天亮，看看窗子上有太陽光兒，便慌慌張張的逃去。

有一天，有一個姓薛的讀書人走來，看望他，恰巧楊子畏白天睡着，看他屋子裏琵琶棋盤都有，知道他不是會這個的。又搜尋書架子得到那本抄的宮詞，看見字畫端正，問着疑心他。楊子畏醒來，姓薛的問他：「這玩兒傢伙從什麼地方來的？」回答他：「要學習這個。」又問他詩本子，推說：「是向朋友這輩借來的。」姓薛的翻來翻去的查看，看見頂後面一張寫着一行細字道：「某月某日連瑣寫。」笑着說道：「這個是女孩兒的小名，怎麼瞞得我這樣利害？」楊子畏聽了很窘，不知道怎麼說是好。姓薛的追問他越發利害，楊子畏不肯告訴他。姓薛的拿住那本詩卷子逼着他，楊子畏越發窘了，便告訴他。姓薛的求見一見面，楊子畏便說出那女人叮囑的話。姓薛的想得很利害，楊子畏沒有法子，便答應他。到了半夜裏，那女人走來，替他把姓薛的意思說了。那女人生氣說道：「我可囑你的什麼話？怎麼已經對別人多說多話的了！」楊子畏把實在情形自己說出來，那

女人說道：『和你的緣份完了！』楊子畏再三說着勸解他，他到底不高興，站起身來告辭出去。說道：『我暫時避開他。』

明天，姓薛的跑來，楊子畏替那女人說不肯見面；姓薛的疑心他有意推託，到夜裏和他兩個同窗朋友走來坐着，許多時候不去，故意攔住他們。常常一夜吵鬧到天亮，很給楊子畏瞧不起，可是也沒有法子。大家看他幾夜沒有聲響，慢慢的有回去的意思，那吵鬧也慢慢的停住了；忽然聽得念詩的聲音，大家聽他淒涼得叫人耐不住。姓薛的正側着耳朵留心聽着，裏邊有一個考武的朋友，姓王的，拿了一塊大石頭丟過去；大聲喊着說道：『裝腔不肯見客人！什麼好詩句子，嗚哩嗚哩的，叫人氣悶死了？』那念詩的聲音，忽然停住了。大家很生他的氣。楊子畏一肚子的懊惱，露在臉兒上，說話裏，到了第二天，纔大家回去。

楊子畏一個人睡在空房裏，望那女人再來，可是一點也沒有形迹；隔了兩天，那女人忽然跑來哭着說道：『你的惡客人幾幾要死纏我了！』楊子畏認錯也來不及，那女人立刻出去說道：『我原說緣份完了，從此和你分別。』忙去拉他，已經不見了。從此一個多月，便不再來。楊子畏想着他人瘦得祇賸一把骨頭了，沒有地方去追他拉他。有一天夜裏，正一個人吃着酒，忽然一個女人拉着

門簾進來；楊子畏開心極了，說道：「你饒恕我了嗎？」那女人眼淚落在胸脯前，閉着嘴不說一句話；追問他要說，又耐住說道：「硬着一口氣出去，又有急難來求人，難免有點不好意思。」楊子畏再三查問他，便說道：「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一個齷齪差人，逼着我去做他的小老婆；我想我是清白人家的後代，難道墮場着身體做奴才的鬼？但是一個軟弱的女人，怎麼能夠抵敵他？你若算我在夫妻的份上，一定不肯聽我自己去過日子。」楊子畏聽了很生氣，氣沖沖的要去殺他，祇怕人和鬼兩條路不能夠替他出力；那女人說道：「明天夜裏早些睡覺，我到夢裏來邀你去。」從此便又一塊兒說話坐着，候到天亮，女人臨去的時候，叮囑他：「白天睡覺，留着精神待做夜裏的事體。」楊子畏答應他。

便在午時以後，稍稍吃一點酒，趁酒醉的時候，上牀去，頭上兜着衣服睡下；忽然看見那女人走來，給他掛在腰裏的刀，拉着他的手走去。到一座院子裏，正關上門說話，聽得有人拿石頭打着門；這女人驚慌着說道：「賊人來了！」楊子畏推開門很快的跑出去，看見一個人戴着紅帽子，穿着青衣裳，落顛鬚子圍着嘴，很生氣的趕他走；那差人橫轉眼睛，惡狠狠的看住他，說話兇橫。楊子畏十分生氣，搶上前去；差人拿着石頭拋過來，快得和急雨一般，打中了姓楊的臂膀，不能夠拿刀。正危

險的時候，遠遠看見一個人，腰裏插着箭，在空地裏射着；細細的一看，是那姓王的武生，很大的聲音叫喊起來求救。那姓王的拉着弓，趕快跑過來，射中他的大腿，再射他，死了。楊子畏歡喜感謝他，姓王的問他緣故，仔仔細細的告訴他；姓王的自己心裏歡喜，想從前得罪他的罪，可以贖了，便和他一塊兒走進那女人的房裏。那女人又害怕又害羞，躲足來遠立着，不說一句話；桌子上有一把小刀，長纔得一尺多，卻用金子白玉裝璜着，拿出匣子來，光頭可以照得見毛尖兒。姓王的稱贊着，拿在手裏，不肯放手；和姓楊的約略說幾句，看那女人害羞害怕很可憐的，便走出分手去。楊子畏也自己走回去，走到牆邊倒在地上；便唬一跳醒過來，聽得村坊裏的雞已經亂啼着，覺得膀子上痛得利害。到天亮一看，那肉皮又紅又腫。

到午時，那姓王的走來，便說起夜裏的夢奇怪；姓楊的說道：「可曾夢見射箭嗎？」姓王的詫異他怎麼預先知道，姓楊於拿出手臂來給他看，又告訴他緣故；姓王的回想到夢裏看見那女人的臉兒，恨不是真看見。自己想虧得有功勞在這女人身上，又求他先和那女人商量，要見一個面兒；到了夜裏，那女人走來，說謝謝。姓楊的推說是姓王的功勞，便替他說出要求見的真心來，那女人說道：「他幫我的忙，在道理上不敢忘記他的；但他是一個武人，我實在怕見他。」停了一回說道：「

他歡喜我掛在身上的刀。那刀原是我父親打廣東城裏花一百塊錢買來的，我歡喜他便掛在我身傍，纏着金絲兒嵌着亮晶晶的珠子；我父親可憐我短命死了，拿這個一塊兒葬着。現在我願意丟了我心愛的東西。送給他，見了那刀，好似見我一般。」到了第二天，姓楊的把這個意思，替他說了；姓王的心裏很歡喜。到夜裏那女人果然拿了刀來說道：「叫他好好的藏着，這個不是中國的東西。」從此來來去去便和從前一樣。

過了幾個月，忽然在燈光下笑着，對姓楊的好似要說什麼，臉兒紅着又不說了；這樣三四回，楊子畏抱着問他，他回答說道：「長久受你的歡喜，我已經得了活人的氣息了。天天吃着烟火東西，那枯骨忽然有活的望頭。祇要人的精血可以再活過來。」姓楊的笑着說道：「你自己不肯，難道自我硬可惜這一點精血嗎？」那女人說道：「我和他變過以後，你一定有二十多天的大病；但是吃下藥去，可以治得好。」便和他尋歡事體完了，穿着衣裳起來，又說道：「還要活人的血一滴，可能夠耐着痛給我嗎？」姓楊的拿一柄很快的刀割着臂兒，流出血來；那女人躺在榻上，把血滴在肚臍眼裏。便坐起來說道：「我不來了。你記着一百天的日子，看我的墳前有一隻青色的雀兒，在樹尖兒上啼的；便趕快掘開墳來。」姓楊的很當心的記着，走出門去，叮囑着說道：「小心記着，不要

忘了。遲了，快了，都不可以。」說便着走去。

隔了十多天，姓楊的果然害病，肚子漲得要死；大夫給他吃下藥去，瀉出來的齷齪東西，和爛泥一般。過了十二天，便好了。算算來了一百天，叫家裏人捐着鋤頭，去候着到太陽落西；果然看見青色的雀兒兩隻，在上面叫喚，姓楊的開心起來說道：「好了，便割去草，掘開墳，看見棺材木頭已經爛了；那女人的相貌，好似活的一般。摸摸他，稍稍有一點暖氣；裹着衣裳抬回家去，擱在暖的地方，氣噓噓的和一根細絲一般。慢慢的給他吃稀湯薄粥，隔了半夜工夫醒過來。常常對姓楊的說道：『十多年工夫，好似做一場夢呢！』」

王漁洋說道：「說到完的時候，又好似不會完；做得妙極了！」

（註一）雞頭肉 唐明皇摸楊着貴妃的奶奶，說道：「軟溫新剝雞頭肉。」說他的奶奶頭，又白又軟，好似新剝出來的雞頭茨的肉兒一般。

（註二）一縷 十條，并着叫縷；十條縷并着，叫做縷。

（註三）畫眉 漢朝的張敞，天天替他的太太畫眉兒；皇帝知道了，問他。他說道：「夫妻在房裏的快活事體，還有比畫眉兒利害的呢。」

（註四）手談 下棋，便喚做手談。

（註五）輿臺 皂隸用人，別名喚做輿臺。

〔註六〕赳赳詩經裏有一句叫做「赳赳武夫。」

〔註七〕浹辰 浹，便是一周；辰，是十二天。一週便叫做浹辰。

梅女

封雲亭，大行人偶至郡，醉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盛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縊鬼，然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遽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骨，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梁屋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

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賂錢三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

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溢，姿態嫣然。封受悅之欲與歡，憊然而慚曰：「陰慘之

氣非但不爲君利；若此之爲，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尙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家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線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線，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

更闌，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頂及踵，皆徧；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播，如以團絮相觸狀，體爽舒不可言；播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遠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生，當破產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

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

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場，干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卽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

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啓而輒止；固詰，終不肯言，欬歔而已。封強與爲戲，四漏始去。

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頻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室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天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其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宴與坐，諾爲之招鬼妓。日旣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盃，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顛，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負債，不知也耶？」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

方驚詫，無從解救；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

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卽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思，爲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頭痛，中夜遂斃。

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讎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拿，竊一伺聽，不意其讎人也。』封訝曰：『此卽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爲誰？』曰：『老倡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戰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喚，待合卺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

封諾之，纔啓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痼。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旣退，倩媒致辭。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爲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旣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共燕笑。

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驚天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請退而漸於言。封爲略述梗概，展大喜，愛悅愈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封同學，供給豐備。

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廝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鬪葺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車馬。女自出，匳貨貫馬焉。歸後，展招女歸甯，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枯亡盡矣！奪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縣招狀云：「本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絞，並無闕壞。」亦風流小報也。封雲亭，是大行地方人，偶然到府城裏去，白天睡在客店裏。這時候他年紀輕，死了媳婦，在冷靜的時，狠想女人，睜眼看着的時候，看見牆上有一個女人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好似一張畫兒。他一定是肚子裏想了，纔到這個地步；但是看了好半天，那影子不動也不滅去，狠奇怪站起身來一

看，反清楚了。再走近去，活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看他臉上縐着眉頭，伸着舌頭，一條繩子套在他頸子上。他正在驚慌看着的時候，那影子一動一動的要下地來了；知道他是吊死鬼，但因為在白天胆子也大些，不很害怕。對他說道：「娘子如有十分冤枉，小生可以盡力幫你。」那影子真的落下地來，說道：「陌生人怎麼便可以把這大事體託先生？但是在地底下的屍首，舌頭不能夠縮進去，繩子不能夠除下來；求你鋸斷了屋子裏的正梁，木頭燒了他，這個恩便和山一般高了。」封雲亭答應他，那影子便不見了。

喚店東進來，問他這事體的情形；那店東說道：「這裏是十年前姓梅的舊房子，夜裏有一個小賊走進屋子來，被姓梅的捉住送到典史衙門裏去；典史拿了小賊三百個錢，便胡說姓梅的女兒和他有私情，便要去促他的女兒來審問看驗。那女兒聽得這個話，便自己吊死了。後來姓梅的兩夫妻，接連着死了，這屋子便歸了我；客人常常看見奇怪事體，可是也沒有法子弄他太平。」姓封的把鬼的話告訴店東，算算折去屋子換一根梁化的錢不少，所以不肯，姓封的便幫他出錢做這件事體。

換過了梁，又去住着。這姓梅的女兒夜裏走來道謝過了，臉上滿臉的歡喜，看他神氣笑盈盈的；姓

封的歡喜他，要和他親熱一回；他縐着眉頭紅着臉說道：『陰世裏的毒氣，不但於你沒有好處；做出這個事體來，那活的時候的冤枉，拿西江的水也洗不清了。和你親熱，自然有這個時候；今天還不會到這個時候呢。』問他：『什麼時候？』祇笑着不說。封雲亭問他：『可能吃酒麼？』他回答說：『不會吃酒的。』封雲亭說：『和美人兒一面坐着呆呆的看着，也沒有什麼味兒。』那女人說道：『我平日玩兒的，本領祇知道「打馬」；但是兩個人冷靜得很，夜深了又苦沒有打馬的傢伙。現在狠長的夜裏，沒有法子消遣，暫時和你做打花線的玩兒。』封雲亭依他，兩個人抵着膝蓋頭，坐着，伸開手指，翻來翻去，打了好半天；封雲亭看糊塗了，不知怎麼打法。那女人常常擷着小嘴兒，動着粉腮兒，指點他，越打越奇怪，那法子沒有完的時候。封雲亭笑着說道：『這個是娘兒們房裏頂有趣的玩兒。』那女人說道：『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祇叫有兩條線，便可以成一種花樣，別人自己不留心罷了。』

那五更打完，身體狠疲倦，硬拉着他去睡；他說道：『我是陰世裏的人，不睡覺的；請你自己去睡，我懂得推拿的法子，願意獻一獻本領，幫你睡熟。』封雲亭依了他的話，那女人疊着手心替他輕輕的按下去，從頭頂到腳底下，統統按過；他手經過的地方，骨頭和酒吃醉一般。隔了一回，捏着手指

細細的搵着好似拿着一團棉花碰着的樣子一般身體爽快舒服得說也說不出來，打到腰裏嘴眼都閉了，到大腿上便昏沉沉的睡熟去了。待到醒來，太陽已經在天中央了；覺得骨節裏輕鬆和暖，和往日兩樣了。心裏越發歡喜。想他在屋子裏繞着圈子喊他，並沒有答應的聲音；到天晚，那女人纔來。封雲亭說道：『你住在什麼地方？』他說道，鬼沒有一定的地方，總在地底下。』問他：『地底下有空洞兒可以住得身體嗎？』他說道：『鬼不看見地，好似魚看不見水一般。』封雲亭拉住他的臂膀說道：『若說你能夠活轉來，我使情願賣完了家產來買你回去。』那女人笑着說道：『不用賣完家產。』玩兒到半夜裏，封雲亭苦苦的逼他；那女人說道：『你不要和我纏不清楚，有一個浙江地方的審姐兒名叫愛卿的，新近搬近北面隔壁住着；長得十分標緻，到天夜裏拉他，和他一塊兒來，總算得替代我自己，你意思怎麼樣？』封雲亭答應他。到了第二天夜裏，和一個年輕的媳婦一塊來，年紀快到三十歲，眉眼兒很活動，露着淫蕩的神氣。三個人很親熱的坐在一塊兒，做打馬的玩兒；一局完了，那女人站起身來說道：『你們好事正濃，我暫時出去。』封雲亭要拉住他，一轉眼已經不見了，兩個人上牀去幹得很快活，問他家裏的事體，便含糊糊糊不肯統統說出來；祇說道：『你如歡喜我，便拿手指彈着北面的牆壁，輕輕的喊道：

「壺盧子！」便來了。叫三聲不答應，便知道是不得空，不用再喚了。」到天亮，走進北面牆壁的空洞裏去。

到了第二天，那女人跑來，封雲亭問起愛卿那女人說道：「被高公子喚去陪酒了，因為這事體不能夠來。」便點着蠟燭一塊兒說話。那女人常常要說一句話，嘴已經張開了便停住；再三問他，到底不肯說。嘆嘆氣便罷了。封雲亭硬和他玩笑，到四更時候纔去。

從此這兩個女人常常跑來，說笑的聲音，常常統夜到天亮不斷；因為這樣子，城裏鄉下的人統統知道。典史某人，也是浙江的世家子弟；他的元配，因為和用人私通了，被他趕出。娶一個填房姓顧的，大家很要好，滿一個月便短命死了，心裏很悲傷；他聽得封雲亭屋子裏有靈鬼，要去問他陰世裏的緣份。便騎着馬到封雲亭這裏來，封雲亭起初不肯承認，那典史再三求他不休；封雲亭擺着酒席和他坐下，答應他替他喚鬼妓女來。待到天晚，彈着牆壁喊他；三聲不會叫完，愛卿很快的跑來。抬起頭來看見客人，臉兒變了顏色要逃走；封雲亭把身體攔住了，那典史細細的一看，狠生氣，把一隻大碗丟過去，便模模糊糊的不見了。封雲亭狠驚慌，不懂他的緣故；正要上前去問他，忽然那房裏一個老太婆走出來，大罵着說道：「貪賊小器的賊！壞了我家裏的搖錢樹，三十千錢要賠

我來』拿着拐杖打那典史，打中了腦袋；那典史抱着頭求他說道：『媽這個女人姓顧是我的媳婦兒；年輕的時候死了，正十分傷心着，不想他做了鬼却不規矩，和你媽媽有什麼相干？』老太婆生着氣說道：『你本來是浙江地方的一個無賴賊！買得一個典史官，鼻梁骨便倒豎起了！你做官有什麼青紅皂白？袖子裏拿了別人三百個錢，便認他做爺爺了；神道也生氣，人也怨你，死的日子已經到了。你的爺娘代你求陰世裏的官，情願拿他歡喜的媳婦兒送到審子裏替你還貪賊的債，你不知道嗎？』說完又打他。這典史逃來逃去，苦苦的求他。

正驚慌詫異沒法子解勸的時候，便看見那姓梅的女兒從房裏出來，張着眼睛吐出舌頭，臉色變得狠奇怪；走近去，拿長簪便刺他的耳朵。封雲亭害怕死了，把身體去遮住客人；那女人氣得不肯罷休，封雲亭勸着說道：『他是有罪，倘然死在這客房裏，那罪便在我身上；請你稍稍留一點顧忌的念頭。』那女人便拉住老太婆說道：『暫是留他一點兒氣息，替我顧着封官人。』那典史慌慌張張的抱着頭逃去，到衙門裏便頭痛，到半夜裏便死了。

到了第二夜，那女人出來笑着說道：『爽快得狠！我一口惡氣出了！』問他：『有什麼讎怨？』那女人說道：『從前對你說過了，他受了賄賂冤枉我有姦情；我肚子裏恨着，已經長久了。常常要託你

替我伸一伸冤，自己慚愧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到你，所以要說便不說了。方纔聽得吵鬧的聲音，偷來看着聽着，不想他便是讎人。」封雲亭詫異着說道：「這個便是冤枉你的人嗎？」那女人說道：「他在這裏做典史十八年了；我的冤枉，埋在地下也過了十六年了。」問：「老太婆是什麼人？」他說道：「是一個老窰姐兒。」又問：「愛卿在什麼地方？」他說道：「睡在牀上害病罷了。」便笑嬉嬉的說道：「我從前說見面有日子，現在真的，日子不遠了。你本來情願賣去了家產贖我回去，還記得嗎？」對他說道：「現在還是這個心呢。」那女人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死的日子，已經投生在延安地方展舉人家裏；祇因為這大冤枉不會伸，所以延挨到現在。求你把新的綢緞做一個盛鬼的袋子，使我可靠着你跑去；向姓展的求婚，想來一定可以成功的。」封雲亭怕家勢名份差得太遠，怕不得成功；那女人說道：「祇去不用耽心事。」封雲亭依了他的話，那女人叮囑着說道：「路上小心着，不要喊我；待到成親的夜裏，把袋子套住新娘的頭，快喊道：『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封雲亭答應他，纔打開袋子，那女人一跳身已經攢進去；帶到延安地方去一打聽，果然有一個姓展的舉人，生下一個女兒。相貌狠端正標緻，可是有癡又要常常拿舌頭，伸在嘴唇外面好似狗；

着太陽喘氣；年紀十六歲，沒人來做媒的，爺娘憂愁得害病。封雲亭走上門送進名片去，大家說起家裏的情形，待到回出來，便託媒人去說媒。姓展的歡喜，把封雲亭招贅在家裏；他女兒癩得利害，不知道行禮，喚兩個丫頭扶着拉着，回到房裏。那一班丫頭退出去以後，這姑娘解開衣襟，露出奶來，對封雲亭癡笑；封雲亭套上那袋子，喊着他的名字。這姑娘睜着眼睛，細細的看着，好似有疑心的樣子；封雲亭笑着說道：『你不認識小生嗎？』拿起袋子來給他看，這姑娘纔明白；急急遮上衣襟，狠高興的與他玩兒，笑着。

到了早晨，封雲亭進去拜丈人，姓展的安慰他說道：『癡女兒！不知道規矩；既承你歡喜他，你倘有意，家裏聰明的丫頭也不少。我并不小器，願意送你做小老婆。』封雲亭再三分辯，說他的女兒並不癩；姓展的不信，不多幾時，他女兒走來，舉動都好，便狠詫異。他女兒祇是抵着嘴微笑，姓展的細的查問他；女兒欲想說出來，又不說出來，狠不好意思。封雲亭替他大略說出這情形來，姓展的狠高興，歡喜得比年日利害；叫他的兒子大成和女婿同着讀書，供給狠豐富。

一年多，大成慢慢的討厭他，看輕他，因為這個，郎舅兩個人意見不合；那用人也過意說他的壞處，姓展的也慢慢的被他們說動了心，規矩慢慢的懶惰起來。他女兒覺得，對封雲亭說道：『丈人

家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那長久住在丈人家裏的，統統是不中用的人，趁現在不會十分反臉的時候，便當快回去。」封雲亭也說不錯，已訴那姓展的，那姓展的要留下他的女兒，女兒不肯。爹爹和哥哥統統生氣不替他去僱車馬，他女兒自己拿出箱子裏的錢來，僱了馬回去。以後姓展的喚他女兒回娘家去，他女兒再三推託不去；後來封雲亭中了舉人，纔大家來往起來。

異史氏說道：「官越小越貪，也是天性生成的嗎？那三百個錢，便冤枉人有姦情，他的良心也喪盡的了！奪去他的好夫妻，送到審子裏去，到底仍是橫死。唉！可怕得狠呀！」

康熙甲子年，貝邱地方的典史，頂愛貪賊；百姓統統抱怨他。忽然他的妻子，被刁滑的人騙着一塊兒逃走；有人替他貼一張尋人的帖兒，說道：「本官因爲自己不小心，走掉了太太一位；身上沒有別的東西，祇有紅綾子七尺，包着元寶一隻，翹邊細花紋，一點兒不會缺壞。」也算得是風流的小報應了！

（註一）打馬 打馬，古時的一樣玩具；一盤用二十多個馬，現在的打馬，和耍錢的骨牌差不多。

共分四種：一種，是用藥的；一種，是用針的；一種，是用符咒的；一種，便是推拿。

（註二）按摩 按摩，便是現在醫生的推拿。醫生

（註三）投鼠 有一句成語，叫做「投鼠忌器」。

譬如有一隻老鼠，在傢伙傍爬着，要拿石子去打他，也要留心不要連那傢伙打破了，這句話的意思，便是說要捉壞人，不要顧忌着，不要拖

累好人，

(註四) 闕葺 闕葺，是說不中用的下賤人。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隣居之；惟第闊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僚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聞。生怒，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摸，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聾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敢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逼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

而自白：「妾章氏，少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猴何爲？」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

聽鄰鐘響，斷著衣下床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與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尙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家人，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尙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天子不及知也。」

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偃抱，款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爲常。

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紙錢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

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床；暮以暨曉，惟恐期盡。

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延，然試爲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允。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

如是年餘，女患病替悶，懊喪無已，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爲響，鬼之畏響，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卽見女婢牽赤馬，授綆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並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旣而端坐，首先坐，作態仆地移時，忽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輕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答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旣臨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

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懼，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甯。如

此六七，夫妻無所爲計；會生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床上委尸猶存，啓之白骨了然大驚，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

一夕，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響鬼，怒其改節，梟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敬，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紙錢，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來畢集，金鈸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震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爲轉致。」

居三年，家人初聞而但，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啟稟。一夕，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耶？」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衛輝地方，一個親戚的讀書人，年紀輕，人又兩全，有義氣，敢做事體。這時候有一家大戶人家，有一座大屋子，白天看見鬼怪，接接連連的，死着人，情願拿賤價錢賣去他；那姓戚的逢他價錢便宜，買了來住着。可是屋子多人少，東邊一座院子裏的樓屋亭子，長着蓬蒿艾條，好似林的一般，也暫時

空關着；家裏的人夜裏驚慌起來，常常鬧着鬼。過了兩個月多，死了一個丫頭；隔了不多幾天，那姓戚的妻子在晚快的時候，到樓屋亭子裏去，待到回房去，便得了病，幾天便死了。家裏的人越發害怕，勸姓戚的搬到別地方去；姓戚的不聽，可是孤孤悽悽的沒有伴兒，肚子裏狠不高興。丫頭用人那班人，又常常把奇怪詭異的事體在他耳邊吵不清。姓戚的生氣，氣憤憤的拿着被包兒一個人去睡在荒野的亭子裏；留着蠟燭火兒，看有什麼奇怪東西出來。好半天，沒有什麼兩樣，也放心睡熟去了。忽然有一個人伸手到被裏面來，亂掏亂摸；姓戚的醒過來，一看，便是一個老丫頭縮着耳朵，蓬着頭，身體擁腫得沒有樣兒。姓戚的知道他是個鬼，拉着他的臂膀，推開他，笑着說道：「你這副臉兒，我實在不歡喜！」那丫頭不好意思，縮着手，慢慢的走去；停了一回，一個姑娘從西北角裏出來，那神氣模樣兒都好。狠快的走到燈前，板着臉兒罵道：「什麼地方的狂男人？居然睡在這地方。」姓戚的坐起來，笑着說道：「我是這裏的房東，候你來，向你耍房租錢呢！」說着便站起來，精赤了身子，上前去抓他；那姑娘急急逃去，姓戚的先跑到西北角裏攔住他回去的路。那姑娘逼得沒路走，便坐在牀上；走近去一看，照着燈光兒，好似天仙一般。慢慢的把他抱在懷裏，那姑娘笑着說道：「狂男人！不怕鬼嗎？便要害你死！」姓戚的硬脫

去他的裙子褲子，他也不十分抵抗。隔了一回，他自己說道：『我姓章，小名喚做阿端，錯嫁了一個蕩子，脾氣兇橫，沒有慈悲心，無故被他打罵，又氣又傷心，短命死了。葬在這地方二十多年了；這個屋子底下，都是坟墓。』問他：『老丫頭是什麼人？』他說道：『也是一個老鬼，跟着我服侍我；地上面有活人住着，那鬼便不能在地下安耽。方纔叫他來趕你出去。』問他：『摸摸索索爲什麼事體？』他笑着說道：『這個丫頭，三十年不曾知道男女的事體，看他的樣子也可憐；但是也太不自諒了。大概怕鬼的人，那鬼越發要欺侮他；脾氣直爽的人，便不敢欺侮他了。』

聽得隔壁五更鐘不響了，便穿着衣服下牀去。說道：『你若不疑心我，夜裏便當再來。』到了夜裏，果然來了，親熱着很高興。姓成的說道：『我妻子不幸死了，傷心得心裏丟不下；你可能夠替我喚他來嗎？』那姑娘聽了，越發傷心道：『我死了二十年工夫，有什麼人來想一想我的？你實在是多情的，我便當替你竭力。——但是聽得他有了投生的地方了，不知道可還在陰世裏嗎？』過了一夜，對姓成的說道：『你家娘子，快要去做官人家裏；因爲前世不見了一隻耳環，打了頭，丫頭自己吊死了，這件案子還不曾結，因爲這個遲留着。現在還寄住在藥王廟的廊下，有看管着的人；我喚丫頭送錢給那看管的，也許快來了。』姓成的問：『你怎麼這樣自由自在？』他說道：『凡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好好的看待我；金元寶一百隻；錢一百串；好的酒席一桌，不可以缺一點點。」他妻子一樣一樣狠響的答應着，那老太婆又倒在地下；醒過來，對着病人呼喝一陣纔罷。停了一回要去；妻子送他到院子外面，送他一匹馬，高高興興的出去。

回進去看那姑娘，好似稍稍清醒過來；夫妻兩人狠高興，摸着問他，那女人忽然說着話道：「我怕不能夠再踏到人世上了！閉着眼睛便看見冤鬼，也是命裏注定的。」便淌下眼淚來。隔了一夜，病越發利害，變轉了身體打戰，好似有什麼看見一般；拉着姓戚的，要和他一塊兒睡，把頭躲在他懷裏，好似怕鬼來捉他。姓戚的一起來，便驚慌叫喊起來，不安耽；這樣子六七天，夫妻兩人沒有法子。恰巧姓戚的到別地方去，半天工夫回來，聽得妻子的哭聲，驚慌起來，問時：那端娘已經死了。牀上的屍首還擱着，揭開被來一看，那一副白骨頭，完完全全的；很傷心，拿葬活人的禮葬在祖坟的傍邊。

有一夜，他妻子在夢裏抽抽咽咽的哭起來，搖醒他問他，他回答說道：「方纔夢裏看見端娘來，說他的丈夫做了冤鬼，氣他在陰世裏不守規矩，肚子裏懷恨，討了命去；求我給他做道場。」姓戚的一早起來，便要依了他妻子的話做去；他妻子攔住他說道：「超度冤鬼，不是你能夠出力的。」便

站起身來出去。隔了一刻工夫，回來說道：「我已經託人去邀和尚，要先燒些紙錢，做道場的用度。」姓戚的依了他，太陽纔落山，那班和尚統統來齊了。敲鈸打鼓，和人世上一樣的。他妻子常常說：「敲打得震動耳朵。」姓戚的一點兒也不聽得。道場做完了，他妻子又夢見端娘來道謝，說：「冤讎已經解了，快要投生去做城隍的女兒。」託他對姓戚的轉說一聲。

住了三年，家裏的人當初聽了害怕；長久了，也慢慢的慣了。姓戚的不在家裏的時候，便隔着窗子告訴說話。有一夜，他對姓戚的哭着說道：「從前押我去投生的，現在做弊的事體漏出來了；查辦得狠利害，怕不能夠長久在一塊兒了！」隔了幾天，果然害病，說道：「心裏歡喜你，本來情願永遠死，不歡喜活着；現在要永遠分別了，可不是定數嗎？」姓戚的慌慌張張求他有什麼法子，他說道：「是沒有法子了。」問他：「可要吃刑罰嗎？」他說道：「稍稍受一點刑罪。但是偷活的罪大，偷死的罪小。」話說完，不動。細細看他的臉兒身體，慢慢的銷滅了。姓戚的常常一個人睡在亭子裏過夜，想有別的鬼遇到，到底也靜悄悄的，人的心纔得安耽。

（註一）譚鬼 五音集韻裏說道：「人死了變做鬼，人見了鬼，便害怕；鬼死了變做譚，鬼見了便——」
要害怕，寫一個篆體的「譚」字，帖在門上面；
一切鬼怪，都逃到一千里路外面去。」又說：

實是拿刀的鬼，名叫漸耳，又名叫滄耳。」

（註二）獨倏 獨倏是頭搖動的樣子。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娶妻殞。每遠游，恆經歲不返。兄鼎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弗游，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

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床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

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關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櫓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

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

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歡若生平。滅燭登床，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盈澈，少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

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異，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脣，啓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踣。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阜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卽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

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漸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旛，人始知。

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

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人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并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鳴泣；二役在側，撮頭捉履，引以嘲戲。悲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尙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奪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

纔至旅舍，驀然卽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涕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則活。但未滿時日，骨軟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黏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

歸其家，

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母謂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恐春秋不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卽爲循良，卽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秦郵地方的王鼎，號叫仙湖，做人爽快有氣力，認識的朋友很多；年紀十八歲，娶了一房媳婦死了。常常出遠門去，總一年到頭不回家來。他的哥哥名叫鼎，是江北地方有名氣的讀書人；弟兄的情份很好，勸他弟弟不要出門去，快要給他配親。王鼎不聽，僱了一條船，坐着到鎮江地方去尋訪朋友；朋友到別的地方去了，便住在客店裏的水閣上面。長江裏的水很清爽，金山看得到眼裏，心裏很高興；到了第二天，那朋友來了，叫王鼎搬到他家裏去住，他推託着不肯去。

住了半個月多，夜裏夢見一個姑娘，年紀大約十四五歲，臉兒長得端正標緻，上床來和他尋歡。待到醒來，那下面精水便流出來；心裏狠奇怪，想也是偶然的事體。到了夜裏，又夢到他——這樣子三四夜，心裏十分奇怪，不敢吹熄蠟燭火，身體雖橫睡着，心裏卻戰兢兢的自己害怕。纔得閉上眼睛，夢見那姑娘又來了，正在親熱的時候，忽然自己驚醒過來。急睜開眼睛一看，便見一個年輕的女人，和天仙一般，真的還睡在懷裏呢。看見王鼎醒來，狠自己害羞害怕；王鼎雖知道他不是人，心裏也狠歡喜，來不及問話，便和他狠起勁的幹起來。那姑娘好似當不住，說道：『粗蠻得這個樣子，也怪不得我不肯明白告訴你了！』

王鼎到這時候，纔問他，他回答說道：『我姓伍，名叫秋月；我死去的父親，是有名的讀書人，狠精通易經裏「八卦」的道理，平日狠歡喜我，祇說我不長壽的，所以不許配給人。後來到十五歲上，果然短命死了，便埋葬我在這水關的東面，叫他做得和地一樣平，也不用墓碑，祇豎立着一片石頭在棺材橫頭，上面寫着道：『女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鼎。』現在已經三十年了，你恰巧跑來，心裏歡喜，狠性急得要自己來找你，肚子裏又害羞，所以趁你在夢裏的時候來尋你。』王鼎也歡喜，再求他幹完了，他說道：『我稍稍得到一點陽氣，要想再活轉來，實在當不住這樣的發狂；將來要

好的日子沒有底，爲什麼一定要在今天夜裏呢？」便坐起身來，下床去了。

到了第二天，又來了，對面坐着說笑笑，要好得和多年的夫妻一般；吹熄了蠟燭火，上床去，和活人沒有什麼兩樣。但是那女人起身以後，便點點溜溜的流下精水來，打了被褥。有一天夜裏，那月光兒雪亮，慢慢的在院子裏踱着，問這女人：「陰世裏也有城牆嗎？」他回答說道：「一樣的。陰世裏的城池，不在這個地方；離開這裏大約三四里路，但是拿夜裏當做白天。」問他：「活人可以看見嗎？」回答道：「也可以看見。」王鼎求他帶去看看，秋月便答應他。

趁着月光光走去，秋月飄飄蕩蕩的走着，好似風吹一般；王鼎用力追上去跟着，忽然走到一個地方，秋月說道：「不遠了。」王鼎伸長頸子看去，一點兒也不見什麼；秋月拿嘴裏的涎水塗在他兩隻眼睛上面，睜開一看，清爽得比平常加倍。看夜裏的亮光，和白天沒有兩樣。忽然看見城牙齒在雲霧裏，路上走路的人，好似趕熱鬧市場一般；停了一回，兩個差人牽着兩三個人走過，末了一個人，很像他的哥哥。跑近去一看，果然是他哥哥。很詫異的問道：「哥哥怎麼能夠到這個地方來？」他哥哥見了王鼎，淚汪汪的淌下眼淚來，說道：「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事體，硬被捉去！」王鼎生氣說道：「我哥哥是守規矩的君子，怎麼到這披枷帶鎖的地步？」便求着兩個差人，請他暫時放

鬆，那差人不肯，做出十分驕傲的樣子；王鼎氣得要和他打架，他哥哥攔住他道：「這個是官的，意也要守着王法；但是我沒有錢用，他向我錢要，要得很利害，弟弟回家去想法子弄幾個錢來。」王鼎拉住他哥哥的臂膀，哭得很響；那差人生氣，用力拉他頸子裏的繩索，他哥哥忽然倒在地下。王鼎看在眼裏，氣得一把火塞住胸口，耐不住了；便除下掛在身傍的刀，很快的斬下那差人的頭來。一個差人叫喊起來，王鼎又斬下他的頭來。那姑娘十分驚慌起來，說道：「殺了官的差人，罪孽不能饒恕的；逃得遲一步，便禍水到了。要快尋一隻船，坐着向北面逃去。回到家裏，不要除去魂旛，關上門，不許人走進走出。過了七天工夫，保你不用憂愁。」

王鼎便拉着他哥哥，連夜去僱一條小船，很快的向北面渡去；回到家裏，看見弔孝的客人在門口，知道哥哥果然死了；關上門，下了鎖，纔進去看，他哥哥已經不見了。走進屋子裏，那死的人已經醒過來。便喊道：「餓死了！快快去煮麵來！」這時候死去已經兩天了，家裏的人一齊驚慌起來；王鼎便仔仔細細說出他的事體來。過了七天，開着門，除去魂旛，別人纔知道他再活過來了；親戚朋友走攏來問他，祇是說着假話回答他們。

轉心又想着秋月，記掛得狠利害，便又向南去，到舊時住的水閣裏，點着蠟燭火守候了好半天，那

女人竟不來；朦朦朧朧的要睡熟去，看見一個女人跑來說道：「秋月娘子叫我來對你轉說：『前幾天因為差人被人殺了，兇手逃走，捉了娘子去；現在牢間裏關着，那牢頭禁子待他很兇，天天望着你，便要想法子去救他出來。』」王鼎又傷心又生氣，便跟了這女人走去；到一座城池裏，走進西門，手指着一扇門道：「小娘子暫時寄住在這地方。」王鼎走進去，看見裏面的房間很多，關着的犯人也極多，並沒有秋月；在裏面又走進一扇小門，一間小屋子裏，有燈光照出來。王鼎走近窗前去偷看，那秋月坐在床上，拿袖子遮着臉哭；兩個差人在榜邊，摸他的臉兒，捏他的脚，拿他開玩笑。秋月哭得越發利害，一個差人抱住他的頸子說道：「既做了犯人，還要守規矩嗎？」王鼎生氣，也來不及說話，拿着刀直衝進去；一個差人一刀，亂斬着和割苧麻一般，搶着那姑娘出去。虧得沒有知道的人。

纔走到客店裏，一跳跳醒來；正詫異着，這個夢做得兇惡，見秋月掛着眼淚站着。王鼎詫異着坐起身來，拉他坐下，告訴他做夢的事體；秋月說道：「是真的，不是做夢。」王鼎害怕起來，說道：「這便怎麼好？」秋月嘆着氣說道：「這個有一定的天數！我要候到月底，纔是活轉來的日期；現在已經這樣子了，事體急了，怎麼能夠候到那一天。要快快的去掘開坟來，帶着我一塊兒回去；天天常常

喊着我的名字，三天可以活過來。——但是不會到那時候。那日子，骨頭軟的，腳沒有力的，不能夠替你做洗衣煮飯的事體罷了。」話說完了，匆匆忙忙的要出去，又回過身來說道：「我幾乎忘記了。陰世裏不知道怎麼樣追我呢？我活的時候，父親教給我畫符的法子，說道：『三十年以後，可以掛在你夫妻兩人身上。』」便要過筆來，很快的畫了兩道符，說道：「一張你自己掛了，一張黏在我的背上。」送他出門去，記着他沒下去的地方，掘下去一尺多深，便看見棺材木頭，也已腐爛了。傍邊有一塊小碑，果然和秋月說的話一樣，打開棺材一看，那女人的顏色和活的一般。抱着走進房裏去，衣裳跟着風統統吹散，黏好了符，拿被褥緊緊的裹着，背他到江邊上，喊那停在岸邊的船，推說是：「妹子害急病，要送回他家裏去。」

虧得南風很大，纔天亮已經到家門口，抱着他好好的放在床上，纔告訴哥哥嫂嫂。一家人詫異着他，也不敢實說出他們心裏的疑惑來。王鼎揭開被頭，狠響的喊着：「秋月！」到夜裏，便抱着屍首睡覺，一天一天的慢慢溫暖過來；三天工夫，竟醒過來了，七天能走路，換着衣服，拜見嫂嫂。俊俏得神仙也沒有兩樣。但是走十步以外，要人扶着走路；沒有人，便跟着風一搖一幌的常常要倒下身子去。看見他的人，說他身上有了這個病，反越發長得俊俏了。常常勸着王鼎道：「你的罪孽太深，

要多做好事，念念經，拿來贖罪；不是這樣，怕壽不長呢。」王鼎本來不相信菩薩的，到這時候相信得狠利害，後來也沒有什麼事體做出來。

異史氏說道：「我要上一個條陳去定一條王法；凡是殺死差人的，他的罪減去殺死平常人的三等；原來這班人沒有不可以殺的，所以能夠殺死害人的差人的，便算是好人。便是定王法稍稍寬鬆一點，不能說是過份。況且陰世裏本來沒有一定的王法，倘碰到惡人，便拿刀斬他，鋸子鋸斷他，拿到鍋子裏去燒他，不算得是兇；若是人心裏看了舒服的事體，便也是閻王稱讚的事體。難道罪犯了陰世裏的王法，便可以僥倖逃脫的嗎？」

（註一）雉堞 雉，是城頭上的牙齒；堞，是城牆凸出的地方，名叫女城。總說是代城牆兩個字的。
（註二）皈依 相信，叫做皈依；譬如說相信菩薩，叫做皈依佛法。皈，是歸的意思。

金生色

金生色，晉甯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

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塔遽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人？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甯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官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子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向，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殊不利。婦思得術以售，縲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一歸甯則斬然新裝。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

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賄隣媪，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媪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夜，兩情方濃，聞檣木震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摔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關，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團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媪，視院中一室，雙

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

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刀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媼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

是夜，木翁方寢，俄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尙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猱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因數人作梯登以望，蹤跡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踣。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怛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縷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頸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

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乞哀。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

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逐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唆女嫁，坐縱淫筭，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杖之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反淫己婦，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作前者報。」是更速於來生矣！

金生色是晉甯地方的人，娶了同住在一個村坊裏姓木的女兒，養下一個兒子，纔得周歲，金生色忽然害病了。自己想想一定要死了，對他妻子說道：「我死了，你一定要改嫁，不要守寡。」他妻子聽了，說着甜密密的話兒，罰着很重的呪，說：「一定願意到死也守着寡！」金生色搖着手，喚他的母親來，說道：「我死過以後，求你辛苦着看養孫兒，不要叫你的媳婦守寡。」他娘哭着答應他。過了幾天，金生色果然死了，那木家老太婆來吊孝，哭罷了，對金生色的娘說道：「天上吊下災難來，女婿忽然短命死了。我女兒年紀太輕，身體又單薄，打算什麼法子安置他！」他娘正在傷心的時候，聽得老太婆的話，忍不住生氣，氣憤憤的對他說道：「一定要叫他守寡！」那老太婆不好意思，使不說了。

到夜裏陪着女兒睡，悄悄對他說道：『別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拿你的好模樣說起來，有什麼怕沒有好丈夫？年輕的女孩兒，不早嫁人去做人家，呆呆的守着這個抱裙裏的東西，可不是癡嗎？若說你婆婆一定要叫你守寡，不要給他好臉看。』金生色的娘打門外走過，很聽得後面的幾句話，越發生氣。明天對老太婆說道：『死的人有留下來的說話，本來不要他媳婦守寡；現在既然性急得等也等不及，偏偏一定要叫他守寡！』那老太婆生着氣回家去。

他母親夜裏夢見兒子走來，抹着眼淚勸他心裏很奇怪；叫人去對木家說說定落葬以後，聽他媳婦改嫁。又去問問那風水先生，這一年坟墓的方向不吉利；那媳婦想自己賣弄風騷去鈎引人，穿孝的時候，還不忘記搽粉擦胭脂。在家裏還是穿孝的打扮，一回到娘家，便簇新的打扮得十分標緻。他婆婆知道了，心裏不歡喜；因為他快要做別人的媳婦了，也耐住了這口氣。

從此那女人越發大膽：村坊裏有一個流氓，名叫董貴的，見了歡喜他，拿錢去買通那鄰舍的老太婆，求他去把歡喜他的意思告訴那女人。到半夜裏，從老太婆家裏爬過牆頭去，走到女人房裏，便和他見面；來來去去過了有十天工夫，壞的名氣四面傳滿了。所不知道的，祇有那婆婆。那女人房裏，在夜裏祇有一個小丫頭，是女人的知心人。

有一天夜裏，他兩個人正有趣的時候，聽得棺材木頭格格的響，聲音和放爆竹一般；那丫頭睡在房外的榻上，看見那死人從孝幔後面走出來，拿着劍走到臥房裏去。停了一回，聽得兩個人詫異的聲音；隔了一刻工夫，那董貴精赤着逃出來。不多幾時，金生色抓住那女人的頭髮，也走出來；那女人很響的叫喊起來，他婆婆嚇了一跳。走起來看見他媳婦精赤着身體走出去，正要開門，問他不說話，走出門？走上去一看，靜悄悄的不聽見聲音，竟糊糊塗塗的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走進媳婦房裏去一看，燈光還亮着，看見男人的鞋子；喊着丫頭，丫頭纔打顫着走出來，仔仔細細的告訴他這件奇怪事體，大家詫異奇怪罷了。

董貴躲在鄰舍人家，縮做一團，躲在牆腳下；停了一回，聽得人聲音慢慢的停了，纔敢站起來。身上沒有一寸布條兒，十分冷得發抖；想到老太婆家裏去借衣裳，看看院子裏有一間屋子，兩扇門空關着，便推着暫時進去躲着。黑黢黢的摸到床上，摸着一隻女人的腳，知道是鄰舍人家的兒子媳婦；一時裏動起淫心來，趁他睡熟的時候，悄悄的爬上去幹起來。那女人醒過來問道：『你來了嗎？』他答應着說道：『來了。』那女人竟不疑心，玩兒得樣樣做出來。

在他以前，那鄰舍的兒子，因為有事體，到北面村坊裏去，叮囑他妻子空關着門等他回來；待到回

來，聽得屋子裏有聲音，疑心着細細的一聽，聲音很齷齪。很生氣，拿着刀跑到房裏去，董貴害怕起來，躲在床底下；他兒子趕上去殺了他，又要殺他妻子。妻子哭着告訴他認錯了，便放了他。但也不知道床底下是什麼人，喚他娘起來一塊兒拿火去照着；祇能夠約略識得出來，有微微的氣息。問他：『打什麼地方來？』他還能夠自己直說出來。那刀斬着了幾處地方，血流個不住，停了一刻工夫，已經斷氣死了。老太婆慌忙得沒有手脚對他兒子說道：『捉姦單殺了一個人，你可怎麼好？』他兒子沒有法子，便又殺死了妻子。

這天夜裏，那姓木的老頭子纔睡下，聽得門外有爬抓的聲音；出去一看，那火燒着了廊簷，那放火的人，還張張望望的不會走。老頭子很響的叫喊起來，家裏的人統統跑攏來，虧得火纔燒着，還容易救熄。喚人拿了弓箭，追趕放火的人；看見一個人縱縱跳跳和猢猻一般，一直跳過牆出去。牆外是老頭子家裏的桃園，園裏四面圍着一圈牆頭，都是很高很堅牢；幾個人做着人梯爬上去一望，形跡一點兒也沒有，祇有牆腳下一團東西，微微的動着。問他不答應，拿箭射上去，軟絲絲的開出門去一看，是一個女人，精赤着身體，倒在地下，箭穿過胸口腦子；細細的照着一看，便是那老頭子的女兒，金家的媳婦。詫異起來，去告訴他主人；老頭子老太婆驚慌傷心得要死，不知道他什麼緣

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温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

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一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其堂，闔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温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温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曰：「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卽不敢應命。」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温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

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豔色。温心動，歸與母言，媒道之。而葛以温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賦雅奏。而温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迹於葛氏之門矣。

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情顛倒；海棠醉帶，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更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個，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業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

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鳥一鉤，心甚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勿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書，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己，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按莎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卽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實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

既歸寢，齋童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澀，似將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人，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

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魍魎。翌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寒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脗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烏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

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請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灼，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溫如春是甘肅地方大戶人家的人，年輕的時候，歡喜彈琴，便是出門住在客店裏，也不肯暫時丟

開他。到山西去做客人，走過一座舊廟，把馬弔在門外面，要暫時進去息力；走進去，有一個穿布袍的道士，盤着腿坐在廊沿下。一枝竹杖，靠在牆上，一個花布袋子套着一口琴。溫如春見了他，歡喜的東西，便問他：『也會這個的嗎？』道士說道：『祇是彈得不好，要尋一個好手去學習學習。』便解開袋子來給溫如春看。溫如春看那琴板上花紋精緻，稍稍拿指兒去鈎動，那聲音清遠得異常；高興起來，對他彈一折短曲子，那道士微微一笑，好似說他彈得不好。溫如春便踢方把自己頂好的彈出來，道士冷笑着說道：『也不錯，不錯，但是不能夠做我的先生呢。』溫如春聽他說大話，便轉求他彈一套；道士接過來，擱在膝蓋上，纔動一手，覺得暖風自己吹來，又停了一回，各種雀兒統統飛來，院子裏的樹上都滿了。溫如春詫異，拜着求他教授；那道士彈了三遍，溫如春側着耳朵用心聽着，稍稍懂了他的調子。道士叫他試彈彈看，又指點他錯的地方說道：『這個曲子，世界上已經沒有對手了。』溫如春從此用心學着，便成了高手。

後來回到甘肅去，離着家門還有幾十里地，天已經晚了，下大雨沒有地方躲避；路傍有一座小村坊，跑過去，也來不及檢點人家。看見一扇門，便急急忙忙的闖進去，跑到他大廳上，靜悄悄的好似沒有人的；停了一回，一個姑娘出來，年紀十八歲，相貌好似神仙。抬起頭來看見客人害怕，得走進

去溫如春這時候不會娶媳婦，狠看中他。停了一回，一個老太婆走出來，問：「什麼地方來的客人？」溫如春對他說了名姓，又求他要寄住。老太婆說道：「住夜也不要緊，祇是沒有牀鋪，不嫌怠慢，可以鋪着稻草睡。」停了一回，拿一枝蠟燭來，打開草薦鋪在地下，看待得狠客氣。問他的名姓，他回答說道：「姓趙。」又問他：「姑娘是什麼人？」他說道：「這個是官娘是我的姪女兒。」溫如春說道：「不嫌我家裏窮苦，要求和你結一門親，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那老太婆縐着眉頭說道：「這個我也不敢依你的話。」溫如春問他：「爲什麼緣故不肯？」他祇說：「不好說。」肚子裏不高興，祇得罷了。

老太婆進去以後，溫如春看看地上鋪着的草，又爛又溫，不能夠安睡，便直挺挺坐着彈琴，也可以消遣這長的夜裏。雨點住了，冒着雨便走回家去。

他本城有一個做過官回家來的葛先生，歡喜讀書人。溫如春偶然到他家裏去，依葛先生的話，彈一套琴。簾子裏面隱隱約約有女眷客人，在那裏看着聽着。忽然一陣風吹來，把簾子吹開，看看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標緻得一時沒有人比得上。原來葛先生有一個女兒，小名叫良工，會填詞做賦，有美貌的名氣。溫如春看着動了心，回家去對他母親說，託媒人去做媒。那姓葛的嫌溫家勢頭

倒了，不答應，但是那姑娘自從聽彈琴以後，心裏暗暗的看中了，常常想再聽一聽他的好調子。那溫如春因爲這頭親事不成功，望頭也沒有了，肚子裏也不高興，絕脚不踏進葛家的門去了。

有一天，那姑娘在花園裏拾着一張舊的信紙，上面寫着一首惜餘春的詞，那詞句子說道：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遠生更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個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業已拌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曾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那姑娘對着這首詞，讀了三四遍，心裏愛他，藏着回到房裏，拿出五色信紙來，端端正正的抄一遍，擱在桌子上。隔了一回，去尋他，尋不到了，他暗想是被風吹去了。恰巧那葛先生打女兒的房門外走過，拾着這張紙一看，認做是良工做的，却嫌惡他上面的句子淫蕩，拿來燒了。又不好意思說他，要趕快給他出嫁。

臨縣地方劉藩台的兒子，恰巧託人來說媒，心裏很願意，可是還要看一看新郎；那公子全身打扮着走來，臉兒長得標緻。葛先生很高興，看待他十分周到；停了一回，他告辭去了，在他椅子下面落一隻女鞋子來。心裏很嫌惡他輕薄，便喚了媒人來告訴他緣故；公子竭力分辯，說冤枉的，葛先生

不去理他，到底回絕了他。

從前葛家有綠菊花的種，很小器，不肯把種分給別家；良工拿去種在他房裏；那温如春院子裏的菊花，忽然有一兩株變做綠色。他的朋友聽得了，常常跑到他家裏去看，温如春也和寶貝一般的看待；一早跑去，一看到在地邊得着一張信紙，上面寫着一首惜餘春詞，翻來覆去讀着，不知這首詞打什麼地方來的；因為「春」字是他的名字，越發疑心他。便拿去到桌子上去細細的加着圈點，那批語寫得很輕薄。卻巧那姓葛的聽得温家的菊花變成綠色，很奇怪，親自跑到他書房裏去看；見那首詞，便拿來讀。温如春因為上面的批評狠輕薄，奪過來團緝了；姓葛的祇看見上面的一兩句，原來便是在他女兒門外拾得的。心裏十分疑心，連那綠菊花的種，也疑心是良工送他的。回家去，告訴他夫人，叫他去逼問良工，良工哭得要尋死，可是那事體也沒有憑據，看見不能夠說他真是有這事體。夫人怕這件事體越發傳了開去，想想還不如把女兒去嫁給姓温的，葛先生也說不錯，轉託人去對姓温的說。姓温的高興極了，這一天請客人吃賞綠菊花的酒，點着香彈着琴，鬧了一夜，纔罷。

待到進去睡，那書僮聽得那琴自己彈出聲音來；當初認做他同伴的人弄着玩兒，後來知道不是

人，纔去告訴那溫如春。溫如春自己跑去一聽，果然不錯；他彈的聲音生硬，好似要學着他自己還不會會的。點着燈直闖進去，一點兒形看不見什麼。溫如春把琴拿進去，便統夜靜悄悄的心想是狐狸，原知道他願意拜他做先生，便每天夜裏爲他彈一隻曲子，放着琴聽他彈着，好似做他的先生，夜夜悄悄的躲着聽他；到了六七夜以後，居然彈成了一隻調子，狠可以聽了。

溫如春娶了妻子以後，兩人對說從前看見的那首詞，纔知道結成親的緣故，全靠他；可是到底不知道那詞兒打什麼地方來的。良工聽得琴自己響的奇怪事體，跑去聽着說道：『這個不是狐狸，那調子淒涼，好似有鬼的聲音。』溫如春不很相信，良工便說他家裏有一架古鏡子，可以照得見鬼怪；到了第二天，打發人去拿來。待到琴聲響起來，拿着鏡子急急進去，照果然有一個女人在裏面，慌慌張張的躲在屋角裏，不能再躲。細細的一看，他便是趙家的官娘，狠詫異細細的問他；他纔着眉頭說道：『替你們做了媒，也不算沒有好處；爲什麼逼得我這樣利害？』溫如春喚他妻子拿開鏡子，和他說話，不要躲開；他答應了，便把鏡子袋起來。那女人遠遠的坐着說道：『我是知府官的女兒，死去有一百年了；年輕的時候，歡喜彈琴，彈箏。那箏已經狠會彈了，祇有這彈琴的法子，沒有拜先生教授；死在地下，還想着可恨。你到我家來的時候，聽得你彈的好琴，滿心歡喜；

又恨我是個鬼，不能夠嫁你。暗暗的替你拉成了一對好夫妻，拿這個報答你看中我的好心。劉公子座位下面的女鞋子，惜餘春的粗詞句兒，都是我做的。謝先生的，不能夠說不辛苦了。」夫妻兩人，統統拜着謝他。

宦娘說道：「你的調子，我想着已經懂得一半多了；祇是不知道他裏面的道理來，你替我再彈一回。」溫如春依了他的話，又仔仔細細的告訴他那法子；宦娘十分歡喜說道：「我已經統統知道了。」便站起身來要出去。良工本來會彈箏，知道宦娘彈得狠好，求他彈一彈聽聽；宦娘也不推辭，他的調子曲子，並不是世界上的人會的。良工稱讚好，又求他教授；宦娘拿筆替他畫成十八篇譜，又起身告別。夫妻拉住他，苦苦的留他，宦娘縐着眉心說道：「你夫妻兩人要好，自然大家狠親熱；我薄命人怎麼有這個福氣？若說有緣份，再過一世可以再見面。」便拿出一捲紙給溫如春說道：「這個是我的小照，你如不忘記媒人，可以掛在臥房裏；高興的時候，點香一炷，對着他彈一曲琴，便是我得着你的好處了。」說着出走門去，便不見了。

(註一)勾撥 彈琴的指法：拿手指伸到絃線裏面去喚做勾，在絃線外面彈着喚作剔，拿食指

中指輕輕的伸到絃線裏面去彈出一個聲音來喚做撥，食指在彈線外面彈着喚做挑。

(註二)一通 一篇文章有頭有尾完完全全，叫

做通；一通便是一遍。

(註三)丹黃 丹是紅色；讀書人拿紅色的銀硃

黃色的藤黃圈點文章，所以便把圈點喚做丹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鬢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即設席於坐側，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閱，笑曰：「再盍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遘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鷲駘耳。公子雖異姓，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煩，薄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

黃。

(註四)脗合 脗，是調和的意思；脗合，是中間人說合成事體的意思。

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正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以下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瑋，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

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人爲贖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伍力爲多，時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卽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卽席，歌舞鞞鞞，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

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仙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

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爲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

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

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饘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遊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五。

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闍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章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

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闍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闍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甯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與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闍人行沾，略盡款洽。

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和家，况何似？」生問其祖，曰：「

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貲返桃源，同二慕啓岳岳父母骨骸，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壻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母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

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婦卽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卽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櫬露齒，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俱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

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

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貨，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其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泥，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

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謀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鈔質賂，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恤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一個姓廉的讀書人，是彰德地方人，從小用功讀書；可是年輕時候，沒有了爹娘，家裏很窮。有一天，到別地方去，夜裏回來，走錯了路，走進一個村坊裏；有一個老太婆走來對他說道：「廉少爺到什麼地方去？夜可是不嫌太深嗎？」姓廉的正害怕沒有法子的時候，也來不及問他是什麼人，便求

在他家裏借牀鋪過夜；老太婆領他去：『走進一座大屋子去，有兩個丫頭照着燈籠，領一個女人走出來；年紀四十多歲，舉動大方。老太婆走上去說道：『公子來了！』姓廉的跑上去拜見，那女人歡喜着說道：『公子長得狠標緻漂亮，豈止做有錢人家的兒子？』便擺一桌酒在座位傍邊，勸他吃酒，十分殷勤；但是他自己擎着杯子，從不吃酒，拿着筷子，也從不吃菜。姓廉的慌慌張張，好幾回問他家裏的情形；他笑着說道：『再吃完了三杯酒，告訴你。』姓廉的依他，吃進了酒，那女人說道：『我死去的丈夫姓劉——到江南去做客人，遭難便死了——我一個人獨自在這荒野冷靜地方，一天一天的坍敗下來；雖說有兩個孫子，不是很兇險，便是狠蠢笨的。公子雖說是別姓人，也是前世裏的一家人，又是脾氣規矩；便老着臉兒見你，沒有別的事體求你，稍稍藏着幾個地窖裏的錢，要託公子帶着出門，到各處碼頭上去做買賣，分幾個賺錢，也勝如在家裏乾守着。那姓廉的推說：『年紀輕，祇知道讀書，怕擔不起這個重託。』那女人說道：『讀書的事體，比做買賣要緊；公子聰明人，什麼事體都可以做。』便喚丫頭把錢搬出來，交給他，算一算有八百多兩銀子。姓廉的慌慌張張的再三推辭，那女人說道：『我也知道公子不慣做買賣的，祇好試試做做看，總沒有不好的。』姓廉的怕這許多錢，不是一個人擔當得起的，商量和別人去拚股；那女人說：『不用。』

祇叫尋一個老實有閱歷的用人，替公子服待也夠了。」便輪着他的細指兒算一算，說道：「姓伍的便吉利。」喚用人拉着馬，袋着銀錢，送姓廉的出門去，說道：「到十二月完的時候我洗着酒杯，待你回來替你洗塵。」又回頭對用人說道：「這匹馬脾氣騎熟了，可以騎着他；便送給公子，不用牽回來。」姓廉的回到家裏，夜裏纔打得四更；那用人吊着馬，自己回去。

到了明天，想盡法子去尋用人，果然尋到一個姓伍的，便出了很多的工錢，喚他來。姓伍是慣常出門的人，又做人慧笨，不肯做私心事體；銀錢統統交給他，跑到湖南湖北去，到年底纔得回來要。算一算利錢，有三倍；姓廉的因爲靠着姓伍的力量居多，在照規矩工錢以外，另外謝他賞錢，商量和他報虛賬，不要給東家知道。纔到得家裏，那女人已經打發人來迎接；他便和那人一塊兒跑去，看見廳上狠考究的酒席已經擺下了。那女人出來，再三說：「辛苦了！」姓廉的把錢交過了，便送上帳簿去；那女人攔着不看，停了一回，坐上席去，叫唱戲的唱着跳着，打着很熱鬧的鑼鼓，姓伍的也賞他一桌酒在外屋子吃着，盡量吃醉了纔回去。

因爲姓廉的家裏沒有妻子，留他住下過新年；第二天，又請他算帳，那女人笑說道：「以後不用這樣，我算過已經多天了，便拿出賬簿來，給姓廉的看；上面寫着十分仔細，連那賞用人的也寫在上

面。姓廉的詔異着說道：「夫人真是通靈的人！」過了幾天，給他住的吃得十分豐厚，待他和子姪一般。

有一天，廳上擺着酒席，一桌向東，一桌向南，廳下面一桌向西；對姓廉的說道：「明天是財星高照，可以出遠門；今天替你主僕兩人擺下送行酒，也叫他出門人高興高興。」停了一回，也把那姓伍的喚來，賞他坐在廳下面；一時裏打鼓打鑼，熱鬧，女戲子送上戲單來，姓廉的吩咐他唱一齣「陶朱富」。那女人笑着說道：「這個是預兆了。便可以得着和西施一般標緻的女人做媳婦了！」酒吃罷，仍把如數銀錢付給姓廉的，說道：「這一過不能夠預定年月，不是得到一萬塊錢，不用回來；我和公子所靠的是福命，所信的是心裏，不用你計算。遠路裏的買賣，賺錢賠賬，我自然能夠知道的。」

姓廉的答應着出來，動身到江北去做鹽商；過一年，利息又得了幾倍。但是姓廉的性喜讀書，做買賣的時候，也不肯拋去書本兒；和他做伴的，都是讀書人。他得着的利多了，暗暗的想法子不做買賣了，慢慢的把事體推在姓伍的身上。

桃源地方一個姓薛的讀書人，和他頂要好；有一天，恰巧去看他，那姓薛的一家人都到莊子上去

了。天昏黑下來，沒有去的地方，看門的邀得進去，鋪好床，煮起飯來；細細的問他：『東家近日做什麼事體？』原來這時候正謠言皇帝家裏要挑選好人家的女兒，送給看守邊地的人；百姓家裏慌亂起來，打聽得年輕的人，沒有媳婦的，便不請媒人，直把女兒送到他家裏——竟有一夜工夫得到兩個女人的——姓薛的也新近娶了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祇怕轎馬熱鬧，被縣官知道，所以暫時搬到鄉下去。

頭更打過，正要打掃床鋪睡下；忽聽得有幾個人推着門進來看門的不知道他們說什麼話，祇聽得一個人說道：『你家官人既說不在家裏，那點着燈在房裏的是什麼人？』看門的說：『是廉公子，遠路來的客人。』停了一回，那問的人已經進來了；袍子帽子穿戴得很漂亮，稍稍拱一拱手，便問他住處名姓。姓廉的告訴他，他歡喜着說道：『是我的同鄉人，丈人家裏姓什麼？』回答說道：『不曾有丈人呢。』他越發歡喜，跑出去，急急喚着那個年輕的男人同進來，恭恭敬敬對他行一個禮，便說道：『老實告訴公子，我姓慕，今天夜裏到這裏來，是要把我的妹子送給薛官人；到了這裏，正沒有法子，進退兩難的時候，恰巧遇到公子，豈不是定數嗎？』姓廉的因為不知道他這個人怎麼樣，所以遲疑了半天，不敢答應；姓慕的竟不等他說出話來，急急喚送那姑娘來的人，停了一

回，兩個老太婆扶着一個姑娘進來，坐在姓廉的床上；一看，他年紀十五六歲，標緻得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姓廉的高興起來，纔整一整帽子，對他姓慕的說：『謝謝！』又喚看門的去買酒菜，稍稍盡一點交情。

姓慕的說道：『前代是彰德府人，母親家裏也是大戶人家，現在已經敗落了；聽說外公傳下來兩個孫子，不知道他家裏光景怎麼樣？』姓廉的問：『那外公姓什麼？』他說：『外公姓劉，號暉若，聽說住在離府城北三十里地。』姓廉的說道：『我是府城東南地方人，離開北面鄉下地方很遠；年紀又頂小，不多幾個要好朋友，府城裏這個姓的人家頂多。祇知道府城北面有一個劉荆卿，也是讀書人，不知道是他不是？』但是家裏窮了。』姓慕的說道：『我祖宗的坟地，還在彰德府地方，常常要把兩口棺材搬回去，葬在舊時的家鄉地方；因為盤船錢不曾預備，暫時延挨着。現在妹子跟你去了；我回家去的算盤，越法打定了。』姓廉的聽了，一力自己擔當，兩個姓慕的都高興，酒吃過幾杯，告辭去了。

姓廉的打發用人出去，拿過燈來；夫妻兩人的恩愛，說也說不清楚。到了第二天，姓薛的已經知道了，跑進城去，打掃另外一所院子，給姓廉的住下；姓廉的到江北去，交割清楚，留下那姓伍的住在

店裏收拾行李回桃源縣去，同那兩個姓慕的，掘出爹娘的屍首來；兩家人家的家眷，坐着船一塊兒回來。走進門，安排停當，袋着銀錢跑到那東家家裏去；從前那個用人，已經在路上等着，跟着他去。那女人迎接出來，見面，臉上笑盈盈的說道：「陶朱先生帶得西施回來了！從前是我的客人，今天做了我的外甥女婿了！」擺下酒來，替他接風，越發親熱。姓廉的佩服他預先知道事體，便問夫人和他丈母房份的遠近；那女人說道：「不用問，長久了自然知道的。」便把金子堆在桌子上，分開做五份；自己拿了兩份，說道：「我沒有用處，總算拿這個給大孫兒。」姓廉的因為太多了，推着不肯收；他纔着眉頭說道：「我們家裏坍敗了，屋子裏的大樹，被別人砍去當柴燒，孫子離這裏又很遠，房屋坍塌，託先生替我照料一點兒。」姓廉的答應他，那銀錢祇收他一半，這女人硬送給他，抹着眼淚回身進去。

姓廉的正癡心奇怪的時候，回過頭來一看，那屋子便變了墳墓；纔明白那女人便是他妻子的外婆，是到家裏贖回祭田五百畝來，修墳種樹，收拾得狠威嚴。劉夫人有兩個孫子：大的便是荆卿，第二個叫玉卿，吃酒要錢，沒有行業，都是窮的；兄弟兩人跑到姓廉的家裏來道謝，姓廉的統統送他許多錢。從此來來去去很親熱。姓廉的詳詳細細的告訴他做買賣的緣故，玉卿暗想墳裏一定有

許多銀錢，夜裏打通了幾個賭錢的朋友，掘開坟墓來搜尋；開棺露出屍首來，竟沒有一點點得到，失着望頭回去。姓廉的知道墳墓被別人掘了，去告訴荆卿，荆卿跑到姓廉的家裏，拉着他一塊兒去看。走進墳窩裏，見桌子上七高八低的堆着；從前分去的銀錢，統統在那裏。荆卿要和姓廉的分着拿，姓廉的說道：『夫人原留下這個，等老兄來拿的。』荆卿便拿袋子裝着搬回去，告訴縣官，打聽捉人很利害；後來有一個人賣墳裏的玉簪，捉住了他，再三追問他的同伴，纔知道是玉卿領頭兒的。縣官便要辦他的死罪，荆卿替他去苦求，祇能免得一死。墳的裏面外面，兩家人家幫着收拾，比從前越發堅牢好看。從此姓廉姓劉的都有錢了，祇有玉卿和從前一樣；姓廉的和荆卿常常接濟他，可是到底能夠要他的錢用。

有一天夜裏，強盜走進姓廉的家裏來，捉住姓廉的，向他要錢；姓廉的藏着的銀錢，都分着一千五百塊錢做一包，打開來給他看。那強盜拿了兩包，祇有一匹鬼的馬在馬房裏，便拉住那匹馬搬着銀錢出去了。喚姓廉的送他到空地裏，便放了他；村坊裏許多人，看着那強盜的火把離得不遠，喊着趕上去，那強盜驚慌逃去。大家跑到那地方，那銀錢便丟在路傍；馬已經倒在地下，變做灰塵了。纔知道馬也是鬼；這一天夜裏，祇不見了一隻手鐲子。

當初強盜捉住了姓廉的妻子，歡喜他長得標緻，要去強姦他；有一個強盜，套着臉殼子，再三攔住他，聲音好似玉卿，強盜聽了姓廉的妻子，祇脫下手臂上的鐲子去了；因為這個，疑心是玉卿做出來的，但是心裏暗暗的感激他。後來那強盜拿手鐲去押着賭錢，給捕快捉住了；問他的同黨，果然有玉卿的份。縣官生氣，要用刑罰。他哥哥和姓廉的商量，要拿許多錢去私下贖他的罪；商量沒有定當，那玉卿已經死了。姓廉的還常常照看他的妻子。姓廉的後來中了尙書，幾代都是有錢的。唉？貪字的點畫樣子，看很像一個貧字；像玉卿這個人，可以拿他做榜樣的了。

(註一)案螢枯死 這句是比方一個窮人呆守在家裏，不出去做買賣；好似桌子上一隻螢火虫，不飛到別處去尋食吃，便要乾死了。

(註二)懋遷 懋，是用心；遷，是搬動；做買賣的人到處用心，把貨物搬來搬去，便喚做懋遷。所以做買賣，便喚做懋遷。

(註三)飛灑 幫人做買賣的，把做買賣賺下來

的錢，私自拿去，不給東家知道，便喚做飛灑。

(註四)陶朱 周朝時候，越國的大夫范蠡後來他不做官了，在陶的地方做買賣，狠發財，便改名喚做陶朱公。後來稱有錢的買賣人，便是喚做陶朱公。

(註五)西施 周朝的吳王歡喜女人；越國被吳國滅了，越王在苧羅山下找到兩個賣柴的女

兒名叫西施，鄭旦長得十分標緻，拿去送給吳王。吳王被西施迷住了，也忘了國家的事體。後來越國打破了吳國，越國的宰相范蠡帶了西施到江湖上去游玩，到底不知道是怎樣的結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隣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略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飲，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往？」答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

局。

（註六）河潤 拿銀錢照應，人便喚做河潤；譬如黃河兩岸，常常受着河水滋潤的。

「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

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推兄地上，仲怒奮拳直上，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去。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兒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牛，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

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兄曰：「他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

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

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煙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爲之？」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育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卽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

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己，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尙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差，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

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爲伯子也。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恆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

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載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

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羣，以爲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取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鬢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閒闊。

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舉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攝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旣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卻之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

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寢以沈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滅。久之，一媪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媪，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且送仲回，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

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

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甯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嗣絕之，其兄與弟，不肯收恤耳。」

晏仲，陝西延安地方的人，和他哥哥晏伯同往着，兄弟兩人狠要好。晏伯三三歲便死了，沒有後代，他妻子也接着死去；晏仲很傷心，常常想養下兩個兒子來，便把一個兒子承繼給哥哥做後代。纔養下一個男孩兒，那晏仲的妻子又死了；晏仲怕娶了填房老婆，不歡喜他的兒子，要想買一個小老婆。隔壁村坊裏有賣丫頭的，晏仲跑去一看，稍有一點不合意，肚子裏不高興；被一個朋友拉住，了吃酒，吃得醉醺醺的回家去。路上遇到舊時一個同窗朋友姓梁的，拉着手十分要好，拉着到他

家裏去酒醉的時候，忘記他已經死了。跟了他走去，走進他的門，並不是舊時的屋子，疑心起來問他，他回答道：『新搬到這個地方來的。』走進去張羅酒吃，那自己造的酒已經吃完了；喚晏仲坐著等他，拿着瓶出去買酒。

晏仲出去站在大門外候着他，看見一個女人，騎着驢子走過；有一個小孩兒，在後面跟着。——年紀大約八九歲，——臉上神氣很像他的哥哥。心裏很傷心的想起來，急急在後面跟着他，便問那小孩兒：『姓什麼？』他便答說：『姓晏。』晏仲聽了越發詫異，又問：『你父親什麼名字？』他笑着說：『不知道。』說話的時候，已經到了他門口；那女人走下驢子進去了。晏仲拉着那小孩兒的手說道：『你父親可在家裏嗎？』那小孩子答應着進去。停了一回，一個老太婆出來偷看，真是他的嫂子；詫異着問：『叔叔打什麼地方來？』晏仲很傷心跟着他進去。看見屋子也還造得整齊，便問：『哥哥在什麼地方？』說道：『去討債不會回來。』問：『騎驢子的是什麼人？』他說道：『這個是你哥哥的小老婆，姓甘，養下兩個男孩兒了；大的阿大，到街上去不會回來；你看見的是阿小。』坐了半天，酒慢慢的醒來，纔知道他看見的都是鬼；因為兄弟的交情很好，便也不害怕。他嫂子煮酒做羹，晏仲急要見他的哥哥，催着阿小去尋；他去了好半天，哭着回來，說道：『姓李的家裏欠着

償不還，反和父親打架。」晏仲聽了，和阿小跑着出去；看見有兩個人，正推倒哥哥在地上。晏仲生氣，擎着拳頭衝上去；被他打着的，統統倒在地下。急急救着他哥哥起來，那讎人已經統統逃去；追上去捉住一個人，打他算不清數目。纔起來，捏着哥哥的手，頓着脚哭得很傷心，哥哥也哭。待到回來，一家人來勸着問着，便拿出酒菜來；兄弟兩人對道着喜。住了不多幾天，一個年輕的男人進來，——年紀大約十六七歲，——晏伯喚着阿大，叫他來拜見叔叔；晏仲拉住他哭着對哥哥說道：「大哥在陰世裏有兩個兒子，那墳墓沒有人打掃，做兄弟的又是兒子年紀小，死了妻子，怎麼好？」晏伯也很傷心。嫂嫂對晏伯道道：「喚阿小跟着叔叔去也好。」阿小聽了，靠在他叔叔手臂下，跟着不走開；晏仲摸摸他，越發傷心。問他：「願意跟我去嗎？」他回答說道：「願意跟去。」晏仲想想：鬼雖說不是人自己安慰自己的心，也勝如沒有，便也笑起來。晏伯說道：「跟着去，祇是不要作嬌，可以給他吃有血肉的東西，拉他到太陽裏去晒他，過了午時便好。六七歲的小孩兒，過了春天和夏天，骨肉再長出來，可以娶得妻子，養得兒子了；養是怕不長壽罷了。」

說話的時候，門外有一個年輕的女人來偷看聽着，神氣很和順；晏仲疑心是哥哥的女兒，便問他問他，哥哥說道：「這個名叫湘裙，我小老婆的妹妹，孤零零一個人，沒有家可以回去，寄養在這裏。」

十年了。』問：『已經許了人嗎？』晏伯說道：『還不會。近來有媒人來說，東村一家姓田的。』那姑娘在窗外低低的說道：『我不嫁田家看牛的兒子！』晏仲心裏很看中他，可是不好明說，停了一回，晏伯站起身來，鋪一張牀在書房裏，留他弟弟住下。晏仲很不願意，可是心裏記掛着湘裙，要想法子探聽他哥哥的意思怎麼樣，便辭別了哥哥到牀上去。

這時候正是正月裏，天氣還冷，書房裏原沒有火爐的，冷冰冰的皮膚上起了癢粒，對着蠟燭火冷清清的坐着，想稍稍弄一點酒吃吃，停了一回，阿小推着門進來，拿着一碟子菜，一杯子酒，放在桌上；晏仲歡喜極了，問：『是誰弄的？』他回答說道：『是湘姨弄的。』酒快吃完，又拿灰蓋着一盤火，擱在牀下。晏仲問他：『爹娘可睡下了嗎？』說道：『睡下已經好半天了。』又問他：『你睡在什麼地方？』說道：『和湘姨拚睡一隻牀。』阿小等他叔叔睡下了，纔關上房門出去。晏仲想：湘裙又聰明，又知道他的意思，越發歡喜他，想着他又因他能夠看管阿小，要得到他的心越發切了。翻來覆去，在牀上，統夜不睡熟。早晨起來，告訴他哥哥說道：『做兄弟的一個人沒有伴，請大哥留心着。』晏伯說道：『我們家裏，不是窮家小戶的，纔找得出人來的；陰世裏便是有美人兒，怕在弟弟身上沒有什麼好處。』晏仲說道：『古時的人，也有鬼老婆的，有什麼要緊？』

晏伯好似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說道：「也還不錯。祇叫拿一根大針刺進皮裏去，淌出血來不住的，便可以做活人的老婆；怎麼可以潦潦草草？」晏仲說道：「得到湘裙看管阿小也不錯。」晏伯祇是搖着頭，晏仲求着他不肯罷休；嫂嫂說道：「捉住湘裙硬刺一針，試試看不能夠，也祇得罷了。」便拿着針出去，在門外遇見了湘裙，急拉住他的手臂一看，那血跡還是濕的，原來他聽得晏伯的話，早已自家試過了。嫂嫂放了他的手笑起來，回進來告訴晏伯，說道：「他有心檢選丈夫已經多時了！還用代他耽心事嗎？」那小老婆聽了生氣，趕到湘裙跟前，拿手指點着他的眼眶罵道：「下流丫頭！不知道害羞，要跟了阿叔逃去嗎？我一定不依你的心願！」湘裙又害羞又生氣，哭着要尋死，一家人吵鬧起來；晏仲便很不好意思，別着哥哥嫂嫂，帶着阿小出來。他哥哥說道：「弟弟暫時回去，阿小不要叫他再來，怕壞他活人的氣息。」晏仲答應了。

待回到家裏，假加上他的年紀，推說是哥哥賣去了丫頭的遺腹子；大家看他的相貌狠像，也相信是晏伯的兒子。晏仲教他讀書，便打發他拿一本書在太陽裏去讀書，起初以為苦，日子多了，慢慢的安耽起來。在六月裏，茶儿桌子熱得燙人，那孩兒又玩耍又讀書，一點沒有什麼苦。孩兒狠聰明，一天讀完了半本；夜裏和他叔叔脚對脚睡着，常常背着書。晏仲很歡喜，又因為不忘記湘裙，所以不

再想娶小老婆。

有一天，兩個媒人來替阿小做媒，家裏面沒有人照料，心裏狠焦灼；忽然那姓甘的嫂嫂，從外面進來說道：「阿叔不要怪娘，我送湘裙來了。因爲丫頭不知道害臊，我所以有意攔住羞羞他叔叔這樣子一表人才。不嫁給你，還要嫁給什麼人呢？」看見湘裙站在他後面，心裏狠高興；請阿嫂坐下，仔仔細細告訴他。有做媒的客人在外面廳上，便走出去；停了一回再走進來，那姓甘的已經去了。湘裙除去身上的打扮，到廚房裏去，刀斬着砧墩的聲音滿耳朵了；停了一回，酒菜擺滿了，煮得狠有味兒。客人去了，晏仲進去，看見湘裙打扮着坐在屋子裏，便和他對拜了，成了夫妻的禮。到夜裏，湘裙仍舊要和阿小一塊兒睡；晏仲說道：「我拿陽氣暖着他，不能夠離開的。」便打發湘裙在別一間屋子那，祇是到夜裏吃一杯酒，過去說笑一回，尋一回快活罷了。

湘裙看管從前妻子生的兒子和自己生的一般，晏仲越發說他好。有一天夜裏，夫妻兩人正親熱着，晏仲鬧着玩笑，問：「陰世裏可有美人兒嗎？」湘裙想了好半天，回答說道：「不曾看見。祇有鄰舍一個女人叫葳靈仙，大家說他標緻，看來相貌也和平常人一般，不過能打扮罷了。和我來去的日子狠長久，心裏暗暗的嫌惡他又太淫蕩；如要見他，立刻可以喚他來——可是這一種人，不可

以招惹他。」晏仲急急要看一看，湘裙拿着筆好似要寫字；停了一回，忽然拋下了筆說道：「不可以！不可以！」強求他三四回，便說道：「不要吃他迷住了。」晏仲答應他，便在紙上寫了幾畫，和畫符一般，在門外燒化了；停了一回，簾子一動，簾鉤一响，吃吃的露出笑聲來。湘裙起身出去，拉他進來；梳着高頭，和一朵雲似的，活像是畫兒裏的。靠着坐在牀橫頭，吃着酒，大家說分別以後的話。起初見了晏仲，還拿紅袖子按着嘴，不狠放聲談天；吃下幾盞以後，玩兒親熱着，沒有顧忌。悄悄的伸過一隻脚去，踏住晏仲的衣裳；晏仲心裏迷迷糊糊，不知道魂靈飛到什麼地方去了。眼睛面前祇是礙着湘裙，湘裙又故意留心他，一刻兒工夫不離開他身傍；葳靈仙忽然站起來，揭着門簾出去，湘裙跟着他，晏仲也跟着他。葳靈仙拉住了晏仲，跑進別的房裏去；湘裙很恨他，可是也沒有法子，氣憤憤的回到房裏去，聽他們做事體罷了。停了一回，晏仲進來，湘裙埋怨他說道：「不聽我的話，怕後來推他出去了！」晏仲疑心他吃醋，不高興，走開了。到了第二天夜裏，葳靈仙不喚他，他自己來了；湘裙很高興見他，抬着頭不去招呼他。葳靈仙竟和晏仲拉着手走去——這樣子幾夜。湘裙見他來了，便罵，可是不能夠趕去他。

一個多月，晏仲羞病，不能夠起牀；纔十分懊悔，喚湘裙來和他一塊兒睡着住着，想可以避去他。日

日夜夜防備得稍稍鬆了一步。那人和鬼已經在那裏幹事體了。湘裙拿着棍子去趕他，那鬼生氣，和他打架；湘裙氣力小，手脚都被他打傷。晏仲後來病得昏昏沉沉，湘裙哭着說道：「叫我怎麼去見我的姊姊呢！」又過了幾天，晏仲昏昏沉沉的便死去；當初看見兩個差人，拿着傳票進來，不知不覺跟着他去。到路上，又怕沒有盤費，求那差人便路到他哥哥家裏去轉一轉；他哥哥見了，驚慌得臉上變了顏色。問：「弟弟近來做了什麼事體？」晏仲說道：「沒有什麼，祇害着鬼病罷了。」便老實把這事體告訴他。他哥哥說道：「不錯了。」便拿出白金子一封，對差人說道：「暫時請你收下了，我的弟弟罪不應該死，請你放他回去；我喚我的兒子跟着去，大概沒有不成功的。」便喝阿大陪着差人吃酒，轉身走進家裏去，統統告訴他們這件事體，便喚甘氏隔壁去喚葳靈仙來。停了一回，他來了；看見晏仲，便要逃去。晏伯抓住他頭髮，罵道：「淫賤丫頭！活在世上做蕩婦，死了做賤鬼；給大家看不起多時了，又害我兄弟嗎？」立刻打他的嘴巴。他頭髮披散了，那標緻的臉兒頓時變了。好半天，一個老太婆跑來，爬在地下苦求；晏伯又埋怨老太婆，放他女兒出來害人。罵了半天，纔叫他同女兒一塊兒出去。

晏伯便送晏仲回丟，恍恍惚惚的時候，已經到了家門口；一直走進睡房裏，忽然好似醒過來一般。

纔知道方纔是已經死了。晏伯埋怨湘裙說道：「我和你的姊姊，說你賢惠能幹，所以把你嫁給我的弟弟；反要逼着我弟弟死嗎？若說不是有名份上的嫌疑，你便該打！」湘裙又不好意思又害怕，淌着眼淚對着晏伯跪下來認錯；晏伯回過頭來，看見阿小高興起來說道：「孩兒居然是活人了！」湘裙要出去煮飯，晏伯推說道：「弟弟的事體不會辦好，我沒有空。」阿小年紀十三歲了，慢慢的知道捨不得他父親；看見父親要出去，淌着眼淚跟住他。他父親說道：「跟着叔叔狠快活，我便再來看你。」一轉眼便不見了。從此不再通信息。

後來阿小娶了媳婦，養下一個兒子，也是年紀到三十歲死了。晏仲看管他的孤兒，和姪兒在世的時候一般；晏仲年紀到了八十歲，他的兒子二十多歲了，便分了家。湘裙沒有孩兒生出來，有一天對晏仲說道：「我先到地底下去，替你趕開狐狸可好嗎？」打扮得完完全全，上牀去死了。晏仲也不傷心，過了半年，也死了。

異史氏說道：「天下的弟兄，要好得和晏仲一般的，有幾個人呢？原應該他不死，又加他的年紀。陽世裏斷了後代，陰世裏子孫傳下去；這個都是不忍死他的哥哥，這一點誠心感動了天。在人世上沒有這個理，在天上難道有這個定數嗎？陰世裏養兒子，願意承接前代的鬼，想來也不少；怕那承

接斷子孫房的產好哥哥好弟弟不肯收管呢！

（註一）慰情亦勝無 這五個字的意思，是說安

慰安慰自己的心，也勝如比沒有好一點。陶潛的詩裏有兩句道：『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註二）燕樓 唐朝有一個美人，名喚關盼盼，

建娶他做小老婆，住在燕子樓上。後來便把這「燕樓」兩個字，代娶小老婆的解釋。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不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一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瞋，膝而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迹，不知其往。

心無望，快快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媪，似爲女母也。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冥娘娘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可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媪，媪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濶，母如此，踏踏妹如此。』

織織，何能便至？曰：日已將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爲，還伎兒作婦。才聞，樸誠自表，切矢皦日。媪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咻之。

才殷勤，手於羹，覓山兜二，昇媪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呵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借活。才唯唯聽受。

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闔，媪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少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篋，如防寇。

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媵，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虛飲博無貲耶？才不

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歎，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七箸，罵婢作諸態。

一夕，女沾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迹？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以壻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

夜將半，始抵母家，搥關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榻，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輕耶？」才垂首，不敢少丑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

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

言次，婢媼連衿臂，旋旋圍繞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鸞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倡？」言未已，衆皆裂，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腎，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殼殼。」乃牽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有枯橫焉，冒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纆來，縋而下，取置崖上，淹將溘斃。

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簾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己家舊物，零落猶存。曙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鸞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不忍酷虐之，繫獄中，尋度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己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可

不知戒也。凡狎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已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亦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梁有才原是山西人，寄住在濟南地方做小買賣；沒有妻子田地產業，跟了鄉下人上岱山去。那岱山在四月交界的時候，燒香客人狠熱鬧；又有和尚尼姑領着許多男人，幾百幾十個夾七夾八跪在菩薩座位下面，看着燒香做記認，名叫做「跪香」。梁有才看見許多人裏面有一個姑娘年紀十七八歲，長得標緻，歡喜他，假裝做香客，挨近那姑娘身傍去，又假裝做膝蓋頭酸痛，沒有力的樣子，故意拿手去捏着姑娘的脚。那姑娘回過頭來，好似生氣，拿膝蓋頭走着路，離開得遠些；梁有才又拿膝蓋頭走着路，挨近去，停了一回，又捏着他。姑娘覺得了，急站起來不跪了，走出門外去。梁有才也站起身來，走出門去跟着他的脚跡，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心裏沒有想望，悶悶的走着路；在半路上看見那姑娘跟着一個老太婆走着，好似女兒和娘一般。

梁有才追上去，老太婆對女兒一邊走一邊說着話道：『你肯去拜娘娘，是狠好的事體；你又沒有兄弟妹妹，祇求娘娘暗暗的保佑你，保佑你嫁一個好女婿。祇叫能夠孝順我，也不一定要做官人家的子弟，有錢人家的公子。』梁有才聽了，暗暗的高興，慢慢的搭上去問那老太婆；老太婆自己說：『姓雲女兒名叫翠仙是他養的；家住在西面山上，離這裏四十里地方。』梁有才說道：『山上路不好走，媽媽這樣子累垂，妹妹這樣子的小脚，怎麼能夠便走到？』他說道：『太陽已經快晚了，預備借娘舅家裏住一夜呢。』梁有才說道：『方纔說挑選女婿，不嫌我窮不瞧不起我下賤，我又不曾成過親，還合得媽媽的心意嗎？』老太婆把這個話去問他女兒，他女兒不答應；老太婆連問了幾聲，那姑娘說道：他少福氣，又放蕩沒有規矩輕薄的，心腸還怕容易翻覆，孩兒不能給下流人做媳婦！』梁有才聽了，自己說狠老實的，對着太陽罰咒；老太婆歡喜，竟答應了他。他女兒不高興，氣憤罷了。他娘又硬拍着哄着他。

梁有才十分周到，手伸到袋子裏去拿出錢來；雇得山轎兩乘，抬着老太婆和姑娘，自己走着跟着。好似做用人；走過七高八低的地方，便喝着轎夫不要搖幌，十分小心。停了一回，到了鄉下人家，便拉着梁有才一塊兒到娘舅家來；娘舅出來，是一個老頭兒，舅姆出來，是一個老太婆。雲老太婆喚

有才說道：『今天我不用日日夜裏的彈檢，恰巧他哥哥嫂嫂女婿鼻子也是在外，再好沒有了。』聽了也拿喜歡出酒菜來給梁有才吃吃過了把翠仙打扮得狠周全出來鋪着牀催他睡那姑娘說道：『我原知道官人是沒有義氣的，逼着娘的主意，糊糊塗塗的嫁你；官人若有人心的，可不用憂愁我兩人過活的事體。』梁有才一一的彙應着。

明天一早起來，母親說：『梁有才可以先出去，我帶着女兒隨後便來。』梁有才回到家裏，打掃門窗，老太婆果然送姑娘來了；走進屋子裏一看，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麼東西，便說道：『像這個樣子，怎麼可以過日子？我趕快回去，便小小幫助你辛苦辛苦便去了。』到了第二天，有男人女人幾個，各人拿着衣服吃食動用傢伙擺在一間屋子裏滿了，不吃飯大家去了；祇留下一個丫頭——梁有才從此坐在家裏，穿得暖吃得飽，祇是天天領着那流氓一塊兒吃酒，一塊兒耍錢，慢慢的偷着姑娘的簪子耳環去添賭本翠仙勸他不聽，狠不願意，他祇是牢牢的看着箱子，好似防強盜一般，有一天那賭朋友打着門來尋有才，一見看見了翠仙鬼頭鬼腦的做出稀奇樣子來鬧着玩笑；對有才說道：『你狠可以做官發財的了，爲什麼還要愁窮呢？』有才問：『什麼緣故？』他回答說道：『前幾天看見你的太太，實在是天仙，却和你家裏的光景不配，賣去給人家做小老婆，銀錢可以』

得到一百塊，做器姐兒，可以得到一千塊。一千塊錢在家裏，還怕吃酒要錢沒有錢嗎？」有才嘴裏不說，心裏也認做不錯；回家去便對翠仙嘆氣，常常說：「窮得不能過日子。」翠仙不去理他。有才連連的打着桌子，丟刀筷罵了頭，做出許多樣子來。

有一天夜裏，翠仙買着酒和他吃酒；忽然說道：「官人因為窮的緣故，天天心焦；我又不能夠想法子免去這個窮，分關官人的心事。肚子裏豈不慚愧？可是沒有好東西，祇有這個丫頭，賣去他可以稍稍做做買賣。」梁才搖着頭說道：「他能值得幾個錢？」又吃了一回酒，翠仙說道：「我和官人有什麼不肯，祇是我力量用完了；想窮到這個樣子，便是死跟着你不過一樣吃着這一百年之苦，有什麼發迹可望的？不如把我賣到做官人家去，兩個人都得着好處；得到的錢，也許比丫頭多幾文。」有才故意做出詫異的樣子來說道：「怎麼可以到這個地步？」翠仙再三說了，臉上正正經經的；有才歡喜起來說道：「且再商量商量。」便託着太監賣在官妓隊裏。太監親自到有才家裏來，見了翠仙很高興的；怕不能夠立刻到手，便寫一張票子八百串錢，事體快要成功了。翠仙說道：「我母親因為女壻家裏窮，常常記在心裏；現在情份斷了，我要暫時回家去看看娘。且官人和我斷絕了，怎麼可以不去告訴一聲母親？」有才怕他母親攔住他，翠仙說道：「我本來是自己願就

的，保得住不鬧亂子的。梁有才跟了他去。

一夜裏快過了一半，纔走到母親家裏，打着門進去；看見樓房華麗整齊，用人來來去去很熱鬧。有才天天和翠仙住在一塊兒，常要常去看丈母，翠仙便攔住他；所以做了女婿一年多，從來也不會一到丈母家裏。到這時候看了很詫異，看他是大家人家，怕賣他去做小老婆和妓女是不願意的。翠仙領着有才跑上樓去，老太婆詫異着問：「你夫妻兩人打什麼地方來的？」翠仙發着恨說道：「我原說他是沒有義氣的，現在果然。便在衣裳裏面拿出黃金兩錠來，擱在桌子上說道：『虧得不會被小人騙了去，現在仍舊還了母親。』他母親詫異起來，問他：『什麼緣故？』翠仙說道：『他預備要賣我呢；藏着這個金子，沒有用處。』便手指着有才罵道：『豺鼠子！從前肩膀上挑着担，臉上塗着爛泥，和鬼一般；當初近我身來，臭的薰薰有汗酸氣，皮肉上的齷齪多得要壓塌牀，手脚上的皮，一寸厚，叫人一夜到天亮打惡心。自從我到了你家裏，安安耽耽坐着吃飯，一張鬼皮纔脫下；母親在跟前親眼看見的，我難道冤枉你的？』梁有才低着頭，不敢稍稍喘一口氣；翠仙又說道：『我自己知道沒有標緻臉兒，不能夠嫁給做官的人；像你這種男人，我自己還想可以配得上。有什麼虧待你的地方，便肚子裏沒有一點點香火情份？我難道不能夠造樓屋買好田，想你是輕骨頭討做

相，到底不是白頭到老的夫妻。」

說話的時候，那丫頭老媽子一齊擄高了袖子，露出了臂膀，團團圍着他；聽得翠仙一句一句的埋怨他，便大家拿涎水吐他罵他。都說道：「不如殺了，何必再對他說什麼？」有才十分害怕，爬在地下自己認錯，祇說道：「知道懊悔了！」翠仙又氣憤憤的對他說道：「賣去老婆，已經是十分可惡了；還不算兇，怎麼忍把同被窩睡的人，騙去做竈姐兒？」話語未說完，大家眼睛睜得很大，一齊拿尖的簪頭兒剪刀刺他的大腿脅骨；有才喊着哭着求饒命，翠仙攔住他說道：「可以暫時放了他；他果然沒有良心，我卻看不慣他這可憐相。」便帶着許多人下樓去。有才坐着，聽了半天，人說話的聲音都沒有了；想要偷着逃去，忽然仰起頭來，看見天上的星，東面已經放白光了。一片荒野地方，望去糊糊塗塗的燈火，也慢慢的不見了；並沒有房子，身體坐在峭壁上。低下頭去一看，是很深的山谷，深得看不見底；驚慌得很，怕吊下去。身體稍稍動一動，那坐着的一塊石頭，落下去；到半山裏，有一枝枯藤攔住，幸身體不會吊下去。那枝枯藤攔住了肚子，手脚凌空；向下一看，空空洞洞的不知道多少丈高，不敢動一動。又喊着又害怕，渾身腫漲起來，眼耳鼻舌身上的氣力一齊用完；那太陽慢的高起來，纔有幾個斫柴的上來看見他，尋得一根繩子來掛他下去，抱着他攔在山

頭上，祇剩得一絲絲氣息，快要死了。

抬着送到他家裏去，一進去祇看見門裏空空洞洞的，和破廟一般；那牀鋪箱籠和什物，統統不見了，祇有一張繩牀，一張破桌子，是自己家裏舊時的東西，七零八落的還在他垂頭喪氣的自己爬上牀去睡着；肚子餓的時候，每天到鄰舍家去討一回飯來吃。隔了幾天，那腫的地方爛成了癩瘡；鄰舍朋友都看他不起這個品行，統統厭惡他。梁有才沒有法子，賣去了房子，住在山洞裏；在路上討飯，藏一柄刀在自己身傍。有人勸他把刀去換飯吃，梁有才不肯，說道：『住在荒野地方，拿這個防備虎狼，可以自己保護着罷了。』後來在路上，遇到從前勸他賣去妻子的人，走近去和他訴苦，忽然拿出刀來，斫過去，殺死了，他便被人捉住送到衙門裏去。官問明白了他的情形，也不忍心給他受刑罰；關在牢間裏，過幾天，便死了。

異史氏說道：『得着一個美人兒，和他一塊兒住在屋子裏，便是給我朝南坐着做皇帝，這麼肯換的呢？自己已經不做好人，反怨着那壞朋友；所以做朋友的不可以不知道警戒，凡是不規矩的人，引人去嫖賭，做種種不規矩的事體，他事體一定要弄壞。雖說不怨恨他，也不道他好。待到身上沒有衣穿，他妻子沒有褲子穿，千萬個人指點着說他，便是不害病，也要羞死。窮苦坍塌的念頭，沒有

一個時候不在他肚子裏轉着；窮苦坍塌的恨，也沒有一個時候肚子裏不懷着恨。冷清清的夜裏睡在草堆裏，翻來覆去睡不着；這時候纔慢慢的想着不會敗落的時候，一樁一樁的想到已經敗落的時候，又一樁一樁的想爲什麼敗落的緣故。便從這地方想起頭兒害他敗落的人，到了這時候，軟弱的人便坐起來坐在破絮花堆裏罵人，強橫的熬着凍，赤條條的走起來，拿着燈火找尋一柄刀，霍霍的磨着，不等到夜過完了。所以拿好事體去勸人，好似送他吃柳攪；拿壞事體去引人，好似送他一塊臭肉。聽人說話的，固然要當心；說話的人可不害怕嗎？」

(註一) 皦日 對着太陽罰咒說道：『你如不信，好似這個太陽一般。』皦日，便是很亮的太陽。

(註二) 適適 是說鬼頭鬼腦的樣子。

(註三) 香火情 香火情，是說頂薄的交情。

(註四) 繩牀 有架子的小牀，喚做繩牀，又喚做胡牀，也喚做交牀。

(註五) 刀擎 擎，是打；拿刀打去，便是斬。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

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納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來棊貧，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爲？』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

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卽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遂以左手捋髻，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

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幢幢，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階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驚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旣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旣下，恍惚出現。

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旣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卽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日，警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卻！』

女子卽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薪漉米，爲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爲，不勝慙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澁合砒酖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

習以爲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尙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豈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爲怪。

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疏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爲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是析兩紙爲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籍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

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

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爲抓背，臥爲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線。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爲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於是設鬼帳焉。

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託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爲辱，遂行。

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覩。

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惶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媵御。秋容不屈，今亦幽

囚。妾馳百里，沒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躄而沒。

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僞爲不知，部院勘其寃，釋之。

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麻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託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爲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住在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

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若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

會一道士，途遇生，願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香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

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輦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昇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壻而去。

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豔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生平。忽聞烏烏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慰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爲慘動，不能成合卺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迹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座，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

一日晨興，有少女擗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豔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交付耳。」歛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陋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

伸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

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歛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天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卽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殯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違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渭南地方姜部郎的屋子裏有鬼怪，常常要迷人，便搬到別處去，留着一個老頭兒看門，便死了。換了好幾個，都死了。便把這屋子空着。這地方有一個姓陶的讀書人，號叫望三的一向脾氣直爽，歡喜逛窯姐兒，到酒吃醉了，便丟了走開。那朋友特意叫妓女跑去陪伴他，也笑着留下，他不推託的；但是實在一夜沒有沾染什麼。他曾經睡在部郎家裏，有一個丫頭夜裏跑來，他硬推出去，不糟塌他；部郎因爲這個看重他。家裏十分窮苦，又死了老婆，茅屋幾間，到大暑天受不住這個熱，便去對

部郎說。要借他這個空屋子。部郎因爲這個屋子不利，便不肯借給他。望三便做了一篇續無鬼論，送去給部郎，又說道：「鬼有什麼作爲？」部郎看他要這屋子的心很堅，答應了他。

望三進去打掃廳房，到快晚，攔一本書在屋子裏；回轉身去拿別的東西，那書已經不見了。很奇怪，他仰着身體睡在榻上，靜悄悄的，不做聲，看他有什麼變動。一頓飯工夫，聽得有脚步聲；一看，看見兩個姑娘從房裏出來，那不見的書送來還在桌子上。一個大約二十歲，一個大約十七八歲，都是長得很標緻的；慢慢的走來，站在牀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發笑，望望靜悄悄的不動。那年紀大的姑娘翹起一隻脚，踏在望三肚子上；那年紀小的，把手掩着嘴，忍住笑。望三覺得心裏搖搖幌幌的，自己把持不住，趕快把念頭攏正，到底也不去理他；那姑娘把便左手拉着鬍子，右手輕輕的打着巴掌，露出輕輕的響聲來，那年輕的越發好笑。望三直跳起來，罵着說道：「鬼東西！敢這樣子沒規矩？」那兩個姑娘慌慌張張的逃去。

望三怕夜裏受他的累，要搬回家去，又不好意思遮飾從前的話，便點着燈讀書；黑地裏鬼的影子跑來跑去，他一點兒也不去看他。夜裏過了一半，點着蠟燭火睡覺；纔閉上眼，覺得一個人拿一根細的東西穿進他鼻子去，很癢，打了一個大噴嚏，祇聽得黑地裏隱隱的有笑聲。望三不做聲，裝假

睡着候着他；停了一回，看見那年輕的女人，拿紙條兒搓成一根細棒兒，蹣着脚走一步躲一躲的過來。望三很快的坐起來罵他，一轉眼逃了去；待到睡下，又來穿他的耳躲——一夜到天亮，當不住他的吵鬧。待到難啼，便靜悄悄的一點兒沒有聲響了；望三纔得好好的睡熟，一天到晚也不看見什麼，不聽見什麼。待到太陽下山以後，隱隱約約的又出來了。

望三便在夜裏煮了飯，預備到天亮；那年紀大的，慢慢的彎在臂膀，靠在桌子上看着望三讀書。停了一回，伸手來掩住望三讀的書；望三生氣去抓他，便已經輕飄飄的飛去。停了一回，又來掩住他，望三伸手按住書讀着；那年輕的悄悄的在腦子後面，伸着兩隻手，遮住了望三的眼睛，一轉眼又逃開去，遠遠的站着笑。望三拿手指着他罵道：「小鬼頭！捉住了，統統殺死你！」那女人聽了，便也不害怕；便笑着對他說道：「男女房裏玩兒的勾當，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和我纏着也沒有好處。」那兩個女人微微的笑着；一回身到廚房裏去，劈柴淘米替望三煮飯。望三看着他，稱贊道：「你兩個姑娘做這事體，豈不比胡鬧好嗎？」停了一回，飯煮熟了，搶着拿杯筷碗盞，擱在桌子上。望三說道：「謝謝你替我做事體，拿什麼來報答你的好處？」那姑娘笑着說道：「飯裏有小便合着砒霜，攪在一塊兒了！」望三說道：「和你前世沒有讎恨，怎麼能夠拿這樣來害死我？」吃完了又添，搶

着上去把碗接過來，望三也歡喜。

這樣子做慣了，日子多了，慢慢的熟起來，並坐着靠着身子說話；問他的名姓，那年紀大的說道：「我名叫秋容，姓喬，他是阮家的小謝，又細細的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小小謝笑着說道：『癡男人！還不敢一近身子，誰要你問我的家裏？難道要結親嗎？』望三扮着正經臉兒說道：『見了你這美人兒，豈有不歡喜的呢？但是陰世裏的鬼氣，存在人身裏一定要死；若不歡喜和我一塊兒住，便請你回去。若願意和我一塊兒住的，安安靜靜住下是了。若說你們不愛我，爲什麼一定要糟蹋了兩個美人兒？若真的歡喜我，爲什麼一定要謀死一個書獃子？』那兩個姑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臉上很規矩，從此便不狠吵鬧。但是他常常也伸手到懷裏去拉下褲子，丟在地下；他聽他去鬧，不以爲怪。

有一天，他抄書不曾抄完出去了；待到回來，那小謝也靠在桌子上拿着筆，幹兒代他抄寫。看見望三來，便丟下筆，看着他笑；走近去一看，他雖說壞得不成個字樣兒，那一行一行卻排得很疏朗整齊。望三稱贊他說道：『你是風雅人兒，若歡喜學這個，我教給你這個。』便在抱懷裏，捏着他的臂膀，教他寫字。秋容打外面進來，臉色忽然變了，意思好似妬忌他。小謝笑着說道：『我年紀小的時

候，曾經跟着父親學寫字；現在長久不寫了，便和在夢裏一般。』秋容不做聲。望三知道他的意思，假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便抱着他，給他一枝筆。說道：『我看你能夠寫這個嗎？』把着他寫了幾個字，站起來說道：『秋容娘子很好的筆力！』秋容聽了纔高興。便裁開兩黃紙做格子，給他一塊兒臨帖學字。望三另外點一盞燈讀書，暗暗歡喜他各人都有事體做，大家不來攪吵。臨字完了，祇來站在桌子跟前，聽望三批點好壞。秋容本來不知道讀書，寫的字也是糊裏糊塗點，認不出來；聽望三批點過了，他自己還道趕不上小謝有不好意思的樣子。望三稱贊歡慰他，臉上纔高興起來。這兩個姑娘，從此便和先生一般看待望三，坐着替他抓背，睡着替他敲大腿，但不敢欺侮他，反搶着討他的好。過了幾天，小謝寫的字，居然寫得端正。望三偶然稱贊他，秋容便十分不好意思，臉上的粉光兒亮晶晶的，褪了顏色，眼淚和線一般的一條一條的掛下來。望三再三勸慰他，纔住了哭；便教他讀書，聰明得非凡，指點過一篇，不用再問人的。和望三比着讀書，常常到天亮。小謝又領了他的弟弟三郎來，拜在望三門下做學生，年紀大約十五六歲臉兒，長得後秀——拿金如意一枝，送給望三做見面錢；望三教他和秋容同讀着一本書，一屋子唧唧啞啞的聲音。望三從此便開了一個鬼館了。

部郎聽得了這件事體，稱贊他好，便照常常應他幾個錢。過了幾個月，秋容和三郎都會做詩了，常常大家做詩和詩。小謝暗地裏叮囑望三不要教秋容做詩，望三答應他，秋容叮囑不要教小謝望三也答應他。有一天，望三快要去趕考，兩個姑娘淌着眼淚拉着手分別。三郎說道：「這一過可以推說害病不去，不然怕要遇到不吉利的事體。」望三以為推說給人見笑，便去了。

從前望三因為歡喜拿詩詞去笑時事，得罪了本城做官人家的子弟，天天想陷害他，暗地裏拿錢去打通學臺，冤枉他的品行不好，關在牢間裏。盤纏錢也化完了，向牢間裏的犯人討飯吃，自己已經沒有活命的望頭，忽然有一個人和飛一般的走進來，一看，便是秋容，拿出飯菜來給望三吃，對着哭得很傷心，說道：「三郎，怕你遇到不好的事體，現在果然不錯。三郎和我一塊兒來的，到撫院裏伸冤去了。」說了幾句說話，便出去了。別人都不看見。

過了一天，那撫台出來，三郎攔在路上喊冤，捉了他去。秋容到牢間裏來告訴望三來來去去的打聽着。有三天不見秋容跑來，望三憂愁飢餓沒有法子，過一天和過一年一樣。忽然小謝走來，悲傷得要死，說道：「秋容回家的時候，路過城隍廟，被西面廊下的黑判官硬搶了去，逼他做小老婆。秋容不肯，現在也關在屋子裏。我跑了一百里路，走得很累人。走到北門，被一株老棘樹刺破了我的

脚心，痛得攢到骨裏去，怕不能夠再來看你了。』便給他脚看，血漬涇透了小脚鞋兒，拿出金子三兩，一蹺一蹺的不見了。

那撫台審問三郎，知道他本來不是親眷，無緣無故代他來告狀，正要打他，一倒在地上便不見了。看了很詫異，看他的狀子上面的話，說得很傷心可憐，提望三來當面審問他，問：『三郎是什麼人？』望三假裝做不知道，撫台知道他是冤枉的，放了他。

待到回家去，統夜沒有一個人來，到夜深的時候，小謝纔來，皺着眉頭說道：『三郎在撫台衙門裏，被衙門裏的神道押着到閻羅王跟前，閻王說三郎有義氣，現在投生在有錢的做官人家。秋容許多日子關着，我寫着狀子送到城隍廟裏，又被他們挪下了，擱起來，不能夠送進去，這便如何是好？』望三氣憤憤的說道：『黑老鬼！怎麼敢這樣子？明天去打倒他的泥像，做他踏成了爛泥。』對着城隍菩薩責問他：『他衙門裏的用人，兇橫得這個樣子，他難道睡在夢裏的嗎？』又傷心又生氣，對坐着不知不覺四更大快天亮了，秋容輕飄飄的忽然來了，兩人又詫異，又歡喜，急急問他。秋容淌下眼淚來說道：『現在爲了郎君吃盡苦楚了！那判官天天拿刀棍逼着我，今朝夜裏忽然放我回來，說道：『我沒有別樣壞心，原是爲的歡喜你的緣故，既然不肯依我，我也不硬要糟塌你。請去告』

訴陶舉人：『不要來責罰我。』」

望三聽了這話，稍稍開心，要和他一塊兒睡，說道：『今天情願爲你死了！』兩個姑娘皺着眉頭說道：『從前聽了你歡喜我的話，很知道點規矩義氣；怎麼肯拿愛你的心來害死你呢？』打定主意不肯，但是抱着頸子靠着頭，要好得和夫妻一樣。兩個姑娘因爲同遭過難的緣故，吃醋的心思統統消滅了。

恰巧有一個道士，在路上遇到了望三，看着他說道：『身上有鬼氣息。』望三聽他的話說得奇怪，統統把這情形告訴他；道士說道：『這個鬼很好，不可以負他。』便寫了兩道符，交給望三，說道：『回家去給兩個鬼聽他們的福命；如聽得門外有哭女兒的，把符吞下肚子，趕快出去，先跑到的可以活過來。』望三拜謝他，拿着符回來，叮囑兩個姑娘。後來過了一個多月，果然聽得有哭女兒的，兩個姑娘搶着跑出去，小謝慌忙的時候，忘吞下那道符。看見有棺材車子抬過，秋容直衝出去，攢進棺材不見了；小謝不得攢進去，哭得狠淒涼的回進來。望三出去一看，便是那有錢人家姓郝的，去葬他女兒的棺材；大家看見一個女人走進棺材裏去，正大家詫異的時候，停了一回，聽得棺材裏有聲響；停下來，打開棺材一看，那女兒已經狠快的醒過來。便暫時寄住在望三的书房外面，大

家圍着看管他。忽然他張着眼來問姓陶的，姓郝的細細問的，他回答說道：『我不是你的女兒。』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姓郝的不十分相信，要扶着他回去；女兒不肯，一直走進望三的書房裏睡倒了，不肯起來。姓郝的便認定了女婿，回家去。

望三走近去一看，那臉盤雖說兩樣，他的標緻卻不輸給秋容；歡喜得出於想望以外，親親熱熱的說起從前的事體。忽然聽得嗚嗚的有鬼哭聲，便是小謝在黑地牆角裏哭着；心裏狠可憐他，便拿着燈兒去看他，勸慰着，可憐着他。他衣襟上袖子上眼淚打濕了，傷心得不能能休；到快天亮纔回去。天一亮，姓郝的打發丫頭老媽子搬送嫁裝來，居然是丈人女婿了。到天晚，走進裏房去，那小謝又哭起來——這樣子六七夜，夫妻都替他傷心，能夠成夫妻的禮。望三憂愁，想着沒有法子；秋容說道：『道士是仙人，再去求他，倘蒙他可憐救他，也是說不定的。』望三說：『不錯。』尋到道士住的地方，爬在地下磕頭，自己說出這情形來；道士再三說沒有法子，望三苦求他不休。道士笑着說道：『癡讀書人會纏人！也該和他有緣，替你去使盡我的本領。』便跟着望三來家，要一間清靜的房間，關着房門坐着，叮囑他不要去問話；一共十多天，不喝茶，不吃飯，偷着去望他，閉着眼睛好似睡熟一般。

有一天早晨起來，有一個年輕的姑娘，掀着門簾進來；秋波也似的眼珠，雪也似白的牙齒，標緻得叫人看着眼花。微微的笑着說道：『走了一夜，累死了！被你糾纏不清，跑在一百里外面，纔找到一間好屋子。』道士和他一塊兒坐着車子來，了待他進來便交給他便了。『快天黑，小謝到了；那姑娘急急站起來迎上前去，抱住他狠快的合做了一個身體倒在地下，僵硬了。道士從屋子裏出來，拱拱手逕自去了，拜着送他出去；待到回進去，那小謝已經醒過來，扶着他去坐在牀上。那氣息身體慢慢的活動起來，祇是捏着小脚兒說脚趾腿兒酸痛；過了幾天，纔能起身。

後來望三去趕考，考中了；有一個名叫蔡子經的和他結拜做弟兄；因為別的事體，到望三家裏來，住了幾天。小謝從鄰舍人家回來，蔡子經遠遠的望去看見他，很快的跑上去跟着小謝轉身躲避，心裏暗暗的恨他輕薄。蔡子經告訴望三說道：『有一件事體，叫人聽了十分奇怪，不知道可以告訴你嗎？』問他：『什麼事？』他回答說道：『三年以前，我一個小妹子短命死了；過了兩夜，便不見了他的屍首。到現在又疑心又想他。方纔見你的夫人，怎麼像得這樣利害？』望三笑着說道：『我妻子是粗蠢的，怎麼可以比得你的妹妹？但是既然是結拜弟兄，交情也很好；叫妻子出來見見，有什麼礙事呢？』便走進去，叫小謝穿了入殮時候的衣服出來；蔡子經十分詫異着說道：『真是我

的妹子！』便淌下眼淚來。望三便把這事體從頭至尾說出來，蔡子經歡喜着說道：『妹子不會死，我要趕快回去。』過了幾天，合家人都來了；後來來來去去和郝家一樣。

異史氏說道：『絕色的美人兒，求一個也不容易，得到怎麼，可以忽然得到兩個呢？這種事體一千年纔得遇到一回。祇有不糟塌私下跑來的女人的纔能夠遇到這事體。道士他是神仙嗎？怎麼他的本領這樣靈驗，若真有他的本領便是相貌醜的鬼也可以娶做妻子的。』

（註一）鼓盆 古時有一個莊子，他妻子死了，有

一個惠子去弔孝；見莊子打着盆兒唱着曲子。

惠子問他：『人死了不哭，也便罷了；怎樣反這

樣高興？』莊子說道：『我妻子安安耽耽的睡

在棺材裏，我跟着悽悽涼涼的去哭，似乎不通，

所以不哭。』後來人便把這「鼓盆」兩字，當

做死妻子的典故。

（註二）無鬼論 晉朝的阮瞻，做一篇無鬼論；唐

朝的林蘊，也做一篇無鬼論。

（註三）花判 古時做中書舍人官的，管天下許

多事體。那官員們各人把自己的意思寫在帖

子上送來，那帖子便喚做「五花判事」。判，是

批評的意思；批評好壞，叫做花判。

（註四）通籍 籍，是一尺二寸長的竹片做成的；

漢朝做宮裏的官員的，便把他父母兄弟的年

紀名字寫在竹片上，掛在宮裏。他父母兄弟到

宮裏去，便要在竹片上查對，喚做通籍；如今人——考中了功名，他父母得了誥封，也喚做通籍。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僮僕，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遊囑，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橐篋，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

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鈔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讀耳。」便從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鼈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

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卽文學士，胸中尙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

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迺遭相從地下去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甯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卽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

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味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陶爇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

「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一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爲男子也！」

明天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晉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權也。

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尙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問其故，曰：「桓侯五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荐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怱然於兄，弟意欲

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卽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

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假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卽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卽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

先時陶翁晝臥，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借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卻，適家媪出，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卽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

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

陶兩入闈，祇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暗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甯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北平地方的陶聖俞是有名氣的讀書人，順治年間去考舉人，住在城外。偶然走出門去，看見一個人背着書箱，慢慢的走着——好似找住的地方不會找到一般的——略略問他幾句，便把背着的东西放在路傍，和他談天，說話狠有學問。陶聖俞十分歡喜，邀他和自己一塊兒住。那客人狠高興，拿着去行進去，便一塊兒住下。那客人自己說：『是順天地方人，姓于，名叫去惡。』因陶聖俞的年紀大一點，稱他做哥哥。于去惡的脾氣，不歡喜出去遊玩，常常獨自一人坐在一間屋子裏，那桌

子上沒有書本兒；陶聖俞不和他談天，便靜悄悄的睡着罷了。陶聖俞心裏疑心他，搜尋他的袋袋箱子，除筆硯以外，更沒有別的東西；怪了問他，他笑着說道：『我們讀書，難道臨時要用纜讀的嗎？』有一天，到陶聖俞屋子裏來，借了書去，關上房門抄得很快；一天抄了五十多張紙，也不看見他摺疊成了書本兒。偷着去看他，祇見他抄一張稿子完了，便燒做了灰，吞下肚去。越法奇怪，問他：『什麼緣故？』說道：『我把這個代讀書呢。』便背出他抄的書來，一刻兒工夫好幾篇，一個字也不錯。陶聖俞很高興，要學他的法子，于去惡說：『不可以。』陶聖俞疑心他是小器，說話裏有點責備他的意思；于去惡說道：『哥哥真不原諒我，得利害了！要不說出來，我的心却沒法子叫你明白；立刻說出來，又怕你害怕。這是怎麼好？』陶聖俞再三說：『不礙。』于去惡說道：『我不是人，實在是個鬼呢。現在陰世裏也拿功名來定官，七月十四日奉聖旨要考簾官，十五日讀書人要進考場，月底出榜了。』陶聖俞問：『考簾官做什麼？』他說道：『這個是玉皇大帝小心的意思：不論烏官烏龜官，統統要考一考；會做文章的用在內簾裏，文理不通的不用他。』原來陰世裏的有許多神道，也好似陽世裏的有縣官，那得意的這一班人，眼睛裏不會看見學問深的書，不過年輕的時候拿這一點救急的法子，搶得功名便罷了。既得了功名，那救急的法子也丟開了，再管上賬簿公事，多

年，便是有學問的讀書人，肚子裏還有字嗎？陽間所以那班沒學問的人，邀倖得了功名，那英雄反而失志的，祇少了這一考罷了！」陶聖俞很稱讚他，說得不錯；從此越發敬重他，害怕他。有一天，他打外面進來，有憂愁的臉色，嘆着氣說道：「我生在窮苦人家，自己道死過以後，可以免去了；不再道這苦命跟着我到陰世裏來了！」陶聖俞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文昌帝君受了皇命，到都羅國裏去封王，籙官的考試便罷休了；幾十年的遊魂怨鬼，夾在裏面看文章，我們難道還有想望嗎？」陶聖俞問：「這班都是什麼人？」他說道：「便是我告訴你，你也不認識；大略說一兩個人出來，大約可以知道了。管音樂的師曠，管錢的和嶠……便是這班人。我自己想命是靠不住的，文章也是靠不住的，不如休了罷！」話說完，悶悶的不快活，便要收拾行李。陶聖俞拉住了勸他，纔住下。

到七月十五的夜裏，對陶聖俞說道：「我快要進考場去，託你到快天亮的時候，拿一炷香點着，到東面空地裏喊三聲去惡，我便來了。」便走出門去。陶聖俞買着酒煮着魚守候他，待到東方發白以後，小小心心的依着他的話；不到幾時，于去惡拉着一個年輕的男人來，問他的姓名，于去惡說道：「這個是方子晉，是我的好朋友，恰巧在考場裏遇到了；聽得哥哥的大名氣，很願拜見你。」同

着到屋內，在燭光底下見過禮。那年輕的男人，長長的身體，和玉人兒一般；神氣狠和氣，陶聖俞狠和他好。使問子晉：『做的好文章，一定是狠得意的？』于去惡說道：『說起來好笑，場裏七個題目，做成了一大半了；細細的打聽得那主考的名姓，便收拾着筆硯，頭也不回的出來。真是奇怪人呢！』陶聖俞煽旺了爐子裏的火，拿上酒來，便問：『考場裏什麼題目去惡可望考得第一名嗎？』于去惡說道：『四書的八股題，五經的論題，各一篇，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夠做得的；策論的問題，『從古以來，壞人原是不少，但是世界上的風氣，到了今天，奸險的人情，齷齪的樣子，越發不能夠說得清楚。不但是十八層地獄，所不能夠收得完，也不是十八層地獄，所能夠容得下的。這果然用什麼法子纔可以有的說？』應該酌量加一兩層地獄，』但是實在違背了上帝好生的心。這個應該加不應該加，或是另外有法子清理他的來源，你們這許多讀書人，不妨儘量說出來，不要隱瞞我。』做的策問，雖說不好，頗覺得痛快。那表的題目是：『擬天上的魔鬼殺盡了，按着等級賞賜那班臣子。龍馬天衣。』再有：『瑤臺應制』的詩題，『西池桃花』的賦題，這三篇，自道自考場裏沒有第二個人做得再比我好的了。』說罷，拍着手，方子晉笑着說道：『這個時候得讓老兄一個人稱能了，過幾天以後，不很傷心的哭纔算是男子漢呢！』

天一亮，方子晉要告辭回去，陶聖俞留着他，和他一塊兒住下；方子晉不肯，祇說定天晚再來。過了三天，竟不再來；陶聖俞打發于去惡跑去找他。于去惡說道：「不用去找。子晉心裏很想着我們，不是沒有心的。」太陽落下西去，方子晉果然來了；拿出一本窗課來給陶聖俞說道：「三天失約，我抄着舊時做的文章一百多首，求你批點批點。」陶聖俞接在手裏讀着很高興，讀一句贊一聲；大略讀完一兩首，便藏在書箱裏。談到夜深，方子晉便住下了，和于去惡同一牀睡着——從此也弄慣了，方子晉沒有一夜不來，陶聖俞也非方子晉不高興的。

有一天夜裏，慌慌張張的進來，對陶聖俞說道：「陰世裏榜已經出了，于家五哥考不中了。」于去惡正睡着，聽了這個話，跳起來，眼淚汪汪的淌下眼淚來；兩個人再三勸他，眼淚纔收住，但是對坐着靜悄悄的實在耐不住。方子晉說道：「方纔聽得大巡環官張飛快要到了，怕是考不中的人造的謠言呢；若說不是謠言，這文場裏這還改變呢。」于去惡聽了，臉上快活起來；陶聖俞追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桓侯張翼德隔三十年去查一查陰間，隔三十五年去查一查陽間；兩處地方不平的事體，等這位老爺來消一消去。」說着，站起來拉着方子晉一塊兒出去，隔了兩夜纔回來；方子晉對陶聖俞說道：「你不向五哥道喜麼？」張飛前天夜裏跑來，扯破了陰世裏的榜，榜上的

名字，祇留了三分裏的一分；統統查看遺落的卷子，得着五哥的，很歡喜，荐他去做交南的巡海使。早夜的時候，驕馬可以到了。」陶聖俞很快活，擺着酒菜賀喜，吃下幾杯；于去惡向着陶聖俞說道：「你家裏可有空屋子嗎？」問他：「要做什么？」他說道：「子晉孤零零一個人，沒有家鄉，又不忍丟開哥哥；我心想借一間屋子跟你住着。」陶聖俞很高興，說道：「這樣子，我榮幸得很多了！便是不多屋子，同一張牀也沒有什麼妨礙；祇是有父親在家，要先去告訴一聲。」于去惡說道：「我打聽得你父親，慈善厚道，可以依靠；哥哥考鄉場，還有幾天，子晉如等不及，先回到他家去，怎麼樣？」

陶聖俞留他住在客店裏做伴，叫他等着一塊兒回去。

到了第二天正天晚的時候，有車馬到門口來，接于去惡到任；于去惡站起來，拉著手說道：「從此分別了！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又怕攔了你努力上進的志氣。」問他：「什麼話？」他說道：「你的命裏不通，生下來不是這個時候；這一場裏，也祇有十成裏一成的望想。後一場，張飛到陽間裏來，公理纔伸，十成裏有三成的望想；第三場，纔可望中呢。」陶聖俞聽了這個話，要罷休了，于去惡說道：「不是這樣說的；這個都是天定的數，便是明知道不能夠得到功名，但是注定要吃的辛苦，也要吃完的。」又回過來對方子晉說道：「不要再住下，今天年月日都是好的；便把這車兒送你回去，

我自己騎着馬去。』方子晉高高興興的拜別陶聖俞，心裏糊裏糊塗不知道說些什麼好，紙是抹着眼淚送他出去；看車馬分着兩路中走去，一刻兒工夫都不見了。纔想到子晉回到北面家裏去，不會寫得一個字——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三場考完，不很得意，很快的跑回家去，一走進門，問：『子晉在什麼地方？』家裏並沒有人知道，便對他父親說起這情形，他父親笑着說道：『這樣說來，那客人已來了好多天了！』

前幾天，陶聖俞的父親，白天睡在牀上，夢見一輛車兒，停在他門外，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從車子裏出來，走上廳去拜見，詫異着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他回答說道：『大哥答應借我一間屋子，他因為要進考場去，不能夠同來，我先來了。』話說完，要進去拜見老太太，老太太爺正要推遜，恰巧家裏的老媽子出來說道：『太太養了一個少爺了！』一跳跳醒來，很奇怪這個夢，這一天陶聖俞回來說明白了，恰恰和夢裏的情形是對的，纔知道這個孩兒是方子晉轉世來的。父子兩人都歡喜，取名喚他小晉，孩兒纔養下來，歡喜夜裏啼哭，母親很辛苦，陶聖俞說道：『倘然是真的子晉，我見了他啼哭自然會住的。』——那時候的風俗，孩子怕給外來的陌生客人衝犯了，所以不給陶聖俞見面，他母親怕孩兒哭得耐不住，便喚陶聖俞進去，陶聖俞對着他說道：『子晉不要這樣子，

我來了。』這孩子正哭得利害，聽得了說話的聲音，便停了哭，睜着眼見着，好似用心看看的樣子；陶聖俞摸摸他的頭頂，走出來，從此竟不再哭了。幾個月以後，陶聖俞不敢看見他，一看見，便彎倒了腰，要他抱，走開去，便哭得個不休。陶聖俞也親熱他，歡喜他，四歲便離開母親，常常去跟着阿哥睡；阿哥到別地方去了，便裝睡着候他回來。阿哥在枕頭上睡着，教他讀毛詩讀書的聲音，嘰嘰咕咕的，一夜讀完四十多行書，便把子晉留下來的文章給他讀，他高高興興的歡喜讀，讀過一遍，便熟拿別的文章試試他，不能夠這樣熟得快。到八九歲的時候，眉毛眼睛長得很清秀，活像一個子晉了。

陶聖俞兩回進考場都不中，到了酉年，考場裏做弊的事體敗露了，當簾官的都犯了殺頭的罪考貢生舉人的規矩便緊了一緊，是張飛巡環的力量呢。陶聖俞下一場中了副榜，過了幾年，中了貢生，便不高興再去求功名，住在家裏教兄弟讀書，常常對人說道：『我有這件快活事體，便是點翰林也不肯換的。』

異史氏說道：『我常常到張先生廟裏去，看他的面貌，活靈活現的好似活的一般；他一生一世喊起來和打霹靂一般，槍馬所到的地方，沒有不大快人意出人意料之外的。世界上人，應爲將軍歡

喜弄武，便把他當絳侯灌嬰一路的人看待；誰知道文昌的事體多，用得着張飛的地方也很多呢。唉！三十五年來得怎麼這樣遲呢！

(註一)臨渴掘井 朱柏廬先生的治家格言裏，有一句：『毋臨渴而掘井。』說人做事體，都要預先做好；不要到口渴的時候，纔掘起井來。

(註二)敲門磚 敲門的磚頭，打過了門便丟了，沒有用處？說人學了一點點學問的皮毛，臨時應用，好似敲門磚一般。

(註三)師曠 師曠是古時精於音樂的人。

(註四)和嶠 和嶠號叫長輿，是汝南地方西平

愛奴

人，官做到黃門侍郎；家裏狠有錢，卻狠小器，真是一錢如命。

(註五)桓侯 三國時候的張飛號叫翼德，是涿郡地方的人，性子直爽，有萬夫當不住的勇氣。後來死了，封做桓侯。

(註六)絳灌 漢朝的周勃封做絳侯，灌是灌嬰，都是有名氣的將軍。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撒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

舊。』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疇，聘呂子廉渠，已受贄，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尙遠，敬以黃金一錠爲贄，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廬不遙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卽遣僕馬去，散步亦佳。』

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旣暮，始抵其宅。溫釘獸環，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旣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卽有婢來捧巾侍盥——卽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遊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

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忤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收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

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

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恥，贊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偏側，走數步，日光射人，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

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甚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甯，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卽來促裝速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祕；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子。」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

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娑而疴立愈。

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迅，如此爲常。欲攜回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遂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冢，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

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刳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湯耳。今既刳我來，卽轉瘞葬，便見厚德。」徐曰：「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迹，半涉幻妄，妾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卽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

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遊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豔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莽，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暗生一術，反瞋爲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於是大悅，緊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頭破爛額，而赴公庭焉。

河間地方，有一個姓徐的讀書人，在恩州地方坐館；到十二月初回家去，在路上遇到一個老頭兒，

細細的向着他看着說道：「徐先生放年學了？明年在什麼地方坐館呢？」姓徐的笑着答應他道：「仍舊是原地方。」那老頭兒說道：「我名叫敬業，姓施，有一個外甥兒，要請一位好先生，方纔託我到東鄉去請呂子廉，誰知他已經受了南京地方請去了；你如肯委屈，就這個館，那薪水可以比恩州地方加倍給你。」姓徐的因為那家已經說定了，不能推辭，老頭兒說道：「你是有信實的君子，但是離年還有許多日子，先拿黃金一錠，權做拜先生的見面錢，請你暫時留下教讀幾天，到明年再商量可好嗎？」姓徐的答應了他。老頭兒下馬來送上一封禮，又說道：「我家裏離此不遠了，屋子又小又壞，供養不起，請你打發用人馬匹回去，慢慢的走着也好。」

姓徐的答應他，把行李寄在老頭子馬上，走了三四里路許，天色已經晚了，纔到他家裏。門上釘着水泡釘兒，獅子頭的門環，狠像一家大戶人家。喚外甥出來拜見，是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兒。老頭兒說道：「妹夫名喚蔣南川，舊時做指揮使的官，祇留下這個兒子，狠不粗笨，祇是嬌養慣了。有先生一個月好好的教訓，可勝過讀十年書呢。」隔不多時候，擺上酒席，十分豐美；那送酒送菜的，都是丫頭老媽子。一個丫頭捧着酒壺，站在一旁；年紀約十五六歲，風韻狠動人，心裏暗暗的看中他。酒已經吃完，老頭兒叫收拾牀鋪，纔告辭回去。天不會亮，孩兒出來讀書，姓徐的纔起身來，便有丫頭

來捧着手中，待他洗臉——便是那捧酒壺的人——每天送三餐飯，都是這個丫頭。到夜裏，又來打掃牀鋪，姓徐的問：「怎麼沒有僮兒用人？」丫頭祇笑着不說話，鋪好了被，轉身便去。第二天又來，和他說玩話；丫頭笑着不抵抗，便和他親熱一回。他便說道：「我家裏並沒有男人，外面的事體便託施家舅舅，我名喚愛奴太太，很敬重先生，怕別的丫頭不乾淨，所以喚我來。今天的事體，祇要祕密，怕敗露出來，兩人都是有臉面的。」

有一天夜裏，一塊兒睡着，忘記天亮，被公子看見了，姓徐的不好意思，自己安身不住。到夜裏，丫頭跑來說道：「虧得太太看重你，不然壞了。公子進去告訴太太，急急按住他的嘴，好是怕給先生聽得；祇是勸我不可以長久住在書房裏罷了。」話說完了便出去。姓徐的狠感德他。但是公子不歡喜讀書，喝罵他那太太，便替他討饒；起初還打發丫頭出來說，慢慢的便親自出來，隔着窗門和先生說話，常吊下眼淚來，但是每天夜裏一定要查問公子白天的功課。姓徐的狠不耐煩，變臉兒說道：「既然要聽孩兒懶惰，又要叫他用功，這種先生我不會做的，我要去了。」太太打發丫頭出來認錯，姓徐的纔留下。

自從到館以來，每次要出去遊山看望，便緊緊的關住他；有一天，吃酒醉了很氣悶，喊丫頭來問他：

「爲什麼不放他出去的緣故，丫頭說：『並沒有別的意思，怕荒疎了功課；若說一定要出去，祇好在夜裏。』」姓徐的生氣說道：「拿了人家幾個錢，就應該悶死的嗎？教我夜裏鑽出去，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本來因爲吃飯不做事，不好意思；那拜先生的見面錢，原還在我袋子裏。」便把那金子拿出來擱在桌上，收拾行李，要去了；太太出來，靜悄悄的不說話，祇是拿袖子按着臉哭，喚丫頭還他金子，打開門上的鎖，送他出去。姓徐的覺得門窗狹窄，走了幾步，太陽光照進來，那身體從破墳裏出來；四面一看，都是荒野，是一座古坟呢。很詫異，可是心裏很感激他有義氣，便賣去了給他的那個金元寶，在墳上捺着泥種着樹，纔走去。

過了一年，又走過這個地方，對他拜了一拜，遠遠的看見那姓施的老頭子含笑上前來問好，再三拉他去；心裏知道他是個鬼，卻要看一看那太太的情形。便兩人挽着手走進村坊去，買酒來一塊兒喝着；不知不覺天晚了，老頭站起來給了酒錢，便說：「我家裏離這裏不遠，我妹子也卻巧回娘家來；請你去一過，替老漢趕去不吉利的氣象。」走出村坊幾步，又是許多人家，打着門進去，點上蠟燭火，對着客人停了一回，蔣太太打裏面出來，纔得細細的一看；原來是四十多歲一個美人兒，拜着謝他說道：「破落的人家門窗坍塌，先生好處到枯骨頭身上，真是沒有法子可以報答你。」

話說完，淌下眼淚來；停了一回，喚着愛奴出來，對姓徐的說道：「這個丫頭是我所歡喜的，現在把他送給先生，也可以解得你在客邊的冷靜；如要什麼，他也大略能夠知道。」姓徐的「是是！」應着，隔了一息，他兄妹兩人一齊出去，丫頭留着陪他睡下；雞第一聲啼着，老頭兒便來催他穿衣服快走，太太也出來叮囑丫頭，「好好的服侍先生。」又對姓徐的說道：「從此越發要守着祕密，大家遇到的奇怪事體，怕多事的人造謠言。」姓徐的答應着出去，和丫頭一塊兒騎着馬；到了館裏，一個人住在屋子裏，和他一塊兒住下。或是有客人來，丫頭也不躲避，別人也不看見他；偶然要什麼，心裏一動，那丫頭已經拿到了。又會做法事，手一摸那病立刻好了。

清明節回家，到墳前，丫頭告辭下馬去，姓徐的叮囑代他謝謝太太，他答應着便不見了；去了幾天回來，正要到墳前去探望，看見那丫頭打扮得很齊整，坐在樹下面，便和他一塊兒去。一年到頭，來去去這樣子做慣了；要帶他一塊兒回家去，他執定不可以。到年底解館回家去，大家約着以後見面的日期，丫頭送他到從前坐的地方，指着一堆石頭說道：「這是我的墳。太太不會出嫁，便跟着服侍；短命死了，葬在這地方。倘然你再走過這地方，點一炷香拜拜，便可以再見面。」分別以後，回到家裏，想得很苦，跑去禱告着，一點兒也沒有影響；便買了一口棺材，掘開墳堆，意思要把骨頭

帶回去埋葬，也可以常常看看想想。掘開一個窟窿，自己走進去，祇看見那屍首顏色和活的一般；他皮肉雖不會爛，那衣服霉爛得和灰一般。頭上插戴的玉器金手鐲兒都和做的一般。又看他腰裏放着黃金幾錠，包起來藏在懷裏；纔脫下袍子來，蓋着屍首，抱着裝進棺材僱去，裏一輛車子，裝着回來，停放在別一間莊子裏，拿繡花的衣服打扮起來，一個人睡在他傍邊，望他有靈感的事體。忽然愛奴打外面進來，笑着說道：『掘墳的賊，在這裏嗎？』姓徐的又詫異又開心，慰問他，丫頭說道：『前幾天跟着太太到東昌去，去了三天，回來那屋子已經空了；幾次蒙你來喚我，所以不肯跟你來的緣故，因為從小受了太太的大恩，不好意思離開他罷了。現在既然搶了我來，便當趕快埋葬，纔算你和我的交情。』姓徐的問：『古時的人，有一百年以後再活轉來的；現在你的身體依舊不會壞，為什麼不學着古人活過來呢？』他嘆着氣說道：『這個有一定的數！世界上傳說靈感的事體，一半是假的；你要我再活轉來走動，也沒有什麼煩難，祇是不能夠便和活人一樣，所以不必的。』說着便打開棺材進去，那屍首便自己起來，嫋嫋婷婷的可愛得狠；伸手到他懷裏去，冷得和冰雪一般。便要爬進棺材去再睡，姓徐的硬攔住他，丫頭說道：『我十分受着太太的寵愛，那老爺打別地方回來，帶了金子幾萬，我偷了幾錠，也不會查問；後來臨死的時候，又沒有親戚，家裏人便

把金子帶到棺材裏去。太太看我死了狠傷心，又拿珠寶首飾收斂我；我這身體不爛，不過得到金子寶貝的氣息罷了。若拿到人世上來，怎麼能夠長久呢？你一定要這樣子，千萬不要硬給他吃酒吃飯；若給他靈氣一散，那遊魂也銷滅了。」姓徐的便造一間精緻的房屋，和他一塊兒睡着，住着說說笑笑，也和平常人一般；祇是不吃東西，不睡覺，不見陌生人。一年多，姓徐的酒吃得半醉，拿着杯子裏吃贖的酒，硬灌給他吃；立刻倒在地上，嘴裏血水淌出來。過了一天，那屍首已經變動了；傷心懊悔也來不及，好好的埋葬他。

異史氏說道：「那位太太的教養兒子，和人世上的人沒有兩樣；他那看待先生，怎麼這樣好？也可以不算得有規矩了！我說標緻的屍首，不如雅緻的鬼；祇因為窮酸的俗氣莽撞，害那靈驗的東西，不能夠多活幾年，也可惜得狠了！」

章邱地方，有一個姓朱的讀書人，脾氣一向剛硬；在一家貢生家裏坐館，每到責罰學生，那裏而太太便打發丫頭老媽子出來替他求免，姓朱的硬不去聽他。有一天，那太太親自到窗子外面來和姓朱的說情，姓朱的生氣，拿着板子大罵着出來；那女人害怕逃去，姓朱的追上去，從後面橫打他的屁股，拍拍的有皮肉響聲。這件事體，又怎麼這樣好笑；

長山地方，一個老頭子，每年請先生，一定要把一年的薪水，合算一年裏月大月小的日子，算定了，每天拿多少錢；又把先生離開書房，回到書房的日子，詳細細的寫在簿子上，到年底便兩邊按着日子照加照扣。一個姓馬的讀書人，在他家裏坐館；起初看見他拿着算盤來，知道了這個緣故，很詫異。停了一回，悄悄的想得了一條計策，反怒爲喜，聽他照算，不去和他計較一點；老頭子從此便十分高興，再三說定明年的約期，姓馬的推說有別的事體。有一個讀書人，是有名刁滑的，姓馬的便荐他去代自己坐館；待到了館，動一動便辱罵，老頭兒沒有法子，統統忍耐他。到年底拿着算盤出來，那讀書人大怒，氣得耐不住，姑且聽他算去；老頭兒又把動身在路上的日子，統統算在自家身上，那讀書人不答應，攪着算盤算在東家身上。兩個爭論不定，拿着傢伙對打起來；兩個人打得頭破血流，趕到衙門裏去打官司呢。

（註一）漏釘獸環 大戶人家的大門上釘着一個一個水泡釘兒，便喚做漏釘；漏便是水泡。那門上裝着兩個老虎頭，老虎嘴裏含着兩個門環。便喚做獸環是形容大戶人家的樣子。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三十天，死，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奉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覆。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雄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必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會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

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輿致之。女稱善，使言：「阿姨，妾熟識之，然容先知，請卽去。」孫送之，踰垣而去。

孫母姨，寡媪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媪詰之，答云：「若甥遺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

此耳。媼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昇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妾；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媼，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屬孫曰：「無病最愛兒，卽令子之可也。」卽正位焉，亦可也。旣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

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豔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言皆罪，時遷怒夫婿，數相鬪鬪。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

孫不能堪，託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游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旣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嗷陶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卽殺王

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

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媪慮其繼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可復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

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十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放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爲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卽刻趣裝星馳而歸。旣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刀，婢媪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頰，頰破血流，披髮嗅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住，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呼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

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爲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

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曠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其父，噉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詈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

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

婦既歸，悍名譟甚。居四三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媪，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媪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

失所，日輒涕零。

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匿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湯，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埋，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三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甯不憶之耶？」孫乃熒皆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譏，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裏，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

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

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家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覘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媪，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者不

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

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顛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心中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

一日曰：「妾某日常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歛，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洛陽地方的孫公子，單名喚做麒，娶了一位蔣翰林的女兒，很要好，二十歲短命死了，傷心得自己忍不住，丟了家裏，住在山裏的莊屋裏。遇到天陰下雨，白天睡着，屋子裏沒有人，忽然看見裏屋簾子下面露出一隻女人的腳來，疑心起來問他，有一個女人掀着門簾出來，——年紀大約十八九

歲——衣裳穿得素淨，那臉上微微黑些，有許多麻點兒，好似窮苦人家女兒；想一定是村坊裏來找屋子的。喝着說道：『要什麼？可以對用人說。怎麼可以輕易進來？』那女人微微的笑着說道：『我不是村坊裏人，祖宗原是山東人，姓呂，父親是讀書人，我小名喚無病，跟着父親搬到客地裏來，早已離開父親。仰慕公子是大戶人家有學問的讀書人，情願做你的丫頭。』姓孫的笑着說道：『你的意思原是很好的；但是那班用人夾在一塊兒住着，實在是不便的。待我回家以後，便僱着車子來接你。』那女人吞吞吐吐的說道：『我自己知道粗笨，怎麼敢便望和你做夫妻？也祇望在書桌跟前聽你的呼喚，還不至倒捧着書本兒。』姓孫的說道：『收了頭也要檢好日子。』便指着書架上，叫他拿一本歷本第四卷——原是要試試他——那女人去翻尋得了，先自己翻着看過再送過去，笑着說道：『今天河魁不會在房裏，可以做事。』孫麒心裏略略動了一動，留下他藏在屋子裏。

那女人空着沒有事做，替他收拾書桌整理書本，燒燒香，揩揩香爐，滿屋子有光彩又乾淨。孫麒歡喜他，到了夜裏，打發用人到別處去睡；這女人覷着眉眼兒，服侍得格外周到。喚他去睡，纔拿着燭火走去；到半夜裏睡醒過來，那床頭好似有人睡着，伸手去一摸，知道是那女人，拉住他推着，那女

人驚醒過來，起來站在床下，孫麒說道：「怎麼不到別處去睡？這床頭難道是你睡覺的地方嗎？」那女人說道：「我很會害怕。」孫麒可憐他，叫他擱一個枕頭在床裏，忽然聞得氣息吹來，清香和蓮花一般。詫異起來，喊他一塊兒睡着一個枕兒，不知不覺心裏動起來，慢慢的和他同一個被窩，很歡喜他；心想藏躲起來不是好法子，又怕同他回去被人笑話。孫麒有一個姨母離得很近，祇隔得十多個門口，商量叫他逃到那姨母家裏去，隨後再僱着車子接他到家裏。那女人說：「不錯。」又說：「阿姨是我熟識的，不用先去關照，可以立刻走去。」孫麒送他爬過牆出去。孫麒的姨母是個寡老太婆，一早開門出來，那女人便揆進門來。老太婆問他，他回答說道：「你的姨外甥，打發我來問問阿姨，公子要回家去，路遠沒有馬，留我暫時寄住在這裏。」老太婆信了他的話，便留他住下。孫麒回家去，推說是姨母家裏一個丫頭，要送給我，打發人拿轎子去抬他回來，坐着睡着都是在一塊兒，日子久了越發寵愛他，收他做小老婆。大戶人家來給他做媒，都不要，真有守着那女人到老的意思。那女人知道了，再三勸他娶大老婆，便娶了許家的女兒，却是到底歡喜無病。許氏狠賢惠，一點不搶夜裏的事體，那無病服侍許氏越發恭敬，因為這個，大小老婆都要。許氏養一個兒子，名叫阿堅，無病歡喜他，抱着他，和自己養出來的一般，那孩兒纔得三歲，便

離開奶媽子，跟着無病睡，許氏喚他，他不去。不多幾天，許氏害病，一回兒死了；臨死的時候叮囑孫麒說道：『無病頂歡喜那孩兒，便給他收着做兒子罷了；便扶正他做大太太也可以的。』待到落葬過後，孫麒要照他的話做，告訴許多族中親戚，大家都說：『不可以。』那女人也再三推讓，便停止了。

本地有一個王天官的女兒，新做寡婦，託人來說媒；孫麒很不願意娶媳婦，王家再三託人來說，媒人說那新娘婦長得怎麼標緻。同族的人都仰慕他的勢力，大家哄着他，孫麒的心也活動了；又娶了來，那臉兒果然標緻，那脾氣驕傲得利害，衣服器具都厭惡，常常拿來打破丟去。孫麒因為歡喜他敬重他，不好意思去違拗他；進門了幾個月，寵得羈住在房裏。那無病走到跟前，一笑一哭都是有罪，常常生氣到丈夫身上，幾次吵鬧；孫麒怕煩惱；因為這個緣故常常一個人住着。那媳婦又生氣。

孫麒受不住，推說別樣事體到京裏去，——原來避開那媳婦的吵鬧，——那媳婦又因為丈夫出遠門，埋怨無病無病低頭耐氣，覷着臉色做事體。那大老婆到底不高興，夜裏叫他陪着睡在牀下，那孩兒跑來跟着他；常常喚他起來做事體，那孩兒便哭。大老婆討厭他罵他，無病急急喊着奶媽

來抱他；那孩子不肯去，硬抱他去，越發哭不利害。那大老婆生氣站起身來，很很的打得記不清楚，纔跟着奶媽出去。孩兒因爲這個，嚇得害病，不吃東西；那大老婆攔住無病，不給他見面。孩兒一天到晚啼情哭，大老婆喝叫奶媽子丟在地下，這孩兒氣也斷了，喉嚨也啞了，喊着要吃茶，大老婆攔住不許給他吃。到天黑以後，無病覷着大老婆不在跟前，悄悄的拿茶給孩兒吃；孩兒見了無病，丟了茶，拉住他的衣襟，喊哭個不住。大老婆聽得了，氣哄哄的趕出來；孩兒聽得聲音住了哭，縱身一跳，便斷了氣。無病放聲大哭，大老婆生氣說道：「賤丫頭醜相！難道因爲孩兒死了，胡詐我嗎？不要說孫家裏抱裙裏的東西，便是殺了王府裏的太子，我王天官的女兒，也擔當得起！」無病便忍着氣熬住哭，求他買棺材；那大老婆不肯，立刻叫人拿出去丟了。

待大老婆轉身出去，悄悄的去摸孩兒手脚還溫暖，暗地裏對奶媽子說道：「快快抱出去，在荒野地方，稍稍等我，我隨後便來；若說是死了，便大家埋葬他；若說是活了，大家撫養他。」奶媽子答應着，無病走進屋子，拿了幾件簪子耳環出來，追上了奶媽子；大家看那孩兒已經醒過來，兩個人歡喜，商量到那莊屋裏去，去靠着姨母。奶媽子怕他小脚走不動，無病便先跑着給他看，快得和風吹一般；奶媽子竭力趕着，纔趕上。大約二更多，孩兒病得利害，不能夠再走；便繞着近路斜刺裏走進

一座村坊，到一家種田老郎子家裏，依着門待到天亮。打門進去，借一間屋子，拿出簪子耳環來換了錢，做法事的和醫生一塊兒跑來，那病到底不好。無病掩着臉哭道：『奶媽子好好的看着孩兒，我去尋他的父親！』奶媽子聽了他的話，正詫異他的說話離奇，那無病已經不見了，奇怪得不得了。

這一天，孫麒在京城裏正睡在牀上養神，無病輕輕的走進去，孫麒跳起來說道：『纔睡下已經做夢嗎？』無病拉着手，哭得很傷心，頓着腳說不出話來。好半天，纔哭着說道：『我吃盡千辛萬苦，和孩兒逃在楊……』一句話不會說完，放聲大哭，倒在地下不見了。孫麒詫異極了，還疑心是做夢，喚起那跟人大家來一看，衣服鞋子好好的。很詫異不懂怎麼一回事，立刻收拾行李，連夜跑回去。待到聽得孩兒已死，小老婆逃走，拿手按着胸口很傷心，說話怨着大老婆。大老婆翻過臉來相罵，孫麒氣極，拿出刀子來，丫頭老媽子攔着救住，不能夠走近身去。遠遠的拋過去，刀背打在巴掌上，臉破血流，披着頭髮叫喊着出來，想要跑去告訴他的娘家。孫麒抓他回來，拿棍子打了不計數，衣服都破得一縷一縷，受傷痛得不能翻身。孫麒叫人抬到房裏，看着他，想要待他傷養好，休回他。大老婆的兄弟，聽得了生氣，帶着許多人騎着馬趕上門來，孫麒也噙齊了有氣力的用人，拿着傢伙

和他打。兩面喊着罵着，鬧了一天纔走散。王家不會出得氣，到衙門裏去告他。孫麒喚人保護着進城去，自己上堂去聽審，告訴那大老婆壞的情形。縣官不能定他的罪，送到教官那裏去辦。拿這個討好王家；那教官朱先生，是大人人家的子弟，脾氣正直，不存私心。審問得實在情形，生氣說道：「那縣官認我是天下的齷齪教官，敲詐傷天害理的錢，欲以吮人的癰瘤的嗎？這種討飯樣子，我是做不出來的！」竟不聽縣官的話，孫麒堂堂皇皇的回家去，王家也沒有法子，便託朋友替他去打圓場，要孫麒到他家裏去謝一謝罪，孫麒不肯。來來去去，走了數回，不能夠說定。大老婆的傷慢慢的平下來，要趕出他，却又怕王家不收留，延挨着過去。

小老婆不見了，兒子死了，早早夜夜悲傷着；想尋到那奶媽子打聽一打聽情形，便記起無病的話：「逃在楊」左近村坊裏有一個地名叫做楊家疇，疑心他在這地方，跑去一打聽，並沒有人知道。有人說五十里外面有一個楊谷地方，打發騎着馬去一問，果然尋到了，那孩兒的病已經好了；大家見着面各自歡喜，僱一輛車子坐着一塊兒回來。孩兒望見了父親，哇的一聲狠傷心的哭起來，孫麒也吊下眼淚來；大老婆聽得孩兒還活着，氣憤憤的跑出來，正要叫罵。孩兒正哭着，睜開眼睛見了那大老婆，慌得躲在父親懷裏，好似求他去躲避；抱着一看，氣已經斷了，急急喊着，隔了一回

纔醒來。孫麒發着恨說道：「不知道怎麼樣待他凶？便叫我的孩兒害怕得這樣子。」便寫了離婚帖兒，送大老婆回去；王家果然不收，又抬着來還孫家。孫麒沒有法子，父子兩人另外一所院子住着，不和大老婆來去；奶媽子便仔仔細細的說出無病的情形來，孫麒纔明白他是個鬼，感激他的恩義，埋葬他的衣服鞋子，寫着一塊碑道：「鬼妻呂無病之墓。」

不多幾天，大老婆養下一個孩兒來，兩手按在他頸子上，弄死他；孫麒越發生氣，又趕出大老婆，王家又送他回來。孫麒想不出法子，寫了狀子告到上司裏，都因為天官的緣故，推着不管。後來天官死了，孫麒告個不休，便斷定他退回娘家。孫麒從此不再娶妻子，收了一個丫頭。

那大老婆回到娘家以後，凶的名氣傳說得很利害；住在家裏三四年，沒有人來做媒的。那大老婆忽然懊悔，可是已經不可以再挽回了。有一個孫家舊時的老媽子，恰巧到他家裏去；那大老婆好好的看待他，對着他淌眼淚，看他的情形好似想着舊時的丈夫。老媽子回去，告訴孫麒，孫麒笑着不去理他。又過了一年多，那大老婆的母親又死了一個人，沒有依靠，那班嫂子弟媳婦都討厭他，妬忌他。這大老婆越發存身不住，天天常常吊着眼淚。

一個窮讀書人死了妻子，他哥哥商量多給他嫁裝嫁他出去；那大老婆不肯，常常暗地裏託來來

去去的人，傳話給孫麒，哭着告訴他懊悔。孫麒不理，到底聽他去。有一天，那大老婆帶着一個丫頭，偷去一匹驢子，騎着一直跑到孫麒家裏。孫麒正從裏屋出來，他接着跪在階沿下面，哭一個不住。孫麒要摔去他，那大老婆拉住衣裳，又跪下了。孫麒再三推着說道：『若再在一塊兒，常常沒有口角便罷；有一天有了事體，你兄弟和狼虎一般，再要離開，豈能再做得到？』那大老婆說道：『我偷着逃來，萬萬沒有回去的道理；你肯留便留下了，不肯留便殺了我！』又說：『我自從二十一歲跟着你，二十三歲被你趕出；果真有十分壞處，難道沒有一分情分的嗎？』說着便脫下臂膀上的金釧來，兩隻腳並在一塊兒套住了，拿袖子蓋在上面說道：『這時候罰的香火的咒你難道不記得了嗎？』孫麒便眼眶水熒熒的，要吊下淚來，喚人扶着到屋子裏去；還疑心是王家用的假計策，要得他兄弟一句話做憑據。那大老婆說道：『我偷着出來，有什麼臉兒再求兄弟？如不相信，我有尋死的傢伙藏着，可以斬斷手指，明我的心跡！』便在腰裏拔出一柄狼快的刀來，在牀沿上伸着左手，一個手指斬斷了，血流出來和潮湧一般。孫麒很驚慌，急急替他包好；那大老婆臉兒變了顏色，卻一點兒不笑。卻喊着說道：『我今天的夢已經醒了！祇要借斗大一間屋子，做出家的打算，何必你疑心我？』

孫麒便打發兒子和小老婆，另外住一間屋子，他自己朝晚兩處跑來跑去；又天天去找尋好的藥來醫他手指上的傷口。過了一個多月，慢慢的好了，那大老婆從此不吃葷不吃酒，關上房門念佛罷了。

過了許多日子，看看家裏的事體都沒有好，對孫麒說道：「我這一過來，本來要丟開家裏的事體不管；現在看着這樣子的用場，怕子孫要餓死了。沒有法子，再老着臉皮照料一下。」便喚齊了丫頭老媽子，算定日子，叫他們紡紗織布；家裏的用人因為他自己尋上門來的，瞧他不起，沒有人的時候悄悄批評他，那大老婆好似不聽見。停了一回，查看工作，懶惰的將鞭子打他不肯饒恕他；大家總害怕他。又掛上簾子，查問那管銀錢的用人，算賬算得很仔細。孫麒便十分歡喜，喚兒子和小老婆去見禮。阿堅已經九歲了，大老婆常常格外看顧他；早晨到學堂裏去，常常留下好吃的東西待他回來，那孩兒也慢慢的親熱他。

有一天，那孩兒拿一塊石頭打雀兒，大老婆恰巧走過，打中在頭上倒下地去，過了一刻時候不說話；孫麒十分生氣，打孩兒。大老婆醒過來，再三攔住他，反笑着說道：「我從前的待兒子，心裏常常自己不放心；現在虧得這一來，銷滅了一樁罪案了。」孫麒越發寵愛他，大老婆常常推他到小老

婆那裏去，過了幾年，幾回養下孩兒來，幾回死去。說道：「這個是我從前謀死孩兒的報應。」阿堅娶了媳婦，以後便把外屋子的事體交給兒子，裏屋子的事體交給媳婦。

有一天說道：「我那一天要死了。」孫麒不信他，大老婆自己收拾埋葬的傢伙，到了這一天換了衣服爬進棺槨死了，臉色和活的一般。狠奇怪的香氣滿屋子，待到收殮以後，香氣纔慢慢的滅了。異史氏說道：「心裏歡喜的人，原不必講標緻不標緻的；那毛嫱西施誰知道不是那寵愛的人說他標緻呢？但是不遇到兇惡吃妒的人，他的好處也顯不出來，幾乎要叫人和那吃茄皮的一塊兒當做笑話了。說到那有錢做官人家的人，他的肚裏原是狠聰明的，所以有一天忽然明白，便立刻做了苦薩。若說那地獄裏的，都是有錢做官的人家的人，不會吃過苦過的呢。」

（註一）康成文婢 從前有一個鄭康成他家裏

之怒。」

的丫頭，都讀書通文理；有一天，一個丫頭做錯

（註二）通書 古時，周子著一部通書分做四十

了事體，罰他跪在泥地下。另外一個丫頭過去

章上面都記着年月日歷，便是現在的歷本

念着書句子問道：「胡爲乎泥中？」那跪着的

（註三）河魁 河魁是天上的星名，寫在歷本上

丫頭，也念着書句子回答道：「薄言往愬，逢彼

的夫妻同房，要檢那河魁星不在房星傍邊的

日子纔沒有忌悔。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祲，孑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冢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淪柏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卽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願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卽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尙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笑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

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卽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卽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卽促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

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冢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

叟卽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知趨詣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

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朱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知識，生乃引之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誤發他家，生遂以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冢，冢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誤，駭極莫知所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旁冢，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纒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兩錠，曾分一爲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纒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盤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

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郡，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常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媪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嫗皆迷，推媪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冢中。女至墓，爲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不合死，當爲擇一快婿。」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卽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嘆息良久，卽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略買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

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元，倉卒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邀母所。女問：「廳前踉蹌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卽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晚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

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

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卽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蹤。

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繆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卽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卽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爲己死，思有以報其子。

媪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錫。一日以賭局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卽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卽殺母之讎，益喜。遂傭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豐玉桂是聊城地方的讀書人，窮得沒有行業做。到崇禎年間，鬧大荒年，他一個人逃到遠地方去。過了一年多，快要回家，走到沂水地方，害起病來，勉強走了幾里路，走到南門外墳堆裏，病勢越發

利害便靠着坎墩睡倒。停了一回，好似做夢一般，走到一處村坊裏；有一個老頭子打門裏跑出來，拉玉桂進去。屋子祇有兩椽，擺設也狠潦草；屋子裏一個女人，年紀十六七歲，臉兒長得又聰明又標緻。老頭子叫他煮柏子湯，倒在磁碗裏，拿出來給客人吃；便對玉桂問他：『家住什麼地方？多少年紀？』停了一回，又說他：『是洪都地方姓李的，是平陽的大族，寄居在此地，今年三十二年了。你須記住我家的門口，我家裏的子孫，若有人來打聽，便託你指點告訴他，老夫不敢忘記你的好處。我的乾女兒名叫慰娘，長得很不壞，可以配得先生；待我第三個小兒到這裏來了，便打發他來替你做媒。』玉桂聽了快活，拜着說道：『我的年紀二十二歲，還不會配得好妻子；你給我配妻子，原是狠好。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到老先生家裏的人告訴他呢？』老頭子說道：『你祇要住在這村坊裏守候着一個多月，自然有人來的，祇求你不要怕厭煩罷了。』

玉桂怕他的話靠不住，再三和他說道：『老實告訴老先生，我原是家裏狠窮的，怕後來不如你的心願，半路上反悔，叫人受不住的。』這親事，也不敢不答應你託我的事體；也何妨老老實實的說出來？』老頭子笑着說道：『你要我罰咒給你聽嗎？我原本知道你是窮的，今天說定這親事，不是專門爲你慰娘一個人沒有依靠，他跟着我已經許多日子了，不好意思看他流落，所以把他配

給先生的呢。爲什麼要疑心我？」便拉着臂膀送玉桂出去，拱一拱手，關着門進去了。

玉桂忽然好似夢醒一般，那身體睡在坟傍，那太陽已經快要到天中心，慢慢的坐起身來，支撐着走進村坊裏去。村坊裏的人見了，一齊詫異起來，說他死在路傍，已經過了一天了；他聽了，便明白那老頭兒便是墳裏的人，瞞着人不說出來，祇求借住。村坊裏人怕他再死，不敢留他。村坊裏有一個秀才，和他同姓。聽得了這件事體，跑去一問他，家裏的情形，原來是玉桂的堂堂房叔叔，見了他歡喜，領他到家裏給他吃飯治病。

過了幾日，慢慢的好起來，便告訴他遇到的事體；他叔叔也聽了詫異，便住下看他有什麼變動。住了不多幾天，果然有一個做官的人，到村坊裏來，找尋他父親的墳地；他自己說：「是平陽的進士，名叫李叔向。」從前他父親李洪都和一個同鄉人出遠門做買賣，死在沂水地方。那人便把埋葬在荒墳堆裏，待到回家去，那人過了幾天也死了；這時候那老頭兒的三個兒子年紀都小，大兒子名叫伯仁，後來中了進士，在淮南地方做縣官，幾次打發人去尋訪父親的墳墓，到底也沒有人知道。第二個名叫仲道，過了幾年，中了舉人，叔向年紀頂小，也得了功名，便親自來尋他父親的屍骨。到沂水地方，沒有一個地方不去打聽；這一天打聽村坊裏的人，都沒有人知道。玉桂更領他到埋

葬的地方，指點給他看；叔向看他年紀輕，不敢相信，玉桂統統告訴他所遇到的情形。叔向聽了，很奇怪，細細的一看，有兩座墳離得很近；有人說：『三年前有一個做官的埋葬一個年輕的小老婆在這地方。』叔向怕錯掘了別人的墳，玉桂便告訴他從前自己睡的地方，叔向叫人把棺材抬來，擱在一傍。纔掘開墳，一開便看見一個女人的屍首，衣服首飾都暗沉沉的變了顏色；那臉上抹着的胭脂，畫着的眉兒，和活人一般。叔向知道弄錯了，驚慌得很利害，不知道是怎麼好；那女人已經很快的坐起來，四面看着說道：『三哥哥來了麼？』叔向滿臉詫異，上去問他，便是慰娘，便脫下衣服來替他蓋上，抬到客店裏。趕快掘開傍邊的一座墳，望他父親再活過來；待到打開一看，那皮肉還在，伸手去摸摸已經僵硬了，傷心得不得了，裝到棺材裏去，喚和尚拜懺七天，那慰娘也披麻帶孝，好似做女兒。忽然對叔向說道：『從前老太爺有黃金兩錠，曾經分一錠給我做陪嫁；我因為孤零零一個人，沒有收藏的地方，所以祇拿五色線兒掛在腰上，却是不曾拿去。哥哥可曾拿了沒有？』叔向不知道，便喚玉桂出去到墳裏去尋着，果然尋到了，那樣子和慰娘說的一樣。叔向仍舊把那線兒吊着的分給慰娘空下來的時候，便細細的問他家裏的情形。從前慰娘的父親薛寅侯沒有兒子，祇生得一個慰娘，很寵他；慰娘有一天從南京舅舅家裏回來，

帶着一個老太婆，僱一條船，渡過江去。那搖船的，是南京地方的媒人；當時有一個做官的，日子滿了，到京裏去，託人尋一個臉兒標緻的小老婆。一共看過了好許多人家，沒有合意的，所以搖着一條小船到揚州去。忽然遇到慰娘，肚子裏暗暗的打了壞主意。急急喚他搭坐自己的船渡江去。那老太婆本來認識他的，便和他一塊兒坐着船；到半路上放毒藥在吃的東西裏面，慰娘和老太婆一齊暈倒，推老太婆吊下江去。搖着慰娘回去，拿許多錢賣到那做官人家；進了大門，大老婆纔知道，氣得利害。慰娘又是糊裏糊塗，不知道行小老婆的規矩，便打一頓關住他；船搖着向北走了三天，慰娘纔醒過來。丫頭從頭至尾告訴他，慰娘放聲大哭；有一夜，在沂水地方過夜，自己吊死了，便葬在亂塚堆裏。慰娘到了墳裏，被許多鬼欺侮；姓李的老頭子常常喝住別人保護他，慰娘便拿父親一般的看待這老頭子。老頭子說道：『你命是不該死的，便給你挑選一個好女婿。』

那一天，玉桂和老頭子見過面出來，老頭子回進去對慰娘說道：『這個讀書人，品行可以靠得住？待你的三哥哥到這裏來替你做主。』有一天，說道：『你可以回去了，候着你三哥哥快要來了。』

『原來就是掘墳的這一天。』

慰娘在喪事裏，對叔向仔仔細細的說了。叔向嘆着氣好半天，便認慰娘做妹妹，給他跟着姓李稍

稍買了幾件衣裳，首飾給他嫁給玉桂，說道：「我盤船錢帶得不多，不能夠給妹子置辦嫁裝，想你一同兒回去，也可以安慰安慰母親的心，怎麼樣？」慰娘也很高興，因此夫妻兩人便跟着叔向帶着棺材一塊兒動身，待回到家裏，母親問明白了這緣故，歡喜比自己生的還利害，給他另外一所院子住下。在喪事的時候，慰娘傷心得比子孫還利害，母親越發可憐他，不肯放他回到東面去，叮囑他一班兒子給他買屋子。

那時有一家姓馮的，要賣屋子，價值六百塊錢，一時裏不能湊滿數目，暫時寫了一張憑據，約定了日子再給錢。到了日子，那姓馮的一早跑來，恰巧慰娘也打別一個屋子裏走進來，看望他母親，忽然看見那人，很像那年搖船的人。那姓馮的也好似詫異，慰娘走過他跟前，兩個哥哥也因為母親有小毛病，統統到母親屋子裏來，慰娘問：「在廳前踱着的是什麼人？」仲道說道：「幾乎忘記了這個人，一定是前幾天賣房屋的。」便站起來要出去，慰娘攔住他，告訴他心裏疑心的情形，託仲道去盤問他，仲道答應着出來，那姓馮的已經去了。那巷南頭坐館的薛先生來了，便問他：「打什麼地方來？」他說道：「昨天那姓馮的託我今天早晨到你家裏來，在賣房屋的憑據上寫一個名字，做個保人，方纔路上遇見他說道：『偶然忘記了什麼，暫時回家去便來。』叫我在這裏坐着候

他的。」

停了好一回，玉桂和叔向一齊跑來，使大家說着話；慰娘因爲疑心姓馮的緣故，悄悄的打屏風背後來張望客人。細細的一看，是他的父親，急急走出去抱着拉着手哭得很傷心；那老頭子一邊詫異，一邊淌下眼淚來說道：『我孩兒打什麼地方來的？』大家纔明白這姓薛的，便這寅侯——仰道：『雖說在街上常常遇見他，當時未曾知道他的名字——』到這時候，大家歡喜，告訴他從前的情形，擺着酒大家道喜，便留下過了一夜，自己說他的過來事體。

原來他自從不見女兒以後，他老婆因爲傷心死去；他一個孤老沒有靠傍，所以跑來跑去教學生，到這地方來。玉桂和他說定，買得屋子以後，迎接他來和他一塊兒住。到了第二天，跑去打聽那姓馮的，全家人多逃去了。纔知道謀殺老太婆賣去女兒，便是這個姓馮的。初到平陽地方做買賣，成了家；近來兩年，因爲賭錢，慢慢的衰敗下來，所以賣去了住屋；那賣去慰娘的錢，也快化完了。慰娘得了依靠，便也不很怨恨他；祇檢定了日子，搬進去住，便也不再打聽他逃在什麼地方。李老太太常常送東西來，不斷的一切每日要用的東西，統統送去，玉桂便住家。在平陽地方，祇是回家去考歲考，很以爲不便；幸得這一場考中了舉人，慰娘有了錢，做了官太太，常常想到那老太婆爲自己

死了，想拿什麼去謝他的兒子。

老太婆的丈夫姓殷，有一個兒子名字叫富，歡喜賭錢，窮得沒有立腳的地方；有一天因在賭的地方搶着押錢，打死了人命，逃回平陽去。雖說不認得玉桂，但因爲慰娘的緣故，遠遠的跑去找他。玉桂也歡喜，留他住在門口，細細的追問他，說出被他打死的那人名姓。原來便是那姓馮的。詫異了好半天，便對他說破這件事體。殷富纔知道那姓馮的便是謀死他母親的讎人，越發快活，便受僱在玉桂家裏當用人，也住家在西面。薛寅侯靠着女兒女婿替他買一個媳婦，養下兒子女兒各一個。

（註一）旦旦 詩經裏有一句：「信誓旦旦。」信誓，便是罰咒；旦旦，便是誠心的樣子。

（註二）踉蹌 踉蹌，是走上去又退下來的樣子。

田子成

江甯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管務湖南，良耜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

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

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坐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愴。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

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士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晤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

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鄉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

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年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

良耜灑涕，與衆拱別。至舟，中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士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冢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

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

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江甯地方的田子成坐船過洞庭湖的時候，翻了船，沒下水去；兒子名叫良耜，是明朝的進士，這時候還抱在懷裏。他老婆姓杜的聽得了死信，吃下毒藥去死了。良耜受着庶祖母看養，後來做官到湖北地方一年多，受着撫臺的命令，到湖南去辦營務。良耜到洞庭湖上，很淒涼的哭一場回來。自己說才幹夠不上，降下官階做縣丞，歸漢陽縣官管束，很不願意，告辭着不到任。那班上司催着他去，纔到了任，常常在江面上湖面上遊玩，不管做官的事體。

有一天夜裏，停船在江邊上，聽得有吹洞簫的聲音，高高低低的很好聽；趁着月亮亮光兒踱去，大約半里多路，看見空地裏有幾間茅草房子，亮晶晶的燈光兒。走近窗口去一看，便看見三個人在屋裏對吃着酒，上面座位上坐着一個秀才，年紀三十多歲；下面坐着一個老頭子，一傍坐着一個吹簫的，年紀頂小。吹完了簫，老頭子拿手拍着桌子贊他好；秀才對着牆壁念着想，好似不曾聽見。老頭子說道：『盧十哥一定有好的句子？請你響響的念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秀才便念着道：『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念着，他的聲音很淒涼；老頭兒笑着說道：『盧十哥老腔調又做出來了！』便倒一大杯酒給他吃，說道：『老夫不能夠

和你做詩，替你唱一隻曲子勸酒。」便唱蘭陵美酒的曲子，唱完同桌的人統統笑起來；那年輕的站起身來說道：「我去看看月亮斜到什麼度數了？」

突然走出來，看見良耜拍着手說道：「窗子外面有人，我們這癡癡癡癡的樣子，統統給他看在眼裏了！」便拉着客人進去，大家拱一拱手；老頭子喚他，和那年輕的對面坐下。摸摸杯子外面，都是冷酒，他推說不會吃酒；年輕的知道他的意思，便出去拿蘆草燒着火煮熱了拿來。良耜也喚那跟來的人，拿出錢來去買酒菜；他門再三攔住，便問他：「什麼地方人？」良耜統統說出他一生一世的事體來，老頭兒拱一拱手說道：「是我家鄉的父母官。我名叫少君，姓江，是這地方的人。」指點着那年輕的說道：「這個是江西的杜野侯。」又指着秀才說道：「盧十哥和你是同鄉。」姓盧的，拿眼睛看看良耜，狠隨便不十分和他客氣；良耜便問他：「家住在什麼地方？這樣子清高的才學，實在從前不曾聽得你的名氣。」他回答說道：「寄住在這地方已經長久了；親戚本家大半不認識，叫人可嘆！」說着很傷心。老頭子搖着手攔住了說道：「好客人見了面，不管吃酒的事體，碎碎煩煩說這個話，叫人聽了討厭！」便擎着酒杯自己吃說道：「我有一個令，請大家行一行，不能夠行的罰他。每擲一把三粒，骰子有兩粒點子相同的便算，要說一個古典相對的。」便擲得一把么

二三，第一個說道：『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第二個輪到那年輕的，擲得兩粒二，一粒四，說道：『我是不曾識過書的人，祇知道粗故典，不要見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姓盧的擲得兩粒么，一粒二，說道：『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

令行完了，良耜站起來告退，姓盧的纔站起身來說道：『和你老同鄉的交情，還不曾談談，怎麼去得這樣快？我有事體問你，請你暫時留一步。』良耜又坐下，問他：『有什麼話？』他就道：『我有一個老朋友，淹死在洞庭湖裏，不知道可是和你同一族的嗎？』良耜說道：『是我已經死去的父親，怎麼和你認識的？』他說道：『年輕的時候，和他要好，他淹死的這一天，祇有我看見他，便尋得了他的屍骨，埋葬在江邊上。』良耜淌下眼淚來，拜下地去求他指點埋葬的地方，姓盧的說道：『你明天到這裏來，便指點給你看，大概也很容易認識的；離這裏幾步路，祇看墳上有一堆蘆草，長着十莖的便是。』

良耜抹着眼淚，和大家拱手告別，回到船裏；睡到半夜裏，也睡不熟。忽然想到那姓盧的說話神氣，好似都有意思在裏面；等不及到天亮，快天亮的時候，跑去，那屋子統統沒有了。越發詫異，便跟着

他指點的地方，跑去尋，墳墓果然在蘆草堆裏找到了；在墳上面數一數，恰巧合了十莖的數兒。頓時明白，盧十哥的稱呼，都是有意思在裏面的名字；他遇到的，便是他父親的鬼。細細查問當地的人，那二十年以前有一個姓高的老頭子，有錢，又歡喜做好事，淹死在水裏的人，都撈起他屍首來，埋葬着。——所以有幾個墳做着，——便掘開了墳，背出骨頭來，丟了官回家去；到了家裏，告訴他的祖母，對他的相貌都不錯。

江西的杜野侯是他的表阿哥，年紀十九歲淹死在江裏；後來他的父親搬家住在江西，又明白杜太太死過以後，葬在竹橋的西面，所以那詩句子裏記着他。——祇不知道老頭子是什麼人？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鬻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豔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

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楮，尙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託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恆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卽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卽攜家至。

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歡。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遁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堯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真，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媪——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

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託之歸甯而已。

初，鄧離家，與妻婁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婁更以三年爲

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細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婁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卽嗣爲姊後，如何？」婁曰：「無論娘子不能割愛，卽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卽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卽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前。婁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啓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婁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漚流遂哺兒。

積年餘，兒漸漸肥豐，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敘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婁懷。女曰：「曠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爲真，顏作頹。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無象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思；然得金小權子母，家以饒足。

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籍，睹問：「誰氏子？」婦告以故，問：「何名？」渠母呼之，竟

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卽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開封地方的鄧成德出門去讀書，走到兗州地界，住在一所破廟裏，給查戶口的僱着抄寫。到年底，那同伴差人都回到他們自己家裏去，鄧成德獨自一人，在廟裏煮着飯過着。天纔亮，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打着門進來，標緻得利害，走到菩薩跟前，燒香磕頭出去。到了第二天，又是這樣子。到了夜裏，鄧成德起來點着燈，正有事體做着，那女人來得越發早，鄧成德說道：「來得怎麼這樣早？」那女人說道：「天一亮便人多了，所以不如早些來。太早了，又怕吵你好夢，方纔遠遠的看見燈光，知道你已經起來了，所以跑來了。」

鄧成德和他開心玩笑道：「廟裏沒有人，寄住在這裏，也省得來來去去。」那女人冷笑着說道：「廟裏沒有人！你是鬼嗎？」鄧成德看他容易鈎引，候他拜過了，拉他坐下，求着要和他尋歡。那女人說道：「菩薩跟前怎麼可以做這件事體？你家裏沒有一片瓦一根椽子，還要起這個妄想。」鄧成德再三求他，不休；那女人說道：「離這裏三十里路，有一個村坊，有六七個小孩兒，要請一個先生教書，還不會請到；你去看李前川可以求到這個館地，推說是帶着家眷，要他另外給一間屋

子，我便替你煮飯——這個是長久的法子。」鄧成德怕事體敗露出來，受罪；那女人說道：「不礙事體，我姓房名叫文淑，並沒有家裏親人，常常一年到頭寄住在娘舅家裏，有什麼人知道這事體呢？」鄧成德歡喜，待到那女人轉背，使到那村坊裏去尋見李前川，他這個法子果然成功了，說定年前便帶着家眷來。

待到回去，到一天亮告訴那女人；那女人說定，在路上守候他。鄧成德告別他的同伴，借一匹馬騎着跑去；那女人果然候在半路上，使下馬來，拿馬繮繩交給那女人，叫他騎着走。走到書房裏，兩人住下，很快活過了六七年，居然和夫妻一般，並沒有人追來查問拐逃的。那女忽然養下一個孩兒來，鄧成德因為他家裏的妻子不養孩兒，現在有了孩兒，十分歡喜，取名叫堯生。那女人說道：「假夫妻，到底算不得真；我正要離開你去，又養下這個累人的東西來做什麼？」鄧成德說道：「我命裏若說好，倘得多下錢來，想和你逃回家去；怎麼說出這個話來？」那女人說道：「多謝！多謝！我不會拍馬屁，看大老婆的臉嘴，給人家做奶媽子去！」——這小孩又丟不下。」鄧成德代老婆說不吃醋的，那女人也不說什麼。

過了一個多月，鄧成德解了館，和前川的兒子商量，要出門去做買賣；對女人說道：「我想先生教

幾個學生一定沒有多錢的道理；現在學着做買賣，快有回家的時候。」那女人也不回話；到夜裏那女人抱着兒子起來，鄧成德問他：「做什麼？」那女人說道：「我要去了。」鄧成德趕快起來追上去，問他家裏的門不會開，那女人已經不見了；詫異極了，纔明白他不是人。鄧成德想他的形迹可疑，所以也不敢告訴別人，推說是回娘家去罷了。

當初鄧成德離開家裏，和他妻子婁氏說定：「年底一定回來。」待到幾年以後，沒有信息，傳說已經死了；他哥哥看他沒有兒子，要給他改嫁。婁氏說：「再候三年爲定。」天天祇是呆呆的坐在一間屋子裏，拿紡紗織布來自己養活自己。有一天，天已經晚了，出去鎖着外面的門，一個女人推着門進來，懷裏抱着一個抱裙包着的孩兒，說道：「打娘家回來，遇到天晚了，知道姊姊一個人住着，所以來求你寄住一夜的。」婁氏收留下他，到房裏一看，是二十多歲的一個美人兒，歡喜他和他一牀兒睡下，便弄他的孩兒。孩兒皮肉白得和葫蘆一般，嘆着氣說道：「不會死的人，便沒有這個東西！」那女人說道：「我正嫌他累人，便承繼給姊姊做兒子怎麼樣？」婁氏說道：「不要說娘子不肯丟了這心愛的，便是硬着心腸肯，我也沒有乳水，怎麼能夠養活他？」那女人說道：「這個便有什麼難處？那時養下孩兒來的時候，苦得沒有乳水，吃下藥半劑去，便有了；現在剩下來的藥還

在，便把他送給你。」說着，便拿出一包來，擱在窗前。婁氏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卻不會想到他這可怪的情形；醒過來喚着他，那孩兒在牀上，那女人已經開着門去了。詫異得極，看看時候到早晨，孩兒肚子餓哭着；婁氏沒有法子，吃下他的藥去，停了一回，奶水流出來，便把孩兒吃過了。一年多，孩兒慢慢的肥胖起來，慢慢的學着說話，歡喜他養過是自己養下來的；從此再嫁人的念頭便斷去了。祇是一早起來，抱着兒子不能夠做事體，穿的吃的，越發爲難；有一天，那女人忽然跑來，婁氏怕他要回孩兒去，先問他不說明出去的罪，再說他管養孩兒的苦。那女人笑着說道：「姊姊訴告我這番苦境，我便丟下孩兒不要了嗎？」便拿手招着孩兒，孩兒哭着撲到婁氏的懷裏去。那女人說道：「小牛的兒子，不認他的娘了！這個一百塊錢，也不肯換的；快拿錢來，寫一張憑據，叫人來做保人。」婁氏認做他的話是真的，臉上紅起來，女人笑着說道：「姊姊不要害怕，我來正爲着這個孩兒，我走過以後，想你沒有養孩兒的錢，便千方百計的弄了十多塊錢。」便拿出錢來，交給婁氏。婁氏怕，從此以後，他來要回孩兒，越發有話把了，硬推着不肯收；那女人放在牀上，走出門一直去了。抱着孩兒追出去，他去得已經遠了；喊他也不理，還疑心他是壞心思。但是有了這錢，稍稍收幾個利錢，家裏慢慢的夠使用了。

又過了三年，鄧成德因爲做買賣多了幾個錢，收拾行李回來，正大家開心，看見孩兒問：『是誰家的兒子？』他妻子告訴他緣故，問他：『喚什麼名字？』說道：『他娘喚他做堯生，便仍舊喊他堯生。』鄧成德詫異起來說道：『這個真是我的兒子！』問他來的時候日子，便是那夜到的日子。鄧成德便一樣一樣的說出和房文淑遇到分開的情形，大家越發歡喜。望那女人還走來，可是到底不來了。

註一 未亡人 女人死了丈夫，對人自己稱未

（註二）漚，奶水叫做漚。

亡人；這意思是說自己待死不會死的人。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藥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方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

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撥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敢，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瞽，前後藥釀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啓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言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遺神遣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賂，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點金無算，因奔尋之。

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囊賭益豪益之狎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虛告遠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強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利津地方的王蘭害急病死了閻羅王再三查看簿子是鬼差人錯捉來的叫他送還陽間去那屍首已經腐爛了鬼差人怕受刑罰對王蘭說道：「人變做鬼原是苦的鬼變做了仙人快活了若得快活爲什麼一定要活呢？」王蘭聽他說得不錯鬼說道：「這地方有一個狐狸金丹快要鍊成了偷了他的丹吞下肚子去那魂靈便不飛散可以永遠留着祇聽你歡喜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沒有不如你的意願你可願意嗎？」王蘭依了他的話。

鬼引了他走去，走進一所大屋子；看見樓屋高高豎起，卻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有一隻狐狸，在月亮地下，抬着頭朝着空中；氣一吹出來，有一粒丸藥從嘴裏出來，一直衝上去，走進了月亮裏。一吸氣便又落下來，拿嘴接住，便又吐出來——這樣子一吹一吸不休。那鬼悄悄的躲在他傍邊，候他吐出來，急急搶在手裏，交給王蘭吞下肚去。狐狸驚慌起來，怒氣衝衝的對着他；看有兩個人在，怕自己力量敵不住，氣憤憤的走去。

王蘭和鬼分別了，到了他家裏，老婆看見了，統統害怕逃走；王蘭告訴他做神仙的緣故，家裏的人便慢慢的走攏來。從此在家裏睡着住着和平常時候一樣。

他有一個朋友姓張的，聽得這件事體，跑來看他；見了面，說了幾句客套，便對姓張的說道：「我和你家裏一向是窮的，現在有法子可以發財了；你可肯跟了我去嗎？」姓張的：「是是！」的應着他說道：「我能夠不用藥治人的病，不問卦便知道好壞；我要露出我的相貌來，怕認識我的見了詫異。附在你身上出去可好嗎？」姓張的又：「是是！」的應着。

從此便立刻收拾行李，到山西地界；有一家有钱人家，有一個女兒，害了急病，眼珠子插上，心裏糊塗塗。以前到現在，請醫生做法事都做過了；姓張的走到他家裏，自己說有極大的本領。那有的

老頭子祇有這一個女兒，常常和寶貝一般的歡喜他；能夠治他女兒病的，情願拿一千塊錢謝他。姓張的說：「去看看。」跟着老頭子走進屋子裏，看見那姑娘閉着眼睛睡着；揭出被頭，摸摸他的身體，那姑娘昏昏沉沉的不知道。王蘭悄悄的對姓張的說道：「這個病是魂靈不見了，要替他去找尋。」姓張的便把這話告訴老頭子：「病雖利害，還可以救他。」問他：「要用什麼藥？」他說：「統統不用。女公子魂靈跑到別地方去了，已經打發神道去找尋了。」

大約一個多時辰，王蘭忽然跑來，說：「已經找到了。」姓張的便請老頭子再進來，又摸摸他；停了一刻工夫，他身體欠動着，眼睛忽然睜過來。老頭子十分歡喜，扶着問女兒：「怎麼樣了？」他說：「跑到戲館裏，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拿着彈弓打雀兒；幾個人拉了高大的馬，跟在他後面。我急要逃去躲避，硬被他攔住；那年輕的拿弓交給孩兒，教孩兒打雀兒。正含羞罵他，他便帶着孩兒騎在馬上，疊着身體騎着走去，笑說道：『我愛你和你玩兒，不要怕羞。』走了幾里路，走進山裏去；我在馬上喊着罵着，那年輕的生氣，推我落下在路傍。要想回家來，找不到路；恰巧有一個人跑來，拉着孩兒的臂膀，快得和馬跑一般，一轉眼到了家裏，忽然好似夢醒一般。」老頭子說他有本領，果然送他一千塊錢。

王蘭到夜裏和姓張的商量，留下二百塊錢做盤纏錢，多的統統帶了去；打開家門，交給他兒子。又叫拿三百塊錢送給姓張的老婆，便再回來。第二天和老頭子分別，不看見他銀錢藏在什麼地方，越發詫異；好好的備一封禮送他出去。

過了幾天，姓張的在城外遇到同鄉人，名叫賀才，那賀才吃酒要錢，不做買賣，十分窮得和化子一般。聽說姓張的學得了本領，得的銀錢數也數不清楚，便跑去找他。王蘭勸他，稍稍送幾個錢打發他回家去。賀才不改舊脾氣，十天工夫錢化完了，預備再去找姓張的。王蘭已經知道了，說道：「賀才野蠻，不可以和他在一塊兒；祇可以給他幾個錢打發他去，便是有害，還是小的。」過了一天，賀才果然來了，硬跟着在一塊兒。姓張的說道：「我原知道你還要來的，天天做吃酒要錢的事體，便是一千塊錢也怎麼能夠填滿沒有底的窟窿？真肯改了你的行爲，我便拿一百塊錢送給你。」賀才答應，他姓張的倒出錢來給他。賀才回去，想有一百塊在袋子裏，賭得越發利害，又加去逛窯子，化錢和拋泥土一般。縣裏的捕快，疑心他捉住他，送到衙門裏，拷打得很利害；賀才實告訴他的銀錢打什麼地方來的，便打發差人押着賀才去捉姓張的。幾天傷口打害起來，死在路上；魂靈不忘記姓張的，又跑去跟着他，便和王蘭見面。

有一天，一塊兒在烟墩吃酒，賀才酒吃得很醉，發狂的喊起來；王蘭攔住他，他不聽。恰巧巡查御史走過，聽得喊聲去搜尋，捉住了姓張的；姓張的害怕，把實在情形說出來。那御史生氣，打一頓，拿一紙文書送到菩薩那裏；夜裏夢見一個穿金盔甲的人來告訴他說道：「查王蘭沒有罪便死了，現在做了鬼仙，做醫生也是慈悲心腸的事體，不能夠拿妖怪辦他；現在受了上帝的命令，給他做一個清道官。賀才不守規矩，已經罰他趕進在鐵圍山裏。姓張的沒有罪，應該饒放他。」御史醒過來，詫異，便放了姓張的；姓張的收拾行李回到家裏，袋子裏藏着幾百塊錢，誠誠心心拿一半去送給王蘭家裏。王家的子孫，因為這個，做成了有錢的人家。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酬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爲常。他入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爲君歐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釀，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

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

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飲，飲數杯，輒爲許毆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沈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毆，以報酬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

許初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飲，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遠，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

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沈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歎曰：

「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

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帝天，今授爲招遠縣鄆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卽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囑而去。許歸，卽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卽有其地，恐士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鄆鎮。

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遝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卽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

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尙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慙懇，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襪，爭來致贖，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

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

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卽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甯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繖蓋不張。馬化爲驢，鞦韆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曰：「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姓許的，家住在淄川的北門外，做捉魚的買賣；每夜拿着酒坐在河上面，一面吃酒，一面網魚。吃酒的時候，倒些酒在地上，騰告着說道：「河裏的淹死鬼，也有得吃酒。」這樣子騰告慣了。別人網魚，到底沒有捉着；那姓許的獨捉得滿滿一筐。有一天夜裏，正一個人吃酒；有一個年輕的跑來，在他傍邊踱來踱去，請他吃酒，他爽爽快快的和他一塊兒吃酒。隔了一天，一夜到天亮不會捉着一條魚，心裏很不高興；那年輕的站起來說道：「替你到下段河裏去趕過來。」便輕飄飄的走去。停了一回，又回來說道：「魚很多來了。」果然聽得魚在水面，嘴吸着氣有聲音；提起網來有幾條，都是

滿一尺長。快活極了，和他道謝，要回家去；送他魚，不肯放，說道：「幾回吃你的好酒，這一點點怎麼可以算得謝你？若你不看我不起，便請常常和你一塊兒。」姓許的說道：「纔得一塊兒坐一回，怎麼說是幾回呢？如肯常常來，實在是很願意的。」——祇是不好意思，沒有什麼請你。」問他的名姓，他說道：「姓王，沒有名字；見了面，可以喚我『王六郎』。」便去了。

到了明天，姓許的賣去了魚，多買些酒；傍晚到河邊上，那年輕的已經先在了，便和他高高興興的吃酒，吃了幾杯，便替他許的趕魚——這樣子半年，忽然對姓許的說道：「和你認識了，情義比自己人還要好；但是和你分別有了日子了！」說話越發淒涼。詫異起來問他，要說又停住了幾回，便說道：「情份好得像我兩人。說出來也許不詫異的呢；現在快要分別了，不妨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實在是個鬼，一向歡喜吃酒；酒吃得十分醉，淹死了，幾年到現在了。從前你的捉得魚，獨勝過別人是都是我的；在暗地裏趕着；拿這個來謝你的，請我吃酒罷了。到明天罪滿了，該有人來替代我的，快要去投生；見面祇有今天一夜，所以不能不感動。」

姓許的起初聽他的話，狠詫異；但是親近得日子久了，不再害怕。便也嘆着氣，篩着酒說道：「六郎，吃了這一杯，不要憂愁；天天見了面，忽然不看見了，原是要傷心的，但是罪滿脫了苦，正要賀你的。」

喜，傷心也不像樣。」便和他放量吃酒，問他：「替代的是什麼人？」他說道：「哥哥在河邊上看着，到日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過河去淹死的，便是。」聽得村坊裏的雞啼過以後，抹着眼淚分別。明天，靜悄悄的守在河邊上，留心看他有什麼變動；果然有一個女人，抱着孩兒走來，走到河邊上吊下去。孩兒拋在岸上，擎着手跳着脚哭着，那女人一浮一沉幾回了，忽然水淋淋的爬着岸邊上來，坐在地上，稍稍休息一回，抱着孩兒一直走去。那女人淹在水裏的時候，心裏實在不忍，想要跑去救他，回心一想，是去替代六郎的，所以停着不去救他。待到女人自己爬上岸來，疑心他話不準；到了夜裏，在老地方捉魚，那年輕的又跑來，說道：「現在又在一塊兒見面了！」也不說起分別。問他：「什麼緣故不去投生？」他說道：「那女人已經做我的替身了，我可憐他懷裏的孩兒，代了兄弟一個人，便傷了兩條性命，所以放了他。再討替代，不知道到什麼日子呢！也許我們兩個人的緣份不會完呢。」姓許的心裏感動，嘆氣說道：「這個是慈悲人的心腸，可以感動上帝了！」從此大家在一塊兒和從前一樣。

過了幾天，又來告別，姓許的疑心他又有替代他的人，他說道：「不是的。從前我這一個念頭，果然感動了上帝，現在放我做招遠縣鄔鎮的土地菩薩，明朝到任去。倘然你不忘記老朋友，也該跑去

看一看，不要怕路遠。」姓許的賀着喜說道：「你聽的路是分開的，便是不怕路遠，便再預備怎麼三可囑了跑去。姓許的回到家裏，便要收拾行李路，便是有這個地方，怕那泥塑的人兒，不能夠和招遠地方去；打聽他那邊住着的人，果然有一個尋到了那地方，住在客店裏，打聽那土地祠堂在人的姓是許嗎？」姓許的說道：「是的，你怎麼知道？」不錯。你怎麼知道的？」那店主人不回答，門縫兒裏張着，許多人鬧吵吵的跑來，圍着好似「幾夜前，夢見菩薩來說道：『淄川地方姓許的已經多天了。』」姓許的也奇怪着，便跑到祠堂裏，不忘記了；遠路跑來，依你從前說定的話，又承蒙裏慚愧我沒有好東西，祇有一杯酒；若你不嫌我，

脾氣正直做了菩薩，可以叫我放心；可是人和菩薩？」那年輕的說道：「你祇跑去，不用疑惑。」再向東面走去；他老婆笑他說道：「這裏去幾百里他一塊兒說話。」姓許的不去聽他的話，竟跑到鄆鎮。

什麼地方；那店主人詫異起來說道：「可不是客道？」又問道：「可不是客人住的地方是淄川？」立刻跑出去；停了一回，那男人抱着兒子女人在一垛牆壁。姓許的越發詫異，大家便告訴他說道：朋友便快來了，可以幫他盤纏錢。」我做守候着去供着酒菜禱告着說道：「別過你以後，做夢也你夢裏告訴住在本地的人，感激你的話刻在心應該和在河上時一般吃酒。」禱告過了，燒着紙

錢；停了一回，看見一陣風從塵兒後面起來，打着旋渦兒一息時候，纔散開。

夜裏夢見那年輕的跑來——衣服帽子穿戴得很整齊，很和平常時候不同——謝着他說道：「很遠的路勞你來看我歡喜傷心併在一塊兒；祇因為做了一個小官，不便和你見面。近在八寸一尺的地方，卻和隔着一座山一道河一般，狠叫人肚子裏不高興。這地方住着的人，稍稍有點東西送給你，總算謝你一嚮待我的好意；回家去若有了日子，還要來送你。」住了幾天，姓許的要回家去，大家留住他很客氣；早也請他去，晚也邀他去，一天換一個人做東。姓許的硬說要回去，大家便拿着帖兒抱着包裹，搶着來送禮；不到一天，那送來的禮物裝滿了一袋子。老頭子，小孩兒，一齊跑來送行；走出村坊，忽然有一陣打旋的風起來，跟着他走了十多里路。姓許的再三拜謝說道：「六郎，你自己保重，不敢勞動你狠遠的送我；你的心慈悲，自然能夠給這一塊地方的人得到福氣，不用我做老朋友的叮囑了。」那風打着旋渦兒好半天，纔去；村坊裏的人也嘆着氣詫異着回來。姓許的回到家裏，家裏稍稍有幾個錢，便不再捉魚。後來看見招遠地方的人問他，那菩薩的靈感好似響聲一般快——有的說是在章邱石坑莊地方，不知道那裏個地方不錯的。

異史氏說道：「自己做到官，不忘記窮苦朋友，這個便是他該做得菩薩的道理。現在坐在車子裏

的高官，怎麼肯再去認那戴草帽的朋友呢？我家鄉有一個做官回來的，家裏窮得利害；他有一個從小結交的朋友，做了大官，想去找他，一定可以幫助他的。千方百計的置辦了行李，跑了一千里路，大大的失了他心裏的想望；倒空了袋子賣去了馬，纔得回家。他的同族兄弟，很會說笑話，做了一篇做月令的格局，嘲笑他說道：「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繖蓋不張。馬化爲驢，鞦韆始收聲。」讀了這個，叫人發笑。」

王漁洋說道：「這月命裏說的是東城耿隱的事體。」

（註一）唼呷 魚在水面上吃東西吹氣，但叫做揚。

唼呷。

（註二）清揚 揚，是眉毛；稱讚人的面貌，叫做清

（註三）羊角風 風吹來打着旋渦兒，便叫做羊角風；又叫做旋風。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

慘然曰：「家無擔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擊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輛，輛各十人，卽以方幅書名字黏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並已而十。又視黏單上，己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剿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卽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其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已。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黏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岔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幕啓，己尸醒然而蘇，覺疲乏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旣而出門，拱謝，方歸。

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新城地方耿十八，病得很利害，自己知道不能好了，和他的妻子說道：「死別在早晚了！我死以後，嫁人守節隨便你；請你說你心裏的意思。」妻子一聲不響。姓耿的再三問他，又和他說：「守節果然好，嫁人也應該明白說了，有什麼妨礙？就要和你永別了；你守節，我的心裏安慰；你嫁人，我的情意斷了。」妻子便很悲傷的說道：「家裏沒有一擔一石的米，你在還不能過活，怎麼能守節？」耿十八聽了這話，很快的捻住他妻子的臂膀，發出怨恨的聲音說道：「很心啊！」說完便斷氣，手握着手拆不開；妻子大哭，家裏人跑來，兩個人扳着手指，用力扳他，纔分開。

耿十八不知道自己死了，走出門去，看見小車子十幾部，每部上有十個人，便拿一塊大布寫上名字，貼在車子上。車夫看見耿十八，催他上車；姓耿的看見車子裏已經九個人，連自己有十個。再看貼的單子上，自己的名字在頂後頭。車子走的聲音，咋咋的響得震耳根子，也不知到那裏去。一回兒到了一處，聽見人家說道：「這個是思鄉的地方。」聽見這個地名，疑心起來；又聽見車夫偶

然說道：『今天見了三個人。』耿十八又嚇了一跳，等到仔細聽他的說話，都是陰間的事體；便自己醒悟道：『我豈不是做了鬼了嗎？』想到家裏沒有什麼記掛，祇有娘年紀老了；妻子嫁去，沒有伏侍的人，想着不覺吊下眼淚來。

停了一回，看見一個臺，有幾丈高；玩兒的人很多，帶枷上脚鐐的人啼啼哭哭的下來上去。聽見人說道：『是望鄉臺。』許多人到了這個地方，都踏着車槓子下去，擁擠車；夫有打的有，攔住的獨到耿十八，倒催他上去。走了幾十級，纔到頂上；抬頭一看，門窗天井院子，都在眼前，但是裏面屋子模糊，像遮着煙霧一般，淒涼得了不得。四面看看，有一個穿短衣服的人，立在旁邊，便問耿十八的名姓，耿十八告訴他，那人也自己說是東海地方的小工。看見姓耿的淌眼淚，問他：『什麼事體放心不下？』耿十八告訴他，小工想和他跳臺下逃走，耿十八恐怕陰間追趕，小工再三說不妨。耿十八又怕臺高跌下去，小工祇叫跟着他，自己便先跳下去；耿十八果然跟他跳，到了平地，一點沒有損傷。心裏歡喜沒有人知道。看見方纔坐的車子還在臺下，兩人急急的跑了幾步，忽然想到自己名字黏在車子上，恐怕免不了點着名字來追，便回到車子邊，用手指頭兒染着唾沫塗去自己的名字，再跑。張着嘴喘着氣，不敢稍停，一回兒到大門，小工送他到屋子裏。

忽然看見自己的尸首，立刻醒了。覺得勞乏了，又熱又渴，大叫着婆喝水；家裏人嚇了一跳，給他水，喝了一石多，便急急爬起，做出作揖拜人的樣子；停了一回，出門拱手道謝，纔回進來，回來了，便直挺挺的睡着不動，家裏人因爲他的行爲奇怪，恐怕不是真的活轉來，慢慢的看他，也沒有別種樣子。慢慢的走過去問他，纔一樣一樣的說出從頭到底的事體；問他：『出門什麼原故？』說道：『同小工分別。問他：『喝這許多水做什麼？』說道：『起初是我喝水，後來是小工喝水。』給他吃粥湯，幾天便好了。從此厭惡他的妻子，不再和他一塊睡覺。

（註一）哆口岔息 哆，是張大了嘴；岔息，是喘氣。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馳驕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跼蹐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入，主人始操簞，毀勤汜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

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寶，時攜酒肴，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甚，無三日不往者。

一日，值寶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耶？」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

自此爲始，瞰寶他出，卽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幃幃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其詞以因循之。」

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尙躊躇，旣聞貌美財豐，志遂決。

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撻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寶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卻不承。寶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關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卽不念我，甯不念兒耶？」闖入，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

寶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須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卽親迎，匿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

歎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

過數日，媼翁來，入門便泪。南未敢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寶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寶女發女冢，棺啓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寶女，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

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

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妝奩，相從在後耳。」嫗草草徑去。

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寶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爲意。日歛昏，曹人不至，始疑。捋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伴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

時有桃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

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南三復，是晉陽地方大戶人家的人；有一所莊院，離開他住的地方十多里路——每一輪跑馬出去，便天天去到一到——恰巧遇到天下雨，路上有一座小村坊，看見一家種田人家，門裏面寬敞，便跑進去站着；左近村坊裏的人，原是害怕敬重南三復的。停了一刻兒工夫，主人走出來請他進去，手脚踢踏，十分恭敬；走進他的屋子去，和斗一樣小。客人走進屋子以後，主人纔拿着掃帚糞箕，狠小心的噴水掃地；隔了一回，沖一杯糖茶出來給他吃。喚他坐，纔敢坐下。問他的名姓，他自己說名叫「廷章，姓竇」。隔了不多時，候送上酒來，煮一隻雞，請他吃，招呼得很周到；有一個梳髻兒的女兒出來送菜，常常站在窗門外面，稍稍露出他的半段身體來。年紀大約十五六歲，長得端正美貌，沒有人比得上。南三復心上看中了他，待到雨住點，回家以後，心裏記掛得十分利害。過了一天，拿着米和綢緞去謝他，借這個事體，走進門去；從此以後，常常去看一看姓竇的，有時帶着酒菜大家盤桓着。那女兒慢慢的熟了，不很躲避他，常常在跟前跑來跑去做事體；對他看一眼，

便低着頭微微一笑。南三復心裏越發迷得利害，沒有隔了三天工夫不去的。

有一天，恰巧姓竇的不在家裏，坐了好半天，那女兒走出來招呼客人。南三復拉住他的臂膀和他親熱，那女兒害羞，再三推開他說道：「我家雖是窮，要我嫁人，難道怕人拿勢利來壓制的嗎？」這時候南三復死了老婆，便對他作着揖說道：「倘得你可憐我，肯嫁我，我便立願不去娶別家的女人。」那女人要他罰咒，南三復拿手指着天上的太陽罰咒，便定了終身的約，那女兒便答應了他。從此起頭兒，覷着姓竇的到別處去，便到他家來親熱一回；那女兒催着他說道：「我們私地裏做的事體，不能夠長久下去；天天在你的勢力下面，若肯和我結了夫妻，我爹娘一定認做是榮耀的事體，總沒有不成功的。應該快快的想法子！」南三復答應他，回心一想：種田人家的女兒，怎麼可以和我做夫妻？暫時拿說話答應他，延挨着日子。

過了幾天，有一個媒人來替他說媒，去娶一家大家人家的女兒；他起初還心裏七上八下的想不定，後來聽說那姑娘面貌長得標緻，家裏又有錢，主意便打定了。

那女兒因為肚子大起來了，催得他越法利害；南三復便絕腳不去。不多幾天，那女兒養下一個男孩兒來；他父親生氣打女兒，女兒把這情形告訴出來，又說南三復已經和我罰咒說定了。姓竇的

便放了他女兒託人去問南三復，南三復一口回絕不認賬；姓竇的便拋去那孩兒，越法打他的女兒。他女兒稍稍的求懇鄰舍的女人去告訴南三復，他吃苦的情形，南三復也聽他去。那女兒到夜裏逃去，看看那拋去的孩兒還活着，便抱着孩兒跑到南三復家裏打門進去，告訴那看門的說道：『祇求你主人答應一句話，我便可以不死；他就是不可憐我，難道不可憐孩兒的嗎？』看門的統統去告訴南三復，南三復叮囑他不要放他進來；那女兒靠着大門狠傷心的哭，直哭到五更天，纔不再聽得哭聲。到天亮出去一看，那女兒抱着孩兒坐着凍死了。

姓竇的生氣，告到衙門裏；大家都說南三復沒有義氣，要定南三復的罪。南三復害怕起來，拿一千塊錢去送給官，纔免了罪。那大戶人家夢見那女人披着頭髮，抱着兒子，來告訴他說道：『一定不要答應那沒良心的男人！若答應他，我一定要弄死你的女兒。』那大戶人家貪圖南三復有錢，到底答應了他；到娶過來以後，嫁裝很多，新娘子也長得標緻，祇是很愛哭，一天到夜，不會看笑臉；睡在牀上的時候，常常又淌着眼淚。問他也不說話。

過了幾天，那媳婦的父親來，一走進門，便淌眼淚；南三復也不及問他緣故，大家走進他女兒，很詫異的說道：『方纔在後花園看見我女兒吊死在桃花樹上，現在在？』

「那媳婦聽見這話，臉色立刻改變，倒在地下死了；一看，便是那竇家的女兒。趕忙那新媳婦果然自己吊死了；十分詫異；跑去告訴姓竇的。姓竇的掘開女兒的坟來，屍首也不見了。他從前的怨氣還不會消，看了這樣子，越發傷心生氣，又告到衙門裏官話，沒有憑據，要定他的罪，還不會打定主意。南三復又拿許多錢把姓竇的苦苦的求他罷，拿了他的錢，聽了他的話纔罷，但是南三復家裏從此稍稍的衰敗下去；因為這件希奇事體傳出去，幾年工夫，沒人敢來做媒的。」

南三復沒有法子，遠遠的跑到一百里路外面去說定了曹進士的女兒；來不及到做親的時候，恰巧百姓們謠傳，皇帝家裏快要來挑選好人家的女兒，送到後宮去。因為這個緣故，有女兒的人家，統統送他回到丈夫家裏去。

有一天，有一個老太婆領着一輛車子進來，自己說：「是曹家送女兒來的。」扶着姑娘走進屋子，對南三復說道：「皇帝家裏挑選宮女的事體，風聲已經很緊；慌慌張張的時候，不能照規矩做，暫時把小姑娘送來。」問他：「怎麼沒有別的客人送來？」他說道：「稍稍有幾件傢裝，跟着在後面來呢。」老太婆匆匆忙忙的一直出去。

南三復看看那女人，長得也標緻，便和他說笑；那姑娘低着頸子拉着裙帶兒，神氣模樣兒活像寶家的女兒，他心裏害怕起來，祇是不敢說出來。那姑娘爬上牀去，拉起被兒遮住頭睡着；也認做是新娘的平常害羞的樣兒，不去留心他。待到天黑，曹家的人不來，纔疑心起來；拉開被兒去問那姑娘，那姑娘已經斷了氣，身體冷得和冰一般。又害怕又詫異，不懂他怎麼一回事；打發家人去告訴曹家，曹家原來沒有送女人的事體，大家說着很詫異。

這時候，有一個姚舉人的女兒，新落葬隔了一夜，被賊掘開了坟，打破了棺材，不見了屍首。聽別信說這件奇怪事體，跑到南三復家裏去一認，果然是他的女兒；揭開被頭一看，渾身脫得的。姓姚的生氣，把這樣子告到官裏；官因為南三復常常有這種不規矩的事體做出來，心他，照掘坟露出屍首的罪，定了死罪。

異史氏說道：『起頭姦淫了他，到後來娶回家來，已經不是照規矩做了；何況對他罰咒？後來拋去他呢？在家裏受着打，聽他去；在大門外哭着，仍舊聽他去；怎麼這樣很心？那也比李十郎利害了！』

（注一）幃幃 幃幃，便是現在的帳篷；在頂上的——叫做幃，在傍邊的叫幃，在

客氣的意思，叫做在衽幪之下。